

垂直之旅

〔西班牙〕恩里克·维拉-马塔斯 著 杨玲 译

El Viaje Vertical

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审视自我，
开始一段寻找真我的旅行，获得重生。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功成身退的马约尔年过七旬，某天一向懦弱的妻子突然以“寻找自我”为由，坚决地将他“扫地出门”；三个子女的生活也是乱麻一团，无从依靠。无奈之下，马约尔从巴塞罗那出发，独自开始了一段由北向南的“垂直之旅”。



西班牙政府

西班牙文化部

特别感谢



EMBAJADA
DE ESPAÑA
EN PEKÍN

西班牙使馆



塞万提斯学院

定价：25.00元

ISBN 978-7-5302-0987-5



9 787530 209875 >

垂直之旅

〔西班牙〕恩里克·维拉-马塔斯 著 杨玲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垂直之旅/[西] 马塔斯著; 杨玲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02-0987-5

I. 垂… II. ①马… ②杨…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030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3620

EL VIAJE VERTICAL by ENRIQUE VILA-MATAS

Copyright © ENRIQUE VILA-MATAS, 1999

EDITORIAL ANAGRAMA S.A.

@ 200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归北京出版社所有

西班牙当代文学经典小丛书

垂直之旅

CHUIZHI ZHI LÜ

〔西班牙〕恩里克·维拉-马塔斯 著

杨玲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10 印张 17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87-5

I · 958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西班牙当代文学经典小丛书”总序

陈众议

要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中遴选经典很难，为诸如此类的经典作序更难。首先，经典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或高雅，或古典，经典犹如权威，是一种文化标杆、认知标杆、价值标杆、审美标杆；但同时它既是传承的，又是变化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普世的，又是个别的。因此，何为经典，一是时间说了算，二是读者你说了算。桑塔亚那说过，经典不在于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真正喜欢者的喜欢程度。此言颇似人们对于爱人的界定。

但作为学者、编选者，我有自己的看法。

—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性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为所有

的经典加上了相对的问号。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多元可以是对抗强势文化侵蚀的一种自我守望，也可以是一种敞开胸怀的来者不拒。当下弥漫着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后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首先，用多元化概括我们的文化市场也许很不为过。你看那千姿百态的图书、五光十色的碟片、琳琅满目的广告、鳞次栉比的网吧，还有缤纷的花边和八卦，甚至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等各式新闻人物，绝对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也绝对无法再用一种或几种主义、一种或几种功能去界定当前的文化现状，更加无法在一纸陋稿中描述它的纷杂无序。因为我们面对的似乎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无主流”大汇唱时代，也即自由的时代、相对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于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之说不胫而走。正因为多元和纷杂，文化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凝聚人心、统一认知和行为方式、平衡价值和审美取向的作用。而相对统一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价值和审美取向的缺失，又使文化从众生供奉和仰视的神殿上滑下而走向人性赋予它的另一个极端：个人的心志和情感。这种个人化表演固然始终存在，但一直被人们赋予文化并转而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崇高和伟大的光环（如人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遮蔽

着。而今，国家、民族、阶级、种族依然存在，但人们（从作者到受众）似乎愈来愈陶醉于自我，也即过去我们羞于谈论的那个始终带着原始基因的“小我”。

凡此种种多少具有模糊视听、消解真理的效果，极易使人觉得这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然而，这些思潮或思想削弱和消解的并不仅仅是文化或人文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穿了是跨国公司和“人权高于主权”这类典型的跨国资本主义思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如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持守，比如更加重视文学和人文传统。而加强文学经典的研究无疑是我们知己知彼、进退中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我们构建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最佳参照之一。文艺复兴以降，一方面西方社会的许多重要社会文化思潮往往首先是文学思潮，是由对文学及文学经典的重新诠释散播的；另一方面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又往往与时代社会相悖，具有超时代特征并每每扮演着时代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文学不仅可以透视时代社会，而且也是厘清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最佳门径。

多元并非完全不好，但前提必须是建设性的，即丰富民族文

化、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而不是相反。

记得庄子寓言中有这么一则，谓祝史在杀猪祭祀之前，曾彬彬有礼、声情并茂地对猪说：“猪啊，我告诉你，我将用精饲料好好地喂你三个月，再为你梳洗沐浴，最后我还要亲自为你斋戒三日。我还为你准备了上等的祭盘，那可是嵌金镶玉的哦。”

难说别人送来的“好处”不是“祝史说猪”。

于是我想到了经典对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这听起来非常有悖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虽说完全的忘“我”——忘却“小我”是不现实的，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但极端个人主义必定导致认知方式、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的相对与多元（二者相辅相成）。试想：倘使跨国资本及其代言者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成为共识，世界又将如何？显然，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只有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提出。在这个跨国资本横行的时代，自由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文化的多元和相对其实都是双刃剑。因此，在这个时候弱化人文研究和文化导向、不思进退中度对谁有利？答案自然也是不言自明的。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摆在弱国面前的的是一个两难选择：拒之，将丧失机遇；拥之，将丧失自我。

那么文化多元和相对何以也是双刃剑呢？一如自由民主在西方往往是富人的特权，而饭碗才是贫者的第一需求；弱国在跨国资本横行的世界里其实并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由此推导，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强弱分明的世界，自由究竟对谁更为有利？——便有了答案。跨国资本是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最大受益者。各国人民被日益卷入它的世界市场网，从而跨国资本主义制度也便日益具有了国际的性质。（详见马克思的《资本论》）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文学也罢，狭义的文化也罢，归根结底是精神产品，是一时是地人心、民心的反映。既要顺乎民心，又须因势利导，这是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人必须时刻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因为，在相对的时代、多元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重视人文研究尤其是重视人文导向事关国运。

首先，文化的相对和多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或者“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凡事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的确往往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长短好坏。20世纪，随着相对论的提出，朴素的道理得到了科学的论证。于是，人们无不拿相对说话，甚至把20世纪说成是相对论时代。相对论的时代必定是价值多元的时代。于

是，从由来已久的文化保守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今东西，一切的一切正杂然并存于当今世界。于是，“后”潮奋涌，却大都指向不确定性或虚无主义。然而，生活在我们这个还有国家、民族之分，是非、正邪之争，强弱、美丑之别的世界里，利益实实在在。因此，除了要有一般的真理观，还需要有起码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审美诉求和行为准则。这恰恰也是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或可使人处变不惊、见多不怪。

然而，强调自主并非要排斥不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臭、传统与现代、崇高与滑稽以及介于其间的一切变奏都并存于斯，才更需要了解和甄别、互通和借鉴。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多元赖以并存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文化的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功能将日益彰显并得到关注：发现无数“小我”组成的地区的和民族的相对特质。否则世界必将是一片令人惶恐不解的混乱。

其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经典往往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反映，因而也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认同的情感纽带。这种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它们既是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基础，同时也是使

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精神基因。大到世界观，小到一般生活习惯，文化起着精神基因的作用。换言之，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特的染色体。这种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的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自己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鲜明个性。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不断变化的和不可淹没的个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变得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他者研究和了解、交流和借鉴。作为精神产品，文化终究是一时一地的人心、民心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的认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综合反映。因而，它们常常是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

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多么高级、多么社会，我们总还是动物，有一切动物的基本根性。我们之所以高级则恰恰是因为我们具有超乎其他动物的认知水平、审美水平、工具制造和使用水平等等，以及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及情感表现方式。而这些都是后天的，是需要经过传承、修养才能够达到的。狼孩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和果蝇两种基因图谱的相似性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是后天的，文化的传承和感知也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尽管程度不同，当我们吟颂李杜或任何经典诗人的名句时，想到、感到或萦绕于潜意识的便不仅仅是几句诗那么简单了，而常常是一定

程度上的情感、认知、价值、审美的共鸣，其背后则是整个中华文明。

这是最为概括的一种说法。而事实上文化的复杂性是人类之复杂、人性之复杂的最好见证。从古希腊的“摹拟”说、“净化”说或“有害”说(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到我国古代的“载道”说、“言志”说或“倡优蓄之”的“雕虫小技”说、“玩物丧志”说；从西方的“认识功能”、“愉悦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形形色色的形式观、游戏观、虚无观等等到我国的“兴、观、群、怨”和“无用之用”甚至“五色五音”的“目盲”、“耳聋”之说(《老子》)等等。虽然程度、侧重不同，但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及文学(人类)的矛盾特性。同时，作为精神产品，东西方文化在功利性和非功利性方面的认知常常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曰文化于饥肠辘辘者无用，犹如科学于急功近利者无异于夏炉冬扇，其证据乃是诗或相对论不能当饭吃；另曰文化于饥肠辘辘者有用，其经典证据则是革命文艺或诸如托尔斯泰者(用文学让贵族放弃某些特权)在时代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次，文化多元和相对论既是始，也是终。无论始终，现实已然触目惊心。从花样繁多、助长虚荣的选美选秀，到丑态百出的所谓“美女作家”和“少年作家”，从充斥荧屏

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花边和八卦争奇斗艳。无怪乎有人要说，“不是我不懂，是世界太疯”。

总之，各种不同和怪异构成了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这种表面人人平等、自由的多元状态（也即文化全球化）既是跨国资本所乐意看到和刻意追求的，但同时也是弱势文化和相对弱势的经济体系进退维谷并竭力有所取舍、有所持守的现实反映。这等于将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前面。也就是说，多元文化和自由一样，对于弱势文化终究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两难性：倘使我们不注意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力挺多元文化，就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主体意识、民族意识并最终损害民族利益；但是倘使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独尊民族文化，就有可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而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在这样的情势下，知己知彼地拥有世界眼光、进退中度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该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的艰难。

回到经典这个话题，无论它多么莫衷一是，相当程度上的共识一定是毋庸置疑的条件。就历时与共时而言，但凡经典总要得到此时彼时、此地彼地相当读者群体的认同。为此，它必得超越纯粹个人的狭隘时空，以至对人生、人性有较为普世的终极探索

和追询、对社会责任和社会良知有较为忠诚的履行和关注、对人类美好价值和审美理想有较为执着的追寻和守护。在这方面，西班牙当代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

二

西班牙当代文学是当代世界文学多元共生现象中令人瞩目的一景。其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在世界文坛的骄人成就和巨大影响，其次则是因为它对于我国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首先，由于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西班牙作家是当代西方文学狂欢，乃至世界文学狂欢的迟到者，既没有赶上二战以后席卷西方的解构风潮，也没有赶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兼收并包、来者不拒的文学热情，结果倒是轻装上阵、后来居上，在自己的这块相对的处女地上勾勒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说，相对于其他西方作家而言，西班牙作家明显少了一些包袱；相对于我们的作家，他们又多了一份冷静。同时，和我国一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闭关自守，西班牙对于世界、世界对于西班牙都相对陌生了，于是彼此也自然多了一些新鲜与好奇。

其次，西班牙小说的双重回归，即回归情节、回归现实主义

又非常契合当下中国文学的走向。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先锋文学的骚动，我国文学正在以较为冷静的态度开始着类似的回归。

且说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佛朗哥的寿终正寝，西班牙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首先，西班牙王室和政府的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几乎使西班牙一夜之间“走向了未来”；其次，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渊源和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的联系，西班牙迅速融入欧洲大家庭并全方位地与世界接轨。在历史剧变面前，西班牙人民显示出了超凡的定力和非同寻常的应变能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接受现实，参与变革。西班牙作家则“传统地”担任了人民喉舌的角色。相形之下，邻国葡萄牙的改革却显得步履维艰，文坛也是一片黯淡。明证之一是萨拉马戈因为文学创作和政治信仰而受到了教会与政府的非难，结果却在西班牙受到了保护。进入 80 年代以后，西班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文学事业也蓬蓬勃勃。文学史家把 20 世纪最后二十几年的西班牙文学粗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解禁”时期，其中的主力军是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的“复出的一代”和“崛起的一代”（单是这些名词，就不难使人联想到刚刚摆脱“文字狱”的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一大批老作家被摘掉帽子，从监狱和牛棚回到自己业已生疏的工作岗位；一大批年轻文人四面逢源，脱颖而出

出)。所谓“复出的一代”是指成名于佛朗哥时代的作家，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独裁政权的迫害。有些作家几乎在监狱里度过了半生。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塞拉(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利维斯和托伦特·巴耶斯特尔，他们分别于1996、1993和1985年获得塞万提斯奖。此外，流亡归来的圣德尔、阿拉亚、罗萨·恰塞尔、圣普隆、费尔南德斯·桑托斯和玛利亚·希罗内利亚等迅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作家的特点是生活积累丰厚，对现实有很强的责任感。尤其是那些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年富力强的小说家，如戈伊蒂索洛、贝内特和马尔塞等，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戈伊蒂索洛同时把笔触伸向了(佛朗哥时代的)两个禁区：性和同性恋问题。贝内特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及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把开放的西班牙社会描绘得犹如迷宫一般。马尔塞几乎是前两位的有意无意的综合，即把性和敏感的政治捏在了一起。

“崛起的一代”涵盖面更广，盖因他们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涵括了上世纪中叶以来降生的几代作家；而且正值世界进入多元时代，传统的文学评价体系早已土崩瓦解。于是，他们几乎一直以群体的形式为世人所知，一个个既多产又畅销，国内外声誉极隆。关于这一批作家，首先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佩雷斯·

雷维尔特、维拉-马塔斯、莫利纳·福伊克斯、巴斯克斯·蒙特阿尔班、穆纽斯·莫利纳、里奥斯、马德里、米利亚斯、费雷罗、盖尔本苏、梅里诺、洛佩、蓬波、马利亚斯、甘达拉、门多萨、莫伊克斯、阿桑科特及女作家涂斯盖茨、费尔南德斯·古巴斯、加西亚·莫拉雷斯、蒙特罗、托雷斯、恰孔、雷加斯、林多、马约拉尔等。

如今西班牙文坛四世同堂，可谓色彩纷杂。除了前面说到两个回归，恐鲜有概念可以涵括其创作特征。而恰恰是这两个回归直接推动了西班牙小说市场的繁荣兴旺。顺便说一句，文学的繁荣促进了影视业的发展。八九十年代西班牙电影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它拥有一片丰饶的文学土壤。就像我们的第五代导演的成功，当首先归功于“寻根文学”；绍拉、阿尔莫多瓦等著名导演的出现，也无不受惠于当代西班牙小说。

以上种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基本上还如乌有之乡。然而，他们对于我们又或许比任何一种文学更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他们的前面也曾是一片文化沙漠，因为他们的面前也曾有一个陌生了的世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开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中间伴随着社会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颠覆与重构。相比之下，我们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渐进。尽管西班牙与世界（其实

主要是欧美)接轨有传统和语言方面的优势,但从承受角度看,惊人的变速足以将这些优势消解殆尽。三十年来,西班牙人的惊喜与惶恐、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在几代作家的笔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对于同处在变数中的国人来说,应当说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参照系。

本丛书遴选的四位作家,都是近年来活跃于西班牙文坛的标志性人物。

一、胡安·何塞·米利亚斯(1946 -)曾以富有理论色彩的小说闻名遐迩,但近年也开始在情节上做起文章来。他的新作《对镜成三人》(2006)几乎可以说是现代版《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所不同的是米利亚斯以网络的“虚拟性”取代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纯悲剧色彩。且说劳拉和胡利奥结婚以后过着正常的生活。单纯、友善、务实的男主人公胡里奥经常遭到邻居曼努埃尔的嘲弄。后者故作清高,常使胡利奥下不了台。正在胡利奥忍无可忍之际,妻子竟突然提出了分居要求。她说她再也受不了他的庸俗无能了。随着情节的发展,曼努埃尔惨遭车祸,正在中国当大使的父亲赶回西班牙料理后事。这位大使父亲的出现使胡里奥不得不承认贫穷只会带来猥琐与庸俗,唯有富裕、“优雅”的上层人士才有资格高谈阔论并且“神圣不可侵犯”。但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曼努埃尔遭遇车祸后成了植物人，安详地躺在医院里；胡里奥来不及幸灾乐祸就以朋友和邻居的双重身份受托承担了许多义务，包括照看前者的公寓。适值妻子劳拉将他扫地出门，他便悄悄躲进了曼努埃尔的寓所。隔着墙壁，他可以听到妻子的自言自语；透过一扇窗户，他还能清楚地窥见妻子的一举一动。在翻检曼努埃尔“遗物”时，他居然发现前者的电脑并没有关。于是他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曼努埃尔的电子邮箱，并在其邮箱中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妻子一直在和曼努埃尔偷情，后者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邻居，也完全是因为劳拉的关系。更有甚者，劳拉已经怀孕：怀了情夫的孩子。胡利奥失望之极，但他没有绝望。他要亲眼看看他们的下场。这时，胡利奥在与父亲、继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妹妹阿曼达、阿曼达的女儿胡里娅等人的交往中，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发现了世界的虚伪和混乱。单纯无瑕的胡里娅开始变得愈来愈世故和狡黠，而多少与他有点暧昧的阿曼达则瞒着大家成了高级职业妓女。在万般痛苦中，胡利奥开始怀疑自己循规蹈矩的人生哲学，从而接受了邻居（情敌曼努埃尔）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并最终蜕变成圆滑的“文明人”、“现代人”。于是他将计就计，以曼努埃尔的口吻继续给劳拉写信。劳拉神志恍惚，以为人有灵魂之类的观

点得到了验证。她相信后者身在医院，灵魂却始终守候在她的身边，不然每天晚上隔壁房间那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呼噜声就无法解释了。曼努埃尔去世以后，胡利奥继续以前者的口吻安慰劳拉，对她说：孩子其实是三个人共有的，而且他希望她和她丈夫重归于好，共同抚养他们的孩子。劳拉欣然接受了“情人”的提议，决定让胡利奥回到自己的身边。

这岂不令人啼笑皆非！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如此精妙绝伦而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绝对难能可贵。其中主人公既可怜又可敬、既平实又狡黠的双重性格透过幻景似的真实展现出来，达到了事半功倍、振聋发聩的功效。而作为现代社会细胞的现代西班牙家庭，简直被作者写活了。婚姻的“围城”效应和脆弱状态在米利亚斯辛酸与诙谐、虚拟和逼真交相辉映的笔调中不动声色却又丝丝入扣地呈现出来。这幅前无古人的图景，绝对让人回味无穷。

二、胡安·马德里(1947 -)是记者出身。他的小说因此而具有令人瞠目的真实性。《来日无多》是他的代表作，写马德里市中心的一群边缘人物：妓女和瘾君子。小说单刀直入，写道：

他很快就感到了温暖和惬意。他了解她。老朋友了，只有她能赋予他力量 and 安全感。再说她这一刺可真有劲儿，他会心地笑了笑。足见白面的质量是上乘的。

他穿上袜子和白色阿迪达斯，冲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镜子又旧又脏，到处是水银斑迹和胡乱的涂鸦。

他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杆如椽大笔，在厕所墙壁上写道：“我发誓，我会很有钱。”

由此，人物迅速走进肮脏的毒品交易。但作者的旨趣不在反映吸毒、贩毒、缉毒之类的老旧套路，他在一个类似于过门儿的铺陈后，调转笔锋，炫示了另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世界：

姑娘蜷缩在门口，像是睡着了。牛仔超短裙蹭得高高的，裸着大腿根和上翘的臀部，并因没穿内裤而露出了些许黑色的卷毛。

他在一旁驻足，屏息凝视。她的翘臀是那么完美，那么白皙。阴毛像无数蚂蚁在蜜罐上攀缘。

他摇了摇她的肩头。姑娘噙地站起身来。她笑逐颜开。

“我睡着了。”她说，“你住在这里吗？”

“是的，这是我家。”

“这么说我们要做邻居了。我和我朋友瓦内莎租了旁边这个阁楼。我叫查珞，你呢？”

“安东尼。”

“我朋友丢三落四，知道吗，把钥匙拿走了，却忘了我在等她。现在几点了？我在这里等了一早上，所以睡着了。你会开锁吗？我想我们这把锁很好开的。”

“现在是十二点，可我不会开锁。我没干过。你干吗不叫修锁匠过来？”安东尼说。

“修锁匠开锁是要钱的。再说我想马上洗个澡。我想洗个热水澡。”

她在发抖，正拿咖啡色坤包紧捂着肚子，头上是男孩似的黑色短发。

.....

她脱掉衣服，并将它胡乱扔在便桶上。她双乳丰满，但有点微微下垂。乳头很黑，也很圆，活像两枚镶嵌在奶油蛋糕上的枣子。

“你有浴液吗？起沫的那种？”

他回说有。她于是打开热水龙头，往浴缸里倒了半瓶浴

液。蒸汽迅速弥漫开来。

她从坤包里取出一杆用消毒纸包着的新针筒、一包纸巾、一只弯把小勺、一把打火机、一小瓶水和一瓣柠檬，并把它们放在衣服上面。

她抖得更厉害了。

她把海洛因放在勺子上，加了两滴柠檬汁和几滴水，然后点燃打火机。勺子里的混合物很快沸腾了。

等到勺子里的液体渐渐冷却，然后用针筒将液体尽数抽入，她于是在胳膊上找了一根静脉。

“我不是那种人，知道吗？他们给我这个，是因为我太紧张了。但我可以随时扔掉它。我知道很多人一旦用上就再也戒不掉了。那是因为他们上瘾了。我没有上瘾，这就是区别。当我需要的时候，就用；不需要了，就不。”

她微笑着。他往丁香酒里加了少许香盐。她闭着眼睛，将液体缓缓注入静脉。看得出来，她正在慢慢放松。

安东尼是个摄影师，查珞及其女友瓦内莎正是他踏破铁鞋四处寻找的表现对象。于是一场欲望和罪恶的大戏拉开了序幕。人性的弱点在不经意中流溢、泛滥……

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于冷静。他摄影师般的“客观”多少令人迁思久违了的现实主义。但这种现实主义并未妨碍悲悯色彩的流露。从男主人公同女主人公不期然而然的遭遇到一步步陷入危境，小说呈现出了不可多得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其逼真程度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我不妨援引犹太先哲所罗门的话：“你要看，而且要看到。”《来日无多》就是这样一部让你看，而且让你看到的当代经典。正因为如此，它不是写给评论家的，它让所有读者过目不忘。

三、恩里克·维拉-马塔斯(1948 -)的作品大都具有普世意义。《垂直之旅》是反映老龄问题的，体现了某种终极关怀。都说世界进入了老龄社会，西欧诸国尤甚。老年问题也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关注的焦点。然而老年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归根结底也许只有两个：生理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孤独。《垂直之旅》牢牢抓住了后一个问题，用几近报告文学的笔法娓娓道来。主人公马约尔(在西班牙语中即有长者之意)年过七旬，不得不退出政坛，并把生意交给了长子；原以为可以安享晚年了，殊不知烦心的事情接踵而来。金婚纪念日刚过，老伴意外地提出了分居要求。他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了妻子和家庭。这时，儿女们对他漠不关心。他于是发现孩子们的生活也是一团

糟：长子厌倦了家族的生意，而且和妻子貌合神离，事业、家庭正面临危机；女儿红杏出墙，正和丈夫、情人闹得不可开交；小儿子原本孤芳自赏，对落魄的父亲更是横蛮无礼。马约尔的人生于是急转直下，忽然间事业、家庭，面子、里子都荡然无存了。情急之下，他决定离开故乡，只身前往葡萄牙，寻找新的幸福。然而，人老百事哀，他的浪漫和执着足可博取读者的眼泪。

其次，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使人物一直向下（即从内陆到海岛）。这就极具象征意味。他从巴塞罗那出发，途经波尔图和里斯本，最后到达位于北大西洋的马德拉岛。而这种垂直向下的过程，一直指向深渊、指向虚无。在旅行过程中，马约尔逐渐发现自己愈来愈空虚，于是他试图寻找友谊、寻找爱情，但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处在崩溃边缘的马约尔甚至试图改变自己、变成别人。最后，他开始相信小儿子的说法，即他们都来自沉没的亚特兰蒂斯……

维拉－马塔斯笔下的老人已完全不同于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在这里，无奈和空虚取代了坚忍不拔和自强不息。是的，面对自然，人类始终依靠圣地亚哥式的愚公精神；但面对衰老和孤独，却无可奈何。

我国正在以空前的速率进入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仅

用了20多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近百年的老龄化过程。少生、晚生所带来的生存问题尚且难以得到妥善解决，精神问题又接踵而来。比如晚年离异正在加剧业已产生的空巢问题，而大多数老人明显缺乏精神和文化准备。其中的艰难困苦自然又甚于西方老人。

维拉-马塔斯展示的或许正是老人战胜和摆脱孤独的一种路径。主人公马约尔面对大海的思考也多少具有双重涵义：继续下坠——回到亚特兰蒂斯，或者上升——如小儿子所言，从头开始，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对于这两种可能，蒙田说过，人类学习、思考，最终是为了面对死亡。我想，人类得以与孤独签订体面协议的最好帮手也许依然是读书、学习。

四、赫苏斯·费雷罗(1952 -)是个中国通，父辈、祖辈中均不乏涉华人士。他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国心向往之，青少年时代阅读了所能到手的西译中国经典和有关中国的大量著述，弱冠之年便萌发了创作“中国小说”的想法。为此，他遍索所有，并开始了针对中国以及当代小说的一次精神之旅。

首先，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当然，那是上世纪初叶风雨飘摇的中国、灾难深重的中国、不堪回首的中国。小说通过阴和阳这对孪生兄妹，昭示了陈腐的、扭曲的社会

以及这个社会中的各色人等。鸦片、淫乱、战争、暴力……可谓腥风血雨，昏天黑地。但重要的是作者牢牢抓住了情节这个关键，使作品明显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韵味：丝丝入扣，哀而不伤。

其次，作者的古典情怀又明显指向西方小说的悠久传统。众所周知，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西方传统小说或小说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如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被消解殆尽。而费雷罗的小说正是在尽力激活这些传统要素的过程中彰显其艺术魅力和现代风格的。他并没有沉溺于异国情调的猎奇，倒更像是一个现代版的王韬：凭实构幻，托诗以怨，在烟花粉黛气息中展示人性的诡异和荒诞、世态的炎凉和沧桑。

总之，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关乎中国的外国小说，足可用回肠荡气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以上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说出来求证于方家读者。然而，没有说出来的美妙，只有读出来的经典。通过上述作家作品，当代西班牙小说的繁盛、驳杂和优美当可见一斑。

| 译者序 |

人们常说，人生如旅。但这旅途是一路平地，还是曲折迂回，是鸟语花香，还是遍布荆棘，是春光明媚，还是风风雨雨，恐怕因人而异，不尽相同。小说名曰《垂直之旅》，顾名思义，在西班牙作家恩里克·维拉-马塔斯看来，人生之旅是垂直向下的，向着无尽的深渊陷落，“陷落到不能陷落为止”（维森特·维多夫罗^①语）。不像堂·吉珂德勇往直前的冒险旅途，也不像奥德修斯历经磨难的回归之旅，小说的主人公费德里哥·马约尔的旅途毫无惊险可言（既没有妖魔鬼怪，也没有奇闻轶事），有的

^① 维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现代著名诗人。年轻时推崇法国作家，接受西方先锋派的影响，不久，摒弃了西方影响，反对一切传统，自称“创造主义”。重要诗集有《水的镜子》(1916)、《北极的诗》(1919)、《逆风》(1926)、《最后的诗》(1949)等。

只是极度的无聊和空虚，却足以拨动读者的心弦，使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读完全书，其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无异于于无声处响惊雷。这就是维拉-马塔斯的过人之处。

都说人类正在走向老龄社会。西方首当其冲。维拉-马塔斯的这部小说，就是献给老龄社会的，是迄今为止西方文坛最真实，同时也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老年小说。它的真实性在于毫不隐讳地把老年人的情感和精神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自柏拉图以降，无数精神探索者拷问过灵魂的问题，但多少透着虚无，透着玄奥。维拉-马塔斯却直逼真实。

首先，如同维拉-马塔斯的其他作品一样，孤独再次成为小说的主题。主人公马约尔是一位加泰罗尼亚商人和政界要人，是一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位扑克牌玩家。他已经年过七旬，于是把家族的生意交给儿子，并退出政坛。本应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刚刚庆祝完金婚纪念日，却意外地被下定决心寻找自我的妻子抛弃，被迫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更为糟糕的是，当他想求助于儿女帮他挽回局面时，却发现孩子们的生活也是一团乱麻：他最为得意的大儿子竟然厌倦了家族的生意，而且和俗气的妻子貌合神离，事业和家庭都面临危机；嫁给银行家的女儿和情人通奸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自认为是艺术家、性格

叛逆的小儿子对父亲更是粗暴无礼，竟然看不起甚至是厌恶这位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一时间，马约尔的人生急转直下，原本人人羡慕的家庭、生意和事业，一下子都面临着失败的结局。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离开自己热爱的故乡，只身前往葡萄牙，开始了这次永无归期的孤独之旅。

其次，肉体之重，使人物一直向下。这就极具象征意味。此外，从地理角度上看，马约尔的旅行确实是垂直向下（即向南）的。他从巴塞罗那出发，途经波尔图和里斯本，最后到达位于北大西洋的马德拉岛。而这种垂直向下的过程，一直指向大海，指向深渊，指向虚无：主人公内心的虚无。在旅行过程中，马约尔逐渐发现自己精神的空虚，越来越对自我、对故乡感到陌生，于是原本为逃避家庭和思想危机出来散心的旅行变成了一次寻根之旅。他曾试图改变自己，甚至想变成别人；他也曾试图寻找友谊，希望能找到理解自己的朋友。但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处在崩溃边缘的马约尔竟不得不断言，傲慢孤僻的小儿子说得对，他们都来自沉没了的亚特兰蒂斯帝国，从一开始就不应离开那里。小说的结尾处，马约尔感到自己垂直地沉了下去，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那里没有神，没有人，一切都化为乌有，小说最终以马约尔的一句“终于”结束了全文。“终于”是否意味着马约尔的人

生终于到了尽头，还是意味着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本源，或是有什么其他更为深远的意义？或许波德莱尔的一首名为《旅行》的诗篇可以为我们对此作出诠释：

下沉到深渊之底，是地狱还是天堂，又有何妨？

在陌生的深处我们将获得新生。

因为孤独而常常浮想联翩，甚至是胡思乱想的马约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堂·吉珂德。他在墓地里觉得自己看见了死去多年的老友；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座孤零零的小岛；把咖啡馆里的老姬想象成死神；认为电视节目是某位高人给他的指示；想象自己杀害了唠叨的出租车司机；甚至还给自己幻想了一位情人：一位他在大街上看见的身着丧服的女人……这一切的疯狂举动都像极了堂·吉珂德。小说幽默诙谐中渗透着伤感和悲凉的气氛，也和塞万提斯的手笔如出一辙。正如乔伊斯笔下的尤里西斯和奥德修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维拉-马塔斯笔下的马约尔堪称现代版堂·吉珂德：敢于面对挑战。因为，对于一位不久于人世的老人来说，敢于到陌生的地方去寻找过去的足迹、直面自己的衰老，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小说中轮回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引用了神秘主义对时间的看法：就像钟表的指针在表盘上从1转到12之后又周而复始一样，人类的生命也是周而复始，不断轮回的，那些看似早已被时间漩涡吞噬了的时代终究还会回来。马约尔的小儿子认为自己的前世是鱼，又或是淹没了亚特兰蒂斯的最后一个巨浪中的一个泡沫，最后马约尔也对这个消逝的帝国深感认同。于是，小说的结尾或许也可以看作一种存在的结束和另一种存在的开始。显然，这是作者留给读者去思考的问题，毕竟探究存在的本质是人类千古不变的话题。

除了马约尔的故事，书中还有两个人物的故事也是小说的主线。其一是马约尔的侄子巴勃洛，而另一个就是小说中马约尔故事的记录者，即虚构的小说作者——“我”。

巴勃洛的遭遇和马约尔一样，也被妻子所抛弃。不同的是，马约尔采用旅行来治疗伤痛，而这位侄子则是借酒消愁。然而，两人同病却不相怜。在这样一个物质富足但精神空虚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和理解，同时代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两代人，因此正如马约尔所说，“谁也帮不了谁”。家人，亲戚，朋友，这一切都形同虚设，人类陷入了彻底的孤独之中。

小说中一个自称为“我”的人常常出其不意地插入到第三人

称的故事叙述中，“我常常出现在自己的写作中，就像蛇蜕皮而出一样”。直到小说的近三分之二处才交代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就是那个娶了巴勃洛老婆的年轻人”，是马约尔在最后的旅途中所住酒店的经理，一位渴望成为小说家的自学成才者。是“我”说服了马约尔，让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再由“我”写成小说，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唯有被人讲述、被记录在纸上才算真正地存在”。由此，于塞万提斯的笔下就已初见端倪的元小说^①传统在维拉-马塔斯的作品中显露出来，这也是80年代后西班牙小说家们所青睐的写作手法。于是，叙述者不是凌驾于人物之上，而是和人物一同参与到故事之中。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成为小说的又一焦点，通过探讨小说文本的创作过程，深化了对存在本质的探究。人类，世界，神灵，一切的一切会不会是只存在于别人的思想之中呢？而这位“别人”是否可能也是虚构的呢？这是“虚构”的人物马约尔的忧虑，但又何尝不是“现实”中的我们所担心和恐惧的呢？

主人公的孤独来自精神的空虚，而这空虚又来自何处？隐藏

^① 元小说(也有人称它为文明小说)是一种介绍人类文明、追求深邃文化底蕴的、探讨小说文本创作过程的小说。这是一种通过小说形式研究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具有反小说性质的作品。(沈石岩：《西班牙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1页)

在这位可怜老头儿马约尔的故事背后的故事便是战争，是作者对西班牙内战的深刻反思。正是内战中断了马约尔的学业，毁了他的人生，把他这一代人的生活残酷地截成了两段。虽然佛朗哥死后，马约尔的生意和政治事业蒸蒸日上，但这些都不足以掩饰他致命的痛处，那就是他没有文化。在作者看来，西班牙内战造成了整整一代人文化的缺失，最终造成了精神上的匮乏，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

垂直之旅，是马约尔逃避生活窘境的施行，也是他的寻根之旅，同时更堪称一次文化之旅。书中巴塞罗那、里斯本和马德拉这三座城市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各种神话传说也让读者大开眼界：亚特兰蒂斯，地狱之门，漂逝的岛屿等等。此外，小说中提到的作家作品竟有数十种：《布法尔和白居谢》、《泥人》、《普宁》、《白鲸》、《钟鸣岛》，济慈、纳博科夫、斯韦沃、马格里斯……从这个意思上说，一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或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垂直之旅》也是一种教育，只不过是晚到的教育。作家自己坦言，这是一部关于学习和成长的小说，只不过学习和成长的主角身份特殊，竟然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头儿。在旅行的过程中，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马约尔努力弥补逝去的青春岁月，使自己向文化不断靠近，最终认识到文化本无规则，实现了

自己重新学习的梦想。与此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或谓叙述者“我”也是在年过不惑之后完成学习和成长过程的，而且他最终超越了自我，成了小说家。

作者在章节之间穿插引用了很多诗人、作家的作品片断，和小说产生强烈的互文效果，同时更加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其中两句大相径庭的话语格外引人深思。柏拉图说：“巨大的地震和洪水来临了，一夜之间，亚特兰蒂斯陷进了裂开的大地之中。”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却说：“下降之中正在孕育着，也曾经孕育着上升。失败永远不仅仅意味着失败，它开启了一个世界，一个以前不曾想象的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审视自我，开始一段寻找真我的旅行，从中获得重生。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作者维拉-马塔斯留给孤独、空虚、正在“下沉”的我们的一丝希望吧。其实，他的作品又何尝不是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为了引领我们走向新生呢？

如果了解恩里克·维拉-马塔斯的生平，那么便不难解释他对文化、文学、教育的关注和热衷了。显然，维拉-马塔斯无愧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1948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学习过法律、新闻等专业。佛朗哥时期曾被迫流亡法国。先后担任过《镜头》、《命运》等杂志的编辑，当过电影短片的导演。1973年，发表第

一篇小说《镜前看风景的女人》。自此，笔耕不辍，发表小说十余篇，如《受启发的女凶手》(1977)，《便携式文学掠影》(1985)，《自杀典范》(1991)，《编造的回忆》(1994)，《奇特的生活方式》(1997)，《垂直之旅》(2000)，《巴特比和同伴》(2001)，《蒙塔诺的烦恼》(2002)，《巴黎永无止境》(2003)，《帕萨温托医生》(2005)等。此外，还有散文集若干，如《最慢的旅行者》(1992)等。其作品备受评论界关注，并被译为法、英、德、意、俄、中、日等二十多种语言，曾获得过委内瑞拉罗慕洛·加拉戈斯奖(2001)、法国梅迪柏外国小说奖(2003)、西班牙文学批评奖(2003)等多项重要国际奖项。维拉-马塔斯在后现代的文学潮流中独树一帜，被西班牙评论界认为是近年来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然而，译者才疏学浅，尚难以完全领悟小说的深意，还需读者通过阅读自己慢慢品味。另外，翻译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杨 玲

2009年7月

目 录

001	译者序
001	坠落
002	凉咖啡之思
025	东方快车
049	来自坟墓的惊吓
067	金·诺瓦克
092	记忆的未来
117	自从见到了海
118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
137	追随文化的律动
170	失败永远并不意味着失败
171	玄港
199	亚特兰蒂斯
200	重返校园
225	无纹的手掌
226	下沉的特殊能力

| 坠 落 |

坠落，
永恒的坠落。
向无限的深渊坠落，
向自己的深渊坠落，
坠落到不能坠落为止。

——维森特·维多夫罗，《阿尔塔索尔》

| 凉咖啡之思 |

时间还早，但夜幕已经降临。巴塞罗那笼罩在狂风暴雨之中。费德里哥·马约尔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深渊边徘徊。那天，在街上闲逛了一个下午之后，他几乎绝望，并无可奈何地躲进了莱塔门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在咖啡馆里，他告诉自己，是时候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尴尬境地了。他是一周前陷入这种灾难性窘境的。那天，在昏暗的厨房里，妻子对他说：

“要是我不那么怕你，要是我有足够的勇气让自己再倔强一些，我现在就该大胆地告诉你，我很想做一件事……”

当时，她正在剥豌豆。整个厨房被黄昏所浸染。慑于丈夫的淫威，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缄口不语了。于是，费德里哥极为自负地命令她继续往下说。

“好吧，”她呆呆地看着豌豆劈里啪啦有节奏地掉进瓷盆里，继续说，“和你以前曾经盼望的一样，我想对你说的就是，我希望你离开我，永远离开我、离开这个家、离开巴塞罗那，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是的，我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个。走吧，费德里哥，让我一个人生活，让我找回自我，我真的很想一个人过。”

听到妻子用这样的语气跟自己说话，费德里哥很是诧异，他觉得她一定是在开玩笑。他想，她会不会是喝醉了，但转念一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从不喝酒。他让自己冷静下来，终于得出结论：和往常一样，这只不过是她偶尔发作一点点小脾气罢了。

“我没听错吧？”他用威胁的口吻说。这是他对她的一贯态度，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控制住局面了。

朋友们都管费德里哥·马约尔叫“马约尔”。对他而言，在这个家，在这套他的第二处寓所，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谈话的这个空间。这地方没有名称，只不过是厨房和花园之间的一小块空地，被他们架上了顶棚，还逐渐放进了一些家具。待在这里，他总是很开心，因为在这里他可以欣赏那个小菜园。那是他在妻子的请求下为她开辟的；因为她说过，她希望等他们老了可以在家里弄一个菜园。

“我再问一遍，我没听错吧？”马约尔非但毫不示弱，反而更加强硬了。

可是结果却与他的预期截然相反。他的妻子，不再慑于他的淫威。也许她突然厌倦了丈夫多年来飞扬跋扈的这副模样，终于战胜恐惧，在愤怒中爆发了。

“你没有听错！本来我只是希望，但现在我却要求你，我要求你离开这所房子，而且不许你去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那套房子。我要求你彻底离开，让我一个人安静地生活，你听明白了吗？”

“你疯了吗？”

她伤心地望着菜园，停顿了一会儿，努力控制住自己，以免内心的恐惧重新冒将出来。她于是说：

“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你总以为在感情上少付出一点，就可以多得到一点。但你错了，我可怜的费德里哥。尽管我发现得有点晚，但我还是发现你错了。我要你离开我的生活，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希望你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我自己的日子，我需要这样。”

马约尔看着她，他宁愿相信这不可思议的一切只是噩梦一场。说罢，妻子痴痴地待在那儿，那么放松，那么平静，就像一条在夕阳下自由流淌的河，宁静而深邃。她默默地望着远处的菜

园，望着那晚霞的余晖。或许，她在那里看到的是他们落日般消退的婚姻。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胡利娅。你是在逗我，对吗？你这个样子，只是因为你剥豌豆剥得不耐烦了，对吗？”

这几句话益发刺痛了她，她发疯似的咆哮起来：

“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在逗你？你好好想想去吧，趁早让我一个人安静地生活。我想自由自在地享受我所剩无几的余生。”

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庆祝了金婚纪念日。谁曾料想，仅仅一天的工夫，夫妻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她不仅始终对丈夫忠贞不贰，而且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丈夫的贤妻、三个孩子的良母啊，做事谨慎得体，一心扑在丈夫身上。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一到乡下，就开始头脑发疯。你瞧，被我说中了吧？要是我们还老实地待在城里，时不时地聊聊过去的日子，平平静静地生活，该有多好。可现在……又是为了那些生菜吧？”的确，几天前他们因为种生菜的事有过一次愚蠢的争吵。她在菜园里的茄株中间种了一些生菜，却不承想茄子不像土豆，容易招害虫。种上了生菜，就不能给茄子打杀虫

剂，结果叶子都被金龟子吃光了。“我敢肯定，准是因为那些生菜。你瞧，胡利娅，我可不想跟你吵架。真希望我们现在是在巴塞罗那，而不是在这儿剥着豌豆、整天面对着这该死的菜园！”

“我希望，”她严肃而又冷静地说，“自由自在地享受我的风烛残年。一直以来，我都太迁就你，迁就你的每一个决定，迁就你的自私自利。你看看我，我哪里还有什么自我和个性？我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个菜园子。你尽管嘲笑它吧。我只有这么一个可怜的小菜园。其实在你眼里，我就是个花瓶。多么可悲啊！你一定得意得很吧。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连想象都不会，我都想象不出要是自己没有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你、为你服务，我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女人。这就是唯一的事实。所以我决定，在我所剩无几的日子里，我要看看自己到底是谁，尽管现在重新选择人生对我来说为时已晚，但至少，我可以弄清楚自己本来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个。”

马约尔很想告诉妻子，她一直以来看上去是那么柔弱无骨，所以自己从第一次见到她开始就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她，但是他没能说出口，他宁愿含蓄一点儿，谨慎一点儿。于是，他悻悻地说：

“你说这些不是认真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胡利娅，咱们

都老了，太老了。我们不是一直以来都过得很幸福吗？我给了你一切。说真的，我根本不相信你是认真的。”

他说着说着，终于被自己说服了，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难堪的事情，竟有些感到头昏眼花、不知所措了。他决定到客厅去坐一会儿。在那里，他一边拨弄纸牌，一边安慰自己：过不了多久，事情就会有转机，一切都会好的。几分钟以后，他悄悄回到走廊。走廊连着厨房和花园。妻子不再剥豌豆了，她正坐在那儿发呆呢。

“怎么样？感觉好点儿了吗？”他问道。

“你越早想通，越早离开我的生活，对咱们俩就越好。”

“你是不是疯了，还是吃错药了，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这一切太不正常了。我要请医生来瞧瞧。别再说傻话了。来，让我看看，就算你是认真的，”他盯着她的眼睛，结果惊恐地发现她确实是认真的，“可我想知道的是，你想让我住到哪里去呢？拜托，胡利娅，别瞎想了。我奇怪的是，你到底想要过怎样的生活？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如果你需要，我替你拿一片阿司匹林吧？”

“你简直太可笑了，”她极为严肃地反诘说。显然，他的话让她感到哭笑不得，“孩子们会站在我这边的，这比啥白纸黑字

都管用。全地球人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她头一回说这话是在五十年前，那时她的模样是那么精灵古怪惹人喜爱，以至于让他下定决心非她不娶。在维拉德劳酒馆，他向她求了婚。五十年过去了，想不到这句话再次从她嘴里说出来，和五十年前那难忘的一幕已经如此大相径庭。

“我想问你，地球人都知道什么了？”马约尔从古老的回忆中挣脱出来，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么说，这就是你心心念念想要的独立自由喽？你突然跳出来指责我，说我如何如何不好，要和我离婚，让我把这房子、这一切都让给你，好让你无忧无虑地寻找自我、寻找失去的时光。你昏了头了，胡利娅。”

她回以仇恨的目光，那目光令人胆战心惊。五十年来一贯温柔顺从的神情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你怎么说，”她说，“我主意已定，决不改变。我们立马回巴塞罗那去。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罢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胆量，但现在问题解决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我决不回头。我知道，你会痛苦一阵子，但你别无选择。请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体会一下我的感受吧。我们回巴塞罗那去。那里，你抛弃过我，

一次次，让我独守空房。而你，优哉游哉去会你的红发情人。那房子就是我孤独的见证。但从今往后，那房子归我了，它只属于我，因为我再也不想在那儿见到你了。自从你觉得自己老了、折腾不动了，就一天天窝在家里。你不知道我有多烦。告诉你，那房子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你知道吗，一直以来，我独守空房，一个人过惯了。慢慢地，我把房子布置得只适合我一个人住，你在那里只会让我觉得碍事。”

显然，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却渐渐战胜了恐惧。她不再怕他，而且越说越自信了。马约尔越听越惊讶，他不断地告诫自己要耐心、要克制。

“我从来就没有情人。”他压低嗓音说，竭力控制着自己、让自己不要发火，“你越说越荒唐了。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而且你忘记了，或许你压根儿想不到，我之所以离开你东跑西颠，是因为要挣钱来养家糊口。难道不是这样吗，亲爱的？我像机器似的拼命工作，就是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全部事实。当然，我承认，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多了点儿，但那也是为了应酬，或者待在家里闲极无聊。你还想知道点什么？拜托你讲讲道理，胡利娅，我真的没有什么情人。我从来不说谎话，这你是知

道的。”

“你觉得无聊，那是因为你从来不能安安静静地看本好书，或者看部好电影。哪怕就让你简简单单地好好陪陪我，你也做不到。你只知道往外面跑，只知道到处闲逛。逛到你觉得老了，又回来让我伺候……”

“我根本没有抛下过家庭。你胡说些什么呀。”

“你就是想让我伺候你，可我已经不想奴隶似的牺牲自己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接受，对我来说也一样，但这就是事实：我真的急需把自己从你身边解救出来。”

“我瞧你是读书读多了，净是些关于离婚的胡诌。我提醒过你多少次！是的，我从来不看书，可你却看得太多了。你总说我不理解你，我都听腻了。太可笑了。我不再理你了，你这套我也受够了。说什么想一个人生活呀，不知道自己是谁呀，要寻找自我呀。拜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就去叫车，我要回巴塞罗那了。你等着瞧吧。你会明白，我说这些都是认真的。”

“太可怕了！”马约尔小声嘟囔着。当他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玩笑时，他开始担心了。妻子的话以及她颤抖的声音、坚毅的神情，使他终于明白：她并不是在逗他玩儿，而是真

的厌倦了。马约尔转而想到，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突然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厌倦。

想到这里，马约尔更加心烦意乱、魂不守舍了。而她，好像看出了他的心事，于是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我还要告诉你，费德里哥，跟你说话从来都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从一开始，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感觉到，你总想把你那些腐朽的想法强加给我，而现在你真的老了，你的想法就更加腐朽、更加令人无法忍受了。”

毫无疑问，她这是在挑衅，想让两人之间的战争白热化，因为那样一来，分手就更加容易了。但马约尔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笨拙地讨好说：

“是啊，我老了，可你却没有。”

“甭说好听的，我也老了。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希望离开你，独自生活，寻找自我，而不是和你在一起、被你那些昏庸腐朽的思想所束缚。”

“太可怕了！”他发现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于是又小声地嘟囔说。他感到冷冷的痛苦掠过自己的身心。但他一向有着超常的幽默感，甚至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能笑得出来。现在，面对痛苦的深渊，他也能乐观处之。看到绝望的妻子心意已决，马约尔进

发出一阵短促的讪笑，而后边看菜园边说：

“都是那些生菜和茄子惹的祸，我敢肯定。”

说罢，他在绝望与幻想的交织中，无奈地等待着怪诞妻子的裁决。

然而，一周之后，马约尔躲在莱塔门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听着连绵的风雨声，自知希望渺茫，妻子不可能转变态度了。在那次混乱而又痛苦的谈话之后，整整一个星期，对于马约尔来说是不堪的悲惨日子。妻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定和对于改变人生的热切向往，她已经豁出去了，正全力以赴亲手毁灭自己的婚姻生活。

为了寻找挽回的余地，马约尔使出浑身解数，尝试了各种方法。他找孩子们谈话，无望地向他们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说服年迈的妈妈重新回到理性的世界。他首先找到了嫁给银行家的女儿。女婿是个小老头，而自己的女儿一直和一个年轻的证券所代理人关系暧昧，这件事一直让马约尔感到头痛。漂亮而又风情万种的玛利亚很同情父亲，但是最后她擦着眼泪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却什么忙也没帮上，因为妈妈的态度很坚定。之后，马约尔又找到刚刚接替了保险公司主席职位的大儿子，想碰碰运气。保险公司是以马约尔家族的姓氏命名的，是家族企业，生意经营得

有声有色。马约尔为儿子感到骄傲，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结果依然是无功而返。绝望中，马约尔甚至抱着侥幸心理找到了最不可能帮助自己的小儿子胡利安，家族当中唯一的“艺术家”。性格叛逆的小儿子在他和别人合租的画室里接待了父亲。他粗鲁地指责父亲来的不是时候，因为当时他的灵魂正跟随灵感进入常人不可企及的境界，却被父亲打断了。说到那种境界，他顿时显露出陶醉的样子，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马约尔原谅了小儿子的无礼，因为他听到更难入耳的话语，而且，小儿子之所以变成这样，说到底责任在母亲，那些病态的艺术思想都是她给灌输的。马约尔原谅了小儿子，因为他想起了他的那些更为横蛮无礼的言辞。比如就在几天前，在他的金婚庆典上，借着酒劲儿，小儿子对他说：

“你瞧，爸爸，我俩多像啊。幽默感，智慧，还有想象力。我的一位朋友说，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文化程度。我有文化，而你呢，完全没有。”

因为战争的缘故，马约尔没能上大学。之后，又因生计所迫，他开始投身商业，从而更加远离了文化。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为这个辩解，特别是在自己儿子面前。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有点儿小聪明的文盲啦？你是不是这

个意思？”他问儿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好吧，就算是，但也不完全是。听着，你别生气啊……”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个俱乐部的朋友，他和你很像，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别人听见了还以为你在考我呢，我的大教授！”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爸。”

“好吧，你听好了，他是这样说的：‘所谓考试，就是傻瓜向智者提问。后者当然什么也答不上来。’”

“我不明白。”

“那就是说，你不懂你傻瓜爸爸的问题。”

“我还是没听懂。”儿子说。看着儿子一脸迷茫，马约尔很是得意。儿子又说：“你看，爸爸，你别自寻烦恼了。我刚才所说的并没伤害你的意思。相信我。我只不过是说咱俩的区别，这是很客观的。”

“是主观，我的天才，你那叫主观。”马约尔不再计较。

而他的讥嘲似乎让儿子颇感不悦。

“现在我告诉你，爸爸，事实上你和我的区别就在于你去过

加泰罗尼亚^①。”显然，他指的是马约尔服兵役的那段经历。

“我们的天才先生认为那段经历有什么不好吗？”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显然，儿子已经口无遮拦了，“虽然你听了会很痛苦，但我还是要说，我是天才；而你，蠢才一个。”

就这样，几天前，在他的金婚庆典上，马约尔被他的儿子用这样尖刻的言辞刺伤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没有过多理会儿子说他打扰艺术家最高灵感的愚蠢指责。然而，儿子此后的一番话却深深地伤害了他：

“你瞧，爸爸，在我看来，妈妈的反抗是对的。虽然这对于她这个年龄来说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晚了也总比没有好啊。一直以来，你就像暴君一样虐待她。我敢肯定，她最终还会回到你身边，但你得给她一些时间和空间。这就是我的看法。为了给你一点儿安慰，我送你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婚姻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那个托尔斯泰简直就是白痴。”说完，马约尔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① 加泰罗尼亚，西班牙17个自治区之一。13至14世纪居西地中海贸易首位，是西班牙最富有和最高度工业化部分，首府巴塞罗那。

门砰的一声摔上了。两天以后，是“黑色”星期的周末，马约尔在莱塔门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躲雨。这场延续到五月末还不肯停歇的暴风雨使他尤感凄凉。他很失落，但最终还是决定面对现实、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从未设想自己这一把年纪，居然还得从头开始。曾几何时，他抱怨过自己的生活，说想重新开始，去享受奋斗的乐趣。他经常在人前，特别是那些嫉妒他的亲戚们面前吹嘘说，他白手起家，建起一个了不起的经济王国，这并非偶然。但是，什么重新开始啦，从零开始啦，也只是说说而已。而且时过境迁，到了七十多岁，重新开始的雄心壮志早已消逝殆尽。而且，更糟的是，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个充满憧憬的未来，而是必须勉强适应的生活。他对此丝毫没有兴趣。他完全可以想见，到了他这把年纪，还要被迫去重新开始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尽管除了关节炎、腰痛，还有前列腺增生之类的小毛病，他的身体还算不错，但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却实在太难了。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了。尽管有时候他并不服老，甚至自我感觉良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好到可以有力气去从零开始，尤其是在人类最脆弱的领域：感情世界。

马约尔躲在莱塔门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期待着这场不合

时宜的暴风雨早点结束。这时，他不禁想起了妻子说她了解自己、寻找自我的话。说得不错啊，马约尔想，应该承认她有这样的权利，而且事实上能够这样去想也不是件坏事啊。只是她不该把我撇开……她去寻找她的自我，却把我赶到了大街上，真是令人伤心啊。她居然把我赶到了大街上。我，圣人一样的好人啊。

马约尔随即浮想联翩。

我又是谁呢？他不禁自问。这时，他发现外面的雨下得更急了。

我，他一字一顿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但是在我身上还保留着些许本钱，时间也仿佛格外眷顾我，给了我特殊的优待。我的眼睛是深蓝色的，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有点神经质，常常紧张兮兮的，就像狗嗅到了某种香味儿。我高高的个儿，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我自认为自己长得像某个已故的演员，那个我很崇拜的乔治·桑德斯^①，尽管别人对此视而不见。我现在坐在巴塞罗那莱塔门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眼前的一切都使我心烦意乱，因此我不愿观察

^① 乔治·桑德斯（1906-1972），著名英国电影演员。擅演行为不端的性格角色。1972年4月25日被发现自杀于卡斯德费斯一家旅馆。临终留言说：“我厌倦了所以我离开。我已活得够长。我将留下你在这甜蜜的粪池中受苦受难。”

周围的事物。我的心情降到了最低谷，简直糟透了。环境正在迫使我改变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一旦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就不再属于这个熟识的世界了。瞧，我常有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我想，为了成为另一个人，我得把我的妻子从我的意识中抹掉，从我的记忆中抹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她已经不存在了，抹掉她吧，忘记她吧（想到这里，马约尔更加不安了）。我必须将她忘记。没有她，我是谁呢？我是一个没有带伞的男人。我有三个儿女。但我只为其中一个感到骄傲，他就是我的大儿子。我认为我的女儿不应该嫁给那么一个老男人。我痛恨我的小儿儿子，觉得他是个自负的可怜虫。我是个扑克玩家。我是个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我是个天主教徒，可从来不去望弥撒。我的生命已经到了晚年，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好像不听使唤了，有时都不知道该把它吞进去还是吐出来。我的身材像乔治·桑德斯，可是我的信仰却不允许我像他那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他临死前，曾在卡斯德费斯^①留下了怎样的一封蔑视尘世的遗书啊。我是一个身量魁伟、富于奇思异想的男人。我想，乔治·桑德斯赴死时，发梢碰到了天花板。我没读过多少书，可我却善于精打细算和奇思异想。五十年前，我曾幻想在某饭店停用多年的货运电梯旁发现了

① 卡斯德费斯，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的海滨小镇。

一个秘密通道，不用花钱就偷偷住进那家饭店。而现在，我必须找到诸如此类的捷径，进出自如，且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眼看自己的世界正一天天发酵腐烂，我越来越惊恐不安。我觉得自己像一堆腐烂不堪的破布。我只知道我叫费德里哥。然而，现在想想，我为什么叫费德里哥呢？这是多么奇怪啊。

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较几分钟前，他对自己的了解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身上冒出了丝丝冷汗，与此同时，他发现咖啡也已经冷却了。于是，他决定再要一杯咖啡。他边叫侍者边想，侍者会不会发现这位貌似安详的老顾客其实谁也不是呢？会不会发现他除了名字叫做费德里哥而实际上谁也不是呢？他正这么想着，发现侍者并未听见，于是又轻轻喊了一声，并且故意做了一个早已过时的手势。几十年前，他父亲就是这样召唤侍者的，那是在一家名叫“金雨”的瓦格纳式^①咖啡馆，坐落在科里色屋剧院旁边，现在早已了无踪影，也没人记得了。那是父亲和朋友聚会的地方。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一个地道的巴塞罗那人是如何召唤侍者的，而如今真正的巴塞罗

① 瓦格纳式，源自德国著名歌剧作曲家瓦格纳（1813 - 1883）。他提倡歌剧改革，提倡以音乐跟戏剧并重为原则来创作歌剧。1865年在慕尼黑上演了他创作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从此，“瓦格纳式”或“瓦格纳风格”在歌剧甚至整个艺术领域成了先进而非传统的代名词。

那人已经绝种了。侍者带着倦意走了过来。尽管马约尔早已看出他是个安达卢西亚人，但还是用加泰罗尼亚语搭讪调侃起来，而且举止优雅，一如世纪初巴塞罗那的商贾绅士。那个侍者睡眼惺忪地看着马约尔，他惊讶地发现了老人过时而夸张的手势，还有上衣口袋露出的白色手绢。

过了一会儿，咖啡端上来了，马约尔却感到了困倦。仿佛风雨天气可以催眠似的，他被睡意征服了，眼前出现了一幅扭曲变形的图景。那不是回忆，而是梦幻：他的妻子给他换上了拖鞋，但突然她的脸被扭曲了。她冲着马约尔大吼大叫，说她想不再看到他，她说他让她感到了恐惧。

马约尔好不容易摆脱了这幅扭曲了的画面，咖啡又凉了。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咖啡，而是继续痛苦地回忆起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这对他太不公平啦！一个像他这样全身心治家挣钱的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的。唯一合理的指责是他确实有过一个红头发情人，但马约尔不明白，胡利娅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其实这位红头发情人已经死去多年，几乎和乔治·桑德斯自杀的年头差不多。何况，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个情人对于马约尔来说都只不过是一道饭后甜点。在他的记忆中，她是一个令人厌烦的淫荡女人。她有个怪癖：在高潮来临时用法语呻吟。想着

这个荒唐的已故情人，他突然感到前列腺一阵不适，就好像两者产生了什么关联。他产生了去洗手间的强烈愿望。小便的时候，他想起了父亲。他总担心自己的前列腺毛病会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像父亲那样死于癌症。他把左胳膊支在卫生间冰冷的蓝瓷砖上，下意识地照了照镜子。在镜子中，他依然觉得自己很像乔治·桑德斯。虽然别人都不这样认为，但他敢肯定，自己确实很像那个好莱坞明星。

回到座位上，他仍然没有意识到第二杯咖啡已经冷却。他的思绪使他一下子变成了垂死的老人，一幕幕，眼前快速浮现出以往生活的记忆，在一片混乱的头晕目眩中总结性地回忆着自己的人生：他出生在巴塞罗那布鲁奇大街。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一个是走私犯，另一个是大地主。母亲英年早逝。战争永远中断了他的学业。战后，父亲的纺织厂破产了。他一直做着保险代理人的卑微工作，直到自己成立了马约尔保险公司。他的人生从此走向成功。在佛朗哥^①执政末期，他参加了加泰罗尼亚民族党，自此步入政坛。晚年，他辞去了政治职务，辞去了议员席位，放下了

① 佛朗哥（1939 - 1975），西班牙法西斯军人独裁者。1936年7月18日发动反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武斗叛乱，在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支持下，镇压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经过近三年内战，1939年佛朗哥军队推翻共和政府，建立独裁统治。1947年自任摄政王。1975年去世。

生意，并彻底退休。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妻子，想起了刚才的幻觉：她为他换上拖鞋，却中途放弃了。他继而想起了他的小儿子，那愚蠢的小子居然一看到死鱼就会晕倒，说他的前世是亚特兰蒂斯^①人，他那该死的骄矜和他的母亲胡利娅如出一辙。

人生像电影，正一幕幕快速回闪。他回想起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和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贡献，再次对自己说，现在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完全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是一个有着崇高精神的人。现在我能去哪儿呢？前方又有什么在等着我呢？他心问口，口问心。窗外，风雨减弱了。马约尔想，自己去旅行，以待事态好转。他想象着遥远的异国他乡，想象着高山大海、异域风情。同时，他也想到了附近的去处，比如他去过的城市。前一天，在俱乐部，朋友特拉德斯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特拉德斯说，一个人只要还能去陌生的城市，说明依然保持着生命力。特拉德斯常常诸如此类地说一些语惊四座的话，炫耀他早已众所周知的奇思异想。然而有些时候，他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于是，他像个预言家，主宰着周遭人等。

马约尔决定去以前去过的城市看一看。他想了好一会儿，甚

^① 亚特兰蒂斯，又译“大西洲”，是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远古文明，柏拉图曾在其对话录中提到过这片消失的大陆。

至还在一张餐巾纸上记下了一些城市的名字，如巴黎、尼斯、里斯本、波尔图、罗马、塞维利亚、马德里（马德里？他写完后又涂掉了，因为他憎恨这座城市）、科尔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等。他想不出更多的城市了，因为他是个很传统的巴塞罗那人，对他来说每一次离开自己的故乡都需要鼓足勇气并进行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不开心呢？这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坏习惯，他想。在幻想世界里，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寝室里的一尊刚刚苏醒的雕像，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这时，他看见一位老妇人走进咖啡馆。她穿着一身凝重的丧服，显得那么压抑、肃穆，以至于马约尔感到了某种喜剧效果。妇人好像发现他在窃笑，竟以她这个年龄少有的坚定向他走来。这位身着丧服的老妪满脸皱纹，汗水冲湿了她的浓妆。她双手叉腰，恶狠狠地说：

“您觉得很好笑吗？”

骤然间，马约尔惊醒过来。他对自己说，这位满脸皱纹、表情严肃的妇人会不会就是死神呢？他又瞥了她一眼，看到她正在看表。那是一块用链子挂在脖子上的老式怀表。他害怕了，因为他想起了朋友特拉德斯说过的一句话，一句曾经让他觉得不着边际的话：“死神总是与钟表为伍。”马约尔心想，最好还是不要

招惹厄运吧。于是，他走到前台，付了两杯凉咖啡的钱，然后走出咖啡馆。费了不少力气，他才找到了新的避难所：巴尔梅斯街上的一家小酒吧。他走了进去，并为未带雨伞而感到后悔不迭，因为酒吧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看着他：高大、老迈的男士，像落汤鸡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在滴水。

| 东方快车 |

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这句话萦绕在马约尔的脑海中。他落汤鸡似的坐在巴尔梅斯大街的酒吧里，倾听着来自内心的呼喊：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窗外，风雨如晦，但似乎比刚才小了许多。仅此而已，因为它会突然加大力度，好像在有意戏弄生灵。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这句话不断地在马约尔耳边响起。徘徊于疯狂的边缘，马约尔心想，或许暴风雨是他思想的同伙，它一定想把自己变成试验品，变得像它一样捉摸不定。

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这句话他已经听了很多遍。前一天，在俱乐部，就有人这么对他说。众人一如既往，谈论着那些雷打不动的习惯话题，什么足球啊，病痛啊，加泰罗尼

亚的政治啊，等等。最后，他们谈起马约尔的处境。这只能归咎于马约尔自己。他颓唐绝望的表情写得明明白白。面对朋友的追问，他只能如实相告。

朋友们努力替他排忧解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减轻他的痛苦，反而使他更悲观了。他觉得自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这是他在那天聚会上听到最多的一句劝告。当然，此外还有一些别的馊主意，有人想借此显示自己的高明。

比如，喜欢妄下论断的保罗是这样说的：

“男人真正认清一个女人之时，恰恰也是和她分道扬镳之际。”

费莱尔的建议则让马约尔觉得无比虚伪：

“你先从这一切抽身出来，让自己消失一段时间，别透露自己的行踪，这样你一定会转败为胜。你可以去某个地方旅行，最好到一个听上去有些异国情调的神秘地方，比如说巴厘岛。你还可以从那儿寄一张明信片回来，说你过得很开心。几个月以后，等到你远游归来，看你妻子喜出望外的高兴劲儿吧。”

“你敢肯定吗？我看，到时候她还会让我卷铺盖走人的。”

俱乐部里的聚会总是既无聊而又缓慢的。多数会员，除特拉德斯而外（他还算有点儿让人喜欢和欣赏的地方），都让马约尔觉得平庸无聊：一帮怨天尤人的老头儿。马约尔之所以能够忍受这种气氛，是因为他从生意场和政坛退休以来，再也不用参加什么董事会和议院会、党务会了。因此，除了参加俱乐部，他就再无别的地方可去消磨午后时光了。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好朋友们都相继去世了，他们在兰布拉花园举行的精彩派对也就自动取消了。那真叫天天歌舞升平、时时灯红酒绿。在那禁止娱乐、禁止一切的年代，每次聚会都是牌局的幌子。赌博被禁止了，必须秘密进行。当然，与其说是秘密的，不如说是半公开的，因为参加者多半是警察局的人。然而，现在他们却都已入土为安了。

那才是真正的聚会。可不是这种俱乐部式的半吊子茶话会。比如前一天，马约尔面对啰里啰嗦的一连串的毫无用处的傻话，简直有点忍无可忍。那些人俨然都是桑塔加纳（一个沉迷于历史书的殡仪馆老板）。那家伙对马约尔说过一番让他觉得不着边际的话：

“你应该去迷惑你的妻子，把情感从日常生活里剥离出来。”

“和往常一样，我的朋友，桑塔加纳，我又不得不问你了，你的这句自负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必生我的气，我只是在建议你做事情要明智些，也就是说，要迷惑别人，就像那位苏格兰女王^①，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她知道怎么让行刑者把自己的衣服剥光……”

“哎，你瞧，桑塔加纳，你最好还是别往下说，因为我不感兴趣。”

“让我说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她知道他们会把自己的衣服剥光，于是她要求他们给她洗洗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十分爱惜自己的双脚，在上面涂了一种油膏。”

“油膏……”马约尔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显得有些沮丧。“好一种‘油膏’，啊，”他想，“我的天啊，多么奇怪的词啊。”安托南萨斯打断了他的思路，把他从愕然中拉了出来。安托南萨斯对马约尔一直心存妒意，因此对他多少有些轻蔑，甚至有些怨恨。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每当他说到钱财，马约尔的脸上就会露出骄傲的神情，哪怕是不经意的、轻描淡写的。于是，他抓住机会，施行报复。他对马约尔说：

“如果你能真正全身心地去思考一下，到内心深处去清点一

^① 此处应指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1542 - 1587）。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也因此成为苏格兰君主中最有名的一位。1587年2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罪名是被怀疑企图刺杀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行刑那天，玛丽身着红色，为表明自己是一个天主教殉教者。

番，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他柔声细语地接着说，“用王尔德的话说，她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①罢了。事实就是这样。你好好想想吧，很快就不再做傻事了。”

马约尔正欲反诘，特拉德斯适时地调节了气氛，他的话在马约尔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想，你应该四处走走，只要别去熟悉的地方，你就会踏实下来。”

“踏实就有希望。”保罗补充说。

“相信我，你目前最需要的是是一次旅行。”桑塔加纳又加了一句。

“去巴厘岛吧。”费莱尔说。

“不。要去你以前去过的地方。”特拉德斯说。

“够了，别再提什么旅行了，”马约尔不耐烦地抱怨道，“你们除了这个就没别的好说了吗？得了，我已经听够了，不想再听了。我只想早点结束这个话题。让我们来聊聊足球，或者别的随便什么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真他妈的倒霉透顶，可我知道处理自己的事儿，不需要别人帮忙。事实上，我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可你们只会添乱。一小时前，这屋子里没有别人，我坐在这

^① 《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是王尔德的一部喜剧。

儿，看黄昏一点点来临，只盼你们谁都别来、电灯也别打开。我想静静地待在这儿，幻想入静入净，从这儿消失，并彻底化为乌有。”

“你这么说恰恰证明你真的很糟，简直糟透了。”特拉德斯说道，“我想帮助你，但你却不领情。我建议你去旅行，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去一个你曾经去过的城市，一个你熟悉的地方，不存在任何冒险。在那儿过上一段时间，时间会解决一切。”

“够了，我不想再谈论我的事情了。”

为了转换话题，马约尔开始议论足球。他说到上周末的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判罚，说那个判罚绝对有失国家水准。

“看样子，你的状况真的很糟。”特拉德斯说。

“求你了，忘了我的事儿吧。”马约尔恳求道，他一向都很骄傲，从不接受别人的同情。

“特拉德斯说得对，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法帮你。”桑塔加纳说。

“对，的确如此。能不能走出困境全靠你自己了。”安托南萨斯补充道。

“谁都帮不了谁。”保罗总结道。

“是啊，谁都帮不了，”费莱尔说，“当然了，除非你去做一次旅行……”

“看样子，你真是太糟了。”特拉德斯最后又说。

是啊，我一直都很糟，马约尔想。他望着周围的一切，思绪回到了“东方快车”，那是他不久前去过的一家酒吧，在巴尔梅斯大街上。窗外风雨依旧。酒吧很小，为了掩饰走廊的狭窄，老板把它装饰成了火车车厢的模样，使人隐约联想到传说中的东方快车。马约尔的父亲曾经很想乘坐小说里的这种“东方快车”去远方旅行。

一位还算年轻的侍者懒洋洋地走过来。“一杯波尔图酒①。”马约尔边说边仔细地扫视了一下酒吧里的客人：他们有的体态肥硕，有的疯疯癫癫，有的嘴巴长得像哈巴狗，有的脸色发青、呆滞的眼睛充满血丝，有的甚至蓄着长毛猩猩般蓬乱的连鬓胡子。古怪忧郁的景象，他见了很不是滋味。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波尔图酒。”侍者懒洋洋地说。

“那就劳驾您去看一看。”马约尔显得彬彬有礼，尽管对方很像是德古拉伯爵②的门徒。他又补充道，“那么，就请您费心

① 波尔图酒，产自葡萄牙的葡萄酒。

② 德古拉伯爵，欧洲古老传说中的吸血鬼。

去问一问还有没有波尔图酒吧。”

侍者去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证明马约尔的等待是值得的：有波尔图酒。对于身处逆境的马约尔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侍者端上酒来。马约尔听见一阵雷声隆隆滚过，接着是一个酒客的喷嚏声和咒骂声。马约尔充耳不闻，全当什么都没有听见，痴痴地看着那杯桃花木色彩的波尔图酒。他陷入沉思。酒的颜色使他想起了大儿子。儿子递给他一杯葡萄酒（医生建议他除了葡萄酒，什么也不要喝，就连葡萄酒也只能喝一点点）。

“我亲爱的儿子，”那天，他和儿子的谈话是在非常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你母亲让我很失望，她把我最后的一点儿希望也弄没了。太荒唐、太可怕了……她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偷走了她的全部生活。我想也许你不会这么看，也许你能和她谈谈……”

“可妈妈心意已决，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决定。我和她谈过了，觉得她天真得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当然，我认为这一切很疯狂，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啦。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说呢？”

“我希望你明白，”马约尔的语气更加严肃了，仿佛是临终遗言，“有一天你也会老的，那时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的感受

了。站在地狱边缘，你会意识到生命到了尽头，那时你就会想起你的老父亲来了，会想起我今天曾经到你家来看过你，想起我曾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这个年纪，想到的全是死亡。”

“我会想起来，如果这就是你所希望的。我会想起来的，如果我能比你活得更长。但是，你应该承认，你现在正在把自己推向可怜的绝境……”

“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大家已经忘记的事情拿出来重新说一说。等我死后，你就会想起我刚才说的话了。瞧，大家都活得没事人似的。”

“但一个人也不能一天到晚总是想着死啊。”

“你也会老的，到时候你就明白了。那时，你就会像我现在一样，满脑子都是死亡，因为它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你，它恶臭的气味挥之不去地笼罩着你。”

马约尔发现自己说最后一句的时候，有一种顿悟，因为谈一谈死亡让他感觉舒坦了不少，同时他还发现：交谈可以使痛苦转变为快乐。他觉得儿子在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以便他得到解脱。这些日子以来，压抑和幻觉一直折磨着他，使他无法排解。

“你也会老的，”马约尔于是接着说，“到那时你就会想起今天我对你说过的话：无论如何，生活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即便

是现在，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我依然这么认为。因此，我从未犹豫过娶妻生子，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像我一样享受生活，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现在依然如此。”

马约尔在说谎。事实上，最近几天，他只想早点儿从生活中消失。自从妻子将他赶出门来，他已经无处可去。他失去了继续生活的欲望。然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相矛盾的，当马约尔用这样的腔调对儿子说话时，他感到的是一种特殊的快感。于是，他决定继续这番盛气凌人的讲话。

“你也有衰老的一天，那时你就会想起我来，想起我对你说过，我看到了死神的临近，因此我就更需要，你听好了，我就更需要把我的存在固定于某种更为深刻、更为完整的存在。”

也许说谎能带给人快乐，马约尔想。儿子好像正在等待着他的新一轮庄严的演说。马约尔看了看儿子，心想，我们每个人终究不免一死，但聊一聊死亡这个话题，且无须亮出各自的真实想法，或许可以稍稍拖延一下死神的脚步。

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因为他从来没有和自己钟爱的大儿子、家族生意的继承人这么愉快地相处。他朝儿子笑了笑，一时间气氛由沉重而变得轻松。和往常一样，这轻松的气氛还伴随着一点略显愚蠢的幽默。

“生活就是这样。想一想，我们家经营的是保险公司，而你和我却什么都不保险……”

马约尔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想，实际上，我说的都是反话，我感觉好极了，能转弯抹角地说出我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愿望，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而我的儿子呢，他喜欢听我说话，我感觉得到，或许除了有关生死看法，我还可以跟他讲一讲我的政治遗愿。但愿有朝一日，当我真的要 and 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今天的话能留下来，不被人们很快淡忘。但愿我的儿子能够记住我的话，能够使我继续活在他的记忆中。

于是，马约尔心血来潮，希望把他略嫌笨拙的幽默感和他光辉的政治遗愿联系在一起，和那些民族主义的豪言壮志联系在一起。然而，没等他发表个人演讲，没等他开口宣传民族主义（每次谈及这个话题，他都会以一番极端的分裂主义言论收场），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他猛地站起来，看了看四周，感到一阵眩晕。他用手指了指走廊上的卫生间，同时心想，这要了我父亲老命的该死的前列腺啊。

在卫生间，不知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记忆这东西就是这么时而神秘，时而顽皮，以便彰显它的作用，帮助他忘了前列腺

吧)，马约尔突然想起了那把巨大的铁锹。那是在一次轰炸之后，他用来掩埋一位小姑娘的尸骨的。当时他刚刚当上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掩埋尸体。那是战争给他留下的第一个痛苦印象，也是艰难时世给他留下的第一次视觉冲击。

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也不可能喜欢。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正驶向悲惨的结局。他对自己说，或许一个人的真正的生活往往是他没有经历过的那一部分吧。回到客厅，他觉得自己比几分钟前更苍老、更衰弱了，尽管他仍为能和儿子那样推心置腹地交谈而感到满意。他想，他已经分不清自己究竟想尽早死去，还是过一种熟悉的生活。但不管怎样，比起前一刻来，他毕竟多了一分生的愿望。于是他想，他不过是为了重新找回一些生存的欲望罢了。他本就是一个迷茫的人，因此禁不得半点迟疑。他看了看他的儿子，决定放弃有关政治抱负的长篇大论。他听到一阵救护车的鸣笛，于是朝窗外望了望。当他重新把目光投向儿子的时候，发现儿子的脸上早已愁云密布。

“你不必为我的事担心。”他对儿子说，“会有解决办法的，孩子。让你担心确实不是我的初衷。我之所以那么说，只是因为我们的俱乐部里一整天都在谈论死亡。大家都发现自己老了。有时候我想我真不该再去参加那种聚会了，它使人意志消沉。而且那

儿没有一个人称得上真正的朋友。我和他们的交情一点儿不像以前的朋友。那些已经去世了的朋友们啊。他们都死了，太可怕了。而现在的所谓朋友，也许特拉德斯除外，其实算个屁……”

儿子仍然很担心，他点上一支薄荷烟，然后转身去找波尔图酒。这时，从房子的另一边传来了拉蒙的妻子——阿莱汉德拉对女仆声嘶力竭的叫骂声。

“让我们来谈点儿别的，”儿子回来了，马约尔对他说，“我们来说说你吧，拉蒙。虽然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但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为你感到骄傲，为你过得好而感到开心。我一想到你生活得快乐，阿莱汉德拉和你在一起也很快乐，就觉得很开心。你过得好对我来说是一种满足。你让我感到满足和欣慰，因为你不像你弟弟。他总爱胡言乱语。我越来越受不了你弟弟了，受不了他的那些关于艺术的胡言乱语、那些荒谬绝伦的想入非非，还有他那些疯癫痴狂的要求。至于你的母亲，我可以容忍她的一切，我甚至可以原谅她抛弃了我。但是，对你的兄弟，我再也受不了了。”

拉蒙有点心不在焉。

“我真的不想让你为我担心，”马约尔继续说，“相信我，我来这儿找你并不是想让你担心。孩子，我很抱歉。”

“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为你担心，而是在为我自己担心。我该请求你的原谅。我的情况糟透了，我正面临着危机……”

“危机？你在开玩笑吧……”

“事情总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比如，你刚才说你看见我和阿莱汉德拉一起生活得很开心，还说你因此而感到高兴。可是，我最好还是告诉你实情吧，自从我们的两个孩子，你的两个宝贝孙子成家离开我们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没劲了。我觉得和阿莱汉德拉一起生活很没有意思，我厌倦她了。还有，一段时间以来，我厌倦了很多东西，比如工作。保险公司让我觉得俗不可耐。也许是因为我在那儿干得太久了，日复一日，重复劳动，没人能受得了。也许你认为我的这种危机感只不过是暂时的，人到中年自然会有有的危机感，但事实上，我的情况远比危机感可怕，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马约尔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不相信，拉蒙，告诉我你是在开玩笑。”

“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开始羡慕朋友们的的工作。你怎么想都可以，说我很幼稚也行。但事实如此。昨天我的一位朋友路易莎·瑞格升迁了，当上了西门子公司的质量总监。我没有为她高兴，反而为我自己难过。我想到自己的升

迁都只是因为你，因为你一直在帮我。而路易莎是因为她自己的业绩得到了提升。我能不心生妒意吗？”

“你果然让我很吃惊。你是认真的吗？这可不像从前的你……你一向聪明睿智。你不觉得你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人在羡慕你吗，羡慕你的职位、你的工作……”

“我做不到。上星期马可·加塔拉也升迁了，他当上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公关部副总经理。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但听得出来，他瞧不起我、轻视我……是的，我知道你会觉得这一切很可笑，你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自寻烦恼。你一定这么想。可我的问题是觉得自己老了。是的，我觉得年龄不饶人，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一定是因为我老了，一定是因为这个。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事实是我近来糟透了……当初，你是知道的，在那些学经济的同学当中，数我最优秀。但时过境迁，现在我一无是处，成了单调生活的阶下囚。”

“单调？”马约尔问道，已经掩饰不住他不断升腾的怒火。

“是啊，单调，或者说，厌倦。厌倦了从你那里继承的工作。我很遗憾，但这是事实。我成天待在办公室里，就像被关在牢房里一样。而我的朋友们呢，他们天天都在实现真实可靠的价值。虽说有点儿姗姗来迟，但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价

值。不像我。阿莱汉德拉雪上加霜，年轻的时候就有点儿愚蠢，现在就更不像话了。因此，我厌倦了，真正厌倦了。她的愚蠢比讨厌的工作更让我讨厌。”

拉蒙竟然为他的保险公司而感到惭愧，这是马约尔始料未及，而且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很不高兴，于是滔滔不绝，就像参加加泰罗尼亚的议会辩论：“我们的公司，是全国最重要的保险公司之一。而且，由于我的努力，当然，更由于你的努力，因为你使它前进了一大步，它很快就和那些从前认为高不可攀的对手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了。你刚才的话像是一派胡言，简直太愚蠢了。我倒想听听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难道你想被任命为某个濒临倒闭的狗屁公司的审计部的副经理吗？回答我，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马约尔想，一切都乱套了。如果说妻子使五十载的夫妻生活毁于一旦，那么他的儿子正在对他毕生的事业做同样的事情：毁掉他费德里哥·马约尔多年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经济王国，使他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他的事业，竟和他的婚姻一样，转眼成了别人随意指摘、谴责的对象。仿佛所有人都想让他明白，无论情感还是事业，他的生活都只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我的家人都成了我的敌人，马约尔想。他径直走向大厅的窗

户，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用力推开窗子，情绪激动，似乎要拿这个动作对儿子发出强烈抗议。儿子三言两语颠覆了他毕生的事业和成就。那天，美丽的巴塞罗那城失眠了，凉风吹来，似燃烧的蜡烛劈啪作响，城市的轮廓异常清晰，宛似新洗的照片。

马约尔陷入沉思，他倚在窗前，无比绝望。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他的世界连同仅存的一点点希望顷刻坍塌。于是，他说：

“好吧，虽然你刚才否定了我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

“我并没有那么说。我只是说我厌倦了办公室，也厌倦了这个家，厌倦了一切……”

“不管怎么样，我对你的看法没有改变。这是我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你是我的长子，我为你感到自豪。我爱你们三个。我甚至爱你愚蠢的弟弟，他一看见死鱼便会晕倒。你瞧，我爱你的弟弟，甚至爱听他说自己前世是亚特兰蒂斯人那样的傻话。而我最爱的还是你，现在依旧如此。”

“我只是情绪低落，这没什么，你别担心。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敢在上班的路上吃早餐了：那天，我在楼下咖啡厅吃早餐，街上人来人往，可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我从没告诉任何人。我听到坐在旁边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如果他可以重新来

过的话，他就……于是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就把一切统统抹掉，我相信那样我就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可更糟的是，又有一天，我在汽车反光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另一件怪事发生了：我居然不愿承认那就是我。那面目太可怕了，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某些野兽……我害怕极了，我该拿这样一张脸怎么办呢……还有一次，我一早起来照镜子，并对自己说，谁要是长着这样一张脸，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连自言自语的权利都不应该有……”

看来，这孩子的情况果真很糟，马约尔想。这时，他听见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超越了前面的汽车。意外的是，马约尔其实并没有为儿子的状况而感到难过。因为，他忘不了儿子对他的羞辱。他居然怀疑马约尔保险公司，否定他的事业，认为它使自己成了精神危机的受害者。马约尔关上窗子，脸上带着些许不屑，对儿子说：

“我帮不了你，你也帮不了我。”

拉蒙似乎还在兴致上，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危机：

“我并不奢望你的理解，我只是想让你了解我的一些想法。比如，很多时候，就像今天，我想把这一天的生活全部抹掉。我已经不相信上帝了。我思考了很久，我已经不相信他的存在了。

对不起，我知道这一定让你烦透了。但是我确实已经不相信上帝了。而且，我希望自己根本不存在，我什么也不想要。”

马约尔想，儿子非但帮不了他，还在一个劲儿地指摘。他居然连不信上帝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说得出来……

谈话到此结束吧，马约尔想，我竭尽毕生精力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把这当成是上帝赋予的使命，而到头来我却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我的一生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现在他们竟然说上帝都不存在了，把上帝也从我这儿夺走了，那可是赋予我全部的上帝啊。就欠把我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了。既然他们把我的一切都否定了，那么我还剩下什么呢？

“我还剩下什么呢？”马约尔问儿子道。

“你说什么？”

马约尔愤怒至极，却努力控制着自己。他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他依然为儿子对家族生意所做的一切贡献而感到自豪，尽管儿子的精神危机让他觉得无法忍受。于是，他走到满心惆怅的儿子身边，颇有点赌气地说：

“我说我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我们的马约尔保险公司总裁陷入精神危机啦。愿上帝保佑他吧。你瞧，我们三句话离不开上帝，那是因为上帝确实存在。再见啦。”

谁都帮不了谁，想想自己宠爱有加的儿子，马约尔这样总结说。谁也帮不了谁，坐在“东方快车”的餐桌前，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窗外，暴风雨愈来愈大，他感到了一丝轻松和满足，或者说，感到有些飘飘然起来（他已经准备喝他的第四杯波尔图酒了），因为过不了多久，雨就会停下来，他又可以安然无恙地走在大街上了。果然，雨慢慢停了下来。酒馆里的客人换了一拨又一拨。眼下，客人当中竟然出现几张顺眼的面孔。一盏预示着希望的路灯在晨曦中慢慢隐退。最后一线灯光在暴风雨过后的黑暗中若隐若现。透过了那破旧不堪的玻璃门窗，最后的灯光照进酒馆，消融在这个神秘豪华列车的餐厅车厢的幻影之中。

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这句话重新开始侵蚀马约尔的思想，使他烦躁不安。你真该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吧。为了逃避它的纠缠，马约尔开始设想他的另一种生活：变成另一个人。既然一切都那么糟糕，与其坐在那儿等待着死神的来临（这已经不那么吸引他了），不如更名换姓，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城市去。在那里，他可以为自己编造一段历史，说自己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做过生意，或者说自己的前半生是一个职业桥牌选手，走遍了世界各地，并且像有的职业桥牌手那样，退休前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他搜肠刮肚，想重新为自己起一个名字，但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决定暂时放弃这种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思考这个问题。他于是问自己，要想成为另一个人，是否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穿着打扮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位已故的朋友，那人邋里邋遢、滑稽可笑。那老兄住在维拉德拉乌^①，他出生在那里，足不出户过了半辈子。有一次，马约尔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位朋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衣衫褴褛：他竟然像乞丐似的穿了一件破烂不堪的红色外套。他对马约尔说，他知道自己衣服很破，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在维拉德拉乌这地方，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话在理。没过多久，马约尔又在巴塞罗那见到了他。当时，这位朋友正在一家电影院门口排队购票，身上还是那件破衣服。朋友告诉他说，他这次出山，是想看看巴塞罗那是否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变化巨大。他还说，他知道自己穿着这件衣服见不得人，但那又怎么样呢？在巴塞罗那他是个陌生人，所以他完全可以享受这种自由。

想到这儿，马约尔毅然决定，如果他真要改名换姓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职业的扑克牌玩家，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他完全可以继续保持现在的穿着习惯，甚至连那条插在上衣口袋

① 维拉德拉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地名。

中的白手绢都无须丢弃，因为那是他高雅整洁的鲜明标志。

然而，他真的想去旅行吗？真的应该去旅行吗？但是，如果他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除了去旅行就别无选择了。应该去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就像特拉德斯建议的那样吗？那么，该去哪个城市呢？他决定再要一杯波尔图酒，然后在没有变成醉鬼之前离开“东方快车”。

于是，他又要了一杯酒，并一口气把它喝光了。然后，他又坐了片刻，因为或许酒能带给他灵感，让他想出一个新名字来。然而，灵感迟迟没有到来。他走到前台，付了酒钱，便出门来到了大街上。雨已经完全停了。马约尔想，他以前是个扑克爱好者，曾经和许多现在不是病死就是自杀了的著名职业扑克玩家同桌竞技。所以对他来说，根据这些名人的经历为自己塑造一个富有沧桑感但却十分有趣的形象并非难事。困难的是，一旦有了新的身份，他就必须放弃他的那些民族主义思想。要知道，人们在一个职业扑克牌玩家身上看到某种民族主义倾向，势必会大惊小怪。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似艰难的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马约尔想起了桑塔加纳在俱乐部讲起的一段关于被迫皈依天主教的西班牙犹太人的故事。那些被迫皈依的人，左手的袖子上

都缝有一个隐蔽的口袋，里面藏着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他们重要的祷告经文，也即他们和上帝交谈的语言。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跪在天主教堂里念天主教经文，但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可以用右手时刻抚摸那本隐秘的犹太教小册子。马约尔心想，虽然为改变身份而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民族主义信仰，却可以在他头脑中的某个隐蔽的处所藏匿起一份民族主义的“祷文”。

大街上，雨已经完全停了。他走在了人群之中。“东方！”他想，自己不刚刚听到过这个词儿吗？他攥紧了拳头，思考着这个令他不解的问题。几乎条件反射，他不由得向东边走去。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向司机抱怨了一番暴风雨给他带来的麻烦，而后说，去东方。司机幽默地问道：“难道您以为我身上带着指南针吗？”

“朝保布雷·瑙乌开吧，那儿就是东方。”

于是，他们穿过了一条条马约尔熟识的街道。但开离了街道规整的市区后，汽车神秘地驶进了那些横七竖八的古怪街道。或许是因为陌生的景色，又或许是因为想不出新名字的烦闷，马约尔觉得比起他熟识的地区来，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怪诞，而且时间好像突然变得缓慢了。这时，他又想起了特拉德斯的话，应该去陌生的地方旅行。

“去东方墓地。”他突然命令司机说，说完，便陷入了童年那些奇怪而又缓慢的日子的回忆中。那时，他是多么喜欢安静啊，喜欢那栗树的树荫，那徐徐的微风，吹拂着父母那间避暑别墅的窗帘和百叶窗，那高高的电视塔，还有那座幸福的小岛。那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天堂般的乐园，而现在他却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去东方墓地。”他说。

他突然不想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后悔了。那太可怕了，尤其是让他藏起民族主义情结太难了。继续保持自己现在的样子其实很好啊：一个身材高大、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个正在去东方墓地的举止优雅的老人。那奇怪的幽默感驰骋着。他想，到底什么发明是人类最轻而易举的呢？他一本正经地笑了笑，对自己说，那就是：天堂。

| 来自坟墓的惊吓 |

胡利安，马约尔桀骜不驯的小儿子，正梦想着自己乘坐一辆幻想的汽车在不同的国家间穿梭，时而在大海上航行，时而遁入太空。那是一辆可以根据驾驶员的意志改变功能的汽车，时而变成舰船，时而变成飞机。这次疯狂的旅行开始于沙漠的一片绿洲，很快便到达了它的终点：一个忧郁而神秘的岛上城市——玄岛。

正当他抬脚踏上岛屿的时候，突然惊醒了。午睡结束了。和平时一样，他不愿迅速睁开眼睛。胡利安经常在画室里过夜或午间小憩，因为他喜欢被自己的画作包围。他是个单身汉，每天在画室中度过，他着魔似的迷恋着自己的艺术。

那天，午睡醒来，胡利安心情很好。他对自己说：“笑一笑

吧，画室里唯一可以活动的家伙。”于是，他笑了，很开心，他喜欢称自己是画室中唯一可以活动的东西。虽然刚才没有来得及走进玄岛那些神秘的小巷去看一看使他感到有些遗憾，但总的来说，他很高兴。他完全没有料到，此刻他的父亲正奔向距离这间位于依卡利亚大街的画室几步之遥的东方墓地。而恰恰就在几天前，父亲因为没有达到目的在这间画室里咒骂了托尔斯泰，之后又恶狠狠地摔门而去。

胡利安根本不可能想到，片刻之后父亲将来到画室附近。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因为他刚刚从梦中不情愿地醒来，甚至还迟迟不愿睁开眼睛，为的就是尽可能晚些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从床上站起来，双目紧闭，伸手摸到个旧脸盆，洗了把脸。画室里并不是没有卫生间，胡利安却喜欢用脸盆洗脸，因为这样他就能幻想自己正身处另一个年代，比如二十年代放荡不羁的巴黎。他故意模仿那个时期的人，把头浸在脸盆中，把自己想象成图卢兹·劳特累克^①。

那天，和往常一样，他紧闭着双眼洗了把脸。他习惯如此。对他来说，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都不为过。他把头倚在脸盆上，想象着下午将要进行的创作。其实，他之所以睡午觉，就是为了

① 图卢兹·劳特累克（1864 - 1901），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画家。

醒来后可以一直闭着眼睛思考接下来的工作：继续创作，或重新开始。

那天，父亲离危险越来越近，而这里胡利安却洋洋得意。和平时一样，胡利安决定闭着眼睛穿衣服，让自己的思绪围绕着将要进行的工作，他假装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灵感。穿好了衣服，他走到镜子前，却依然没有睁开眼睛。他不由自主地想象着自己披上了暖和的鸭绒被。

我是多么富有创造精神啊，胡利安想。但事实上，他的想法并不是什么创意，只不过是一种逃避，一种不愿面对自己的逃避。他，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这点倒是像他父亲，好像和时间有着某种神奇的约定）；他，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一脸稚气，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好像他鼻子和嘴巴出自不同画家之手。

我是多么富有创意啊，胡利安一边闭着眼睛朝画架走过去，一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站在画架前，他用手摸了摸，决定睁开眼睛看一看那幅正期待获得生命的白色画布。在他双眼睁开的一刹那，它该是多么幸福啊，因为它捕获了灵感，他这样想。他望了望画布，对自己说，将梦中的奇异景象——玄港画下来吧。这将是他的梦幻岛屿系列的第一幅作品。那些不存在的、天堂般的

岛屿啊。

胡利安一整天都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惊喜之中。他睁开眼睛，表现得欣喜若狂。这不足为奇，要知道，他认为自己双眼紧闭的过程已经积蓄了很大的能量。快乐感充满了他的全身，他开始窃笑，为每天严格训练自己而感到庆幸。这是他严守的秘密，是他创造优美艺术的秘诀。他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些自欺欺人的话，却不愿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一切创作实际上都来源于他的贪睡。

不，他不愿承认，不敢面对这样的事实，不敢承认他其实是一个被蒙蔽的可怜虫。他不愿承认自己随时都可以睁开眼睛，宁愿一整天都紧闭双眼，也许他真的会这样闭着眼睛过一辈子，就像瞎子站在镜子面前。

自从决定画“玄港”以来，他一整天都很快乐，他高兴得吹起哈瓦那口哨来。当然，如果他知道距离依卡利亚街不远的地方，他父亲刚刚到了东方墓地，正从出租车里下来，也许就高兴不起来了。

马约尔坚定地站在这片圣地前，一动不动，读着那句写给来访者的拉丁铭文：有了信仰，便有了希望。很好，马约尔想。信仰和希望，他觉得这两个词很适合给身心疲惫的自己鼓鼓劲儿，

因为这两样东西恰好是让人活下去的理由。信仰和希望可以帮助他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

他想，命运啊，你应该带人去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啊，而不是到墓地这样寂寥阴沉的地方。命运在这个时候为我指引的方向竟然是墓地，这是多么荒诞啊。然而，如果我没有猜错，不是命运把我带到这个代表死亡的地方。不，不是命运，而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想来看看这久违的地方。这儿长眠着我的父母，我可怜的父母啊。如果我继续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属于我的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也会被埋葬在这里的。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记起了父亲临终的眼神（马约尔继续想）。在诊所里，做完了徒劳的手术，父亲直愣愣地望着我，仿佛我是他的镜子，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他生前总是希望我成为他的翻版，希望我什么都像他。他看着我，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我的脸上寻找自己的模样。突然，他的目光穿透了我，把我变成了透明人。在他的穿透中，我仿佛变成了空洞的躯壳，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他的眼睛、他的声音、他的骨骼、他那躁动的沉默，还有他锁进眼帘的眼神。

马约尔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墓地的门口，久久地凝视着一尊指向圣地的雕像。那是一尊天使像。金黄色卷发的天使正坚定地吹

响那象征着生命复活的号角。马约尔眨了一下眼睛，从天使身上缓缓地移开他那严肃的目光。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父亲是多么令我害怕啊，可他本质上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虔诚的基督徒和最彻底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我们俩总是很相像，尽管我对宗教没有他那么虔诚。但我仍算得上是信徒，尽管很久以来都没有去教堂参加礼拜了。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很不高兴。想到他会不高兴，我是多么难过啊。不过我想，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看见我来到墓地并正准备为他们祈祷，都会很开心的。真希望两位可怜的老人还活着，真希望他们能够安慰我，帮助他们这个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并身处绝境的孩子。

马约尔一动不动，神色凝重地站在墓地入口。他想起了童年时代父母带他和弟弟去照相馆拍照的情景。之后不到一年，弟弟就夭折了。那是一家很不错的照相馆。在那个年代，能在这样的照相馆拍照代表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品味。七岁的马约尔，上身穿着蓝色的学生服，里面是深色衬衫，还打着领结，下身穿着短裤和过膝的长袜，半只手笨拙地插在上衣口袋里。

马约尔终于放弃了先前的姿势，略显笨拙地试着把左手插进

了衣兜。七十年前站在摄影师面前，他做过这个动作，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七十年啊。他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天已经又阴了下来，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马约尔向前几步，进了墓地。可没走几步，他被又一尊天使雕像的美丽惊呆了。不同于第一位天使的坚定，这位天使显得疲惫不堪，她绝望地，又或许是懒洋洋地，吹着一支绿色的号角，那号角好像马上都要掉到她的膝盖上似的。

马约尔想，胡利娅把我赶了出来，使我就像这天使一样疲惫不堪。当然，祸兮福所倚。自从她把我赶出来，我的思想复苏了，我又开始思考了，否则我还一直沉醉在家里，看她整天忙于剥豌豆的甜蜜而温暖的神情。可怜的女人啊。不管她怎样对我，我都没有嗔怪过她，相反，我仍然爱她。其实，她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小忙，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合时宜的人。这就是我。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头儿。

我喜欢在墓地里徘徊，流浪。事实上，我喜欢这种活着感受死亡的感觉，令人激动而又有些彷徨，“不合时宜”的马约尔自言自语。他继续往前走，不时地读一读两旁的碑文。阿古特家族，彭萨家族，弗雷诺·蒂亚斯家族，安德鲁家族，巴特拉·博那特家族……他在一块墓碑前停顿下来，因为上面记载着 1821

年巴塞罗那那场夺去了很多人生命的残酷的黄热病。驻足片刻，他又继续向前。随后，他来到了这片墓地的最早的墓碑前。“此处安息着拉蒙·罗萨斯·萨拉德里加，”他读着碑文，“葬于1820年7月10日。”他想，这墓碑下面安息着的人比我还老呢，这样看来，我还算年轻啊。

这使得马约尔精神倍增。这时，他居然又碰到了一位比拉蒙·罗萨斯·萨拉德里加死得还早的人。“此处安息着塞巴斯蒂安·维达尔·奥莱尔先生，葬于1819年4月10日。”这让马约尔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多年前在维拉德劳郊外看见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正躺在一个石灰坑里休息，浑身上下都是灰浆。除了老人的样子，他更清晰地记得别人对那位老人的评价，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他喜欢来这儿休息。”

老人们是多么奇怪啊，马约尔一边想，一边看着四周的墓穴，想找到一个比塞巴斯蒂安·维达尔·奥莱尔更古老、更早死的人。这时，他看见了诗人玛里亚·玛南特^①的新坟。他决定记住这个名字，以便回去后说给他的儿子胡利安听。他想，那个胆大妄为的小子居然敢指责我，说我有天赋却没有文化、没有学识。于是，就在这一刻，仅仅是这一刻，他萌生了去看看他的儿

^① 玛里亚·玛南特（1898-1988），西班牙当代诗人。

子的想法。他对自己说，我离他的画室只有几步之遥，再说，一位父亲，只要他愿意，他始终拥有看望儿子的权利。那天争吵之后，混小子一定认为我再也不敢去看他了。那么，好吧。我就让傻小子吓一大跳，吓死他，要知道，这可是来自坟墓的惊吓。他就欠这个，这样他就长记性了。到时我会说，嗨，我来看看你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我会双手叉腰，摆出一副要挑战全世界的样子，这种姿态一定会把胡利安那小子完全击溃，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太棒了，”马约尔自言自语道，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我还是有事可做的嘛，这真是太好了。我要去我那有文化、有学识的儿子的工作室，吓他一大跳，把他吓得半死，就像他小时候被我惊吓那样。”

几秒钟的时间，马约尔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一种神经质的父亲特有的权力和威严感贯注了他的全身，使他来到父母的墓时（终有一天这里也将成为他的坟墓）竟兀自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变得傲慢起来。

“喂，你就在这儿啊，坟墓兄弟，你在这儿等着我呢，”马约尔大声说，就像是在诅咒，“看上去，你好像已经厌倦了我那死去的双亲，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不久以后，我就会发现你那

些深藏不露的秘密啦。”

然而，他差点儿摔倒在地。他一激灵回到了现实。他红着脸，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是墓地唯一的来访者。远处，有几名工人在修建新坟。他突然感到冷风袭来，似乎一场大雨又要来临。他把风衣的领子竖起来，盖住了脖子。这时，他发现马约尔家族的墓碑前生长着几根野草和几枝已经凋谢了的玫瑰。显然，这块墓地已经很久无人照看了，尽管他确实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他可怜的父母，惦记着两位亲切却已经消失在神秘的时间长河中的老人，两位养育了他、并让他感受了存在的人。而存在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就是感受到意识的美妙和可怕。

正当马约尔思念着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胡利安也思绪万千，尽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父母的存在。胡利安出神地盯着空白的画布，不知道如何下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玄港”的细节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他发现，除了这个题目，别的都处于云山雾罩的梦幻之中，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从头开始编造“玄港”。他感到一阵茫然，唯一明确的就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创作像德基里柯^①的作品。由于迟迟不能下笔，他最终撒下画布，去房间的另一头抽烟去了。他把头探出窗外，窗子正对着邻

① 乔治·德基里柯（1888-1978），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

居的院子，于是从邻家的收音机里传来一首吟咏蓝天白云的爱情歌曲。他突然觉得这首歌意外地给了他灵感：“玄港”的主色调应该是蓝色的。但他还得解决剩下的问题，构想它的细节。为了不让自己泄气，他幻想着某大报记者正在对他进行采访，在对话中他含糊其辞，遮遮掩掩，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他崇高艺术的秘诀，他创作的力量源泉：这一切都来自他阖眼睡眠的幻觉和梦境。

“揭开秘密的时刻到啦，”他对一位幻想中的记者说，“是时候告诉大家我最近几幅作品的灵感来源了。每次我熟睡的时候，在我的内心里都会产生某种力量。当我醒来时，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于是我看见，比如说这次，看见了一个神奇的画面，它活灵活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

然而，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此时此刻所希望的。但一切恰好相反，他一丁点儿也看不到未来作品的影子，他所看见的只不过是一点点模糊的概念，除此之外，他完全想象不出“玄港”是个什么样子。最糟糕的是，他越想集中精力幻想他的“玄港”，就越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别的画面，比如想到一条苍白弯曲、空空荡荡的小舟，舟上有一只雪白的蛋，蛋里面有一个斑点在闪闪发光。他很快看出这其实不是一只蛋，而是一个球，或一只眼，

甚至他自己的一只眼睛。是他的左眼，不，是右眼。不，还是左眼。他越来越不确定。他走到厨房，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这时，他决定把这只小舟画入“玄港”。你瞧，他对自己说，何必那么快就绝望呢？

就这样，胡利安一下子从一团乱麻中找到了出路，“玄港”即将诞生。可当他再次面对空白的画布时，又立刻发现自己还是不知道从何下笔。从湛蓝的天空开始吗？还是从那条半截驶入海水的小舟开始呢？可是，没有港口，天空和小舟都没有意义！他尽最后的努力去想象港口的样子，可唯一想起的却是零零星星的记忆，它们就像一架架飞机，正雨点般地滑过湛蓝的天空。于是他安慰自己说，今天不适合创作，不过这没什么，因为没有人会知道。

当胡利安这样安慰自己的时候，他的父亲正缓缓地走在墓地尽头那些豪华的坟墓之间。那是巴塞罗那的贵族坟墓，样式奇特，而且墓碑上镌刻着共济会^①的神秘标志。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他从未注意过这些只有在巴塞罗那上流社会的墓碑上才能见到的奇特符号），但同时却延缓了他的步履。大雨就要来临，他的

^① 共济会，其起源目前并没有确定的说法，近代的共济会成立于18世纪的英国，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及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组织。

目光却久久停留在这些神秘的符号上。

这些坟墓上的符号最终使他想起了一位朋友，安东尼奥·赫利。很多人只知道他的绰号：“法国人”。他是一位职业扑克牌玩家，是铁杆共济会成员，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节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马约尔和他一起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比如，他们曾在马德里和贝隆^①将军同桌竞技，使这位将军在“铁门”^②的那个难忘的夜晚成为了他们的手下败将。他们和劳拉·弗洛雷斯^③跳过舞，当时她还是足球运动员拜奥斯卡^④的未婚妻。马约尔和安东尼奥·赫利还共同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夜晚。那一晚，赫利赢光了一位朋友所有的积蓄，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位朋友很冲动，为了挽回一点损失竟孤注一掷，押上了他在拉耶塔那街的裁缝店，而最终还是输掉了它。于是，赫利成了那家裁缝店的主人。他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比赛的规则不允许他因为同情朋友而把赢来的东西还给别人。之后几年，他常常带孩子们去那家裁缝店做衣服，却从没说出它的归属，因为他为此感到羞

① 胡安·多明哥·贝隆（1895 - 1974），阿根廷政治军事家，曾于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两次当选阿根廷总统。

② “铁门”（Puerta de Hierro），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内。

③ 劳拉·弗洛雷斯（1958 - ），西班牙著名歌手，演员。

④ 古斯塔沃·拜奥斯卡（1928 - ），西班牙50年代足球明星。

愧。这让他那几个反叛的孩子更不理解他了，因为他们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顾他们的反对，硬要逼着他们在那家老式的裁缝店做衣服，让他们成为年轻人的笑柄。

马约尔对自己说，我知道那么多安东尼奥·赫利的事儿，很了解他的世界，所以我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他。可是，我既不喜欢让自己叫安东尼奥·赫利，更不喜欢被人叫做“法国人”。我在这墓地里感觉挺好，而且一会儿还要把我们家的那位艺术家吓个半死。妻子瞧不起我，但这可怜的女人也许有她的道理。大儿子说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一项愚蠢的事业上了，也许他也有点儿道理。我看，暴风雨很快就又要来了，但即使这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巴塞罗那，也不会比我的经历更悲壮呢：我情场失意，商场也失意，白白耗尽了自己的一生，是个多么苦命的老头儿啊。这就是他们使我明白的道理。我不怪他们，因为我爱他们，或许他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家都知道，事实总是最残酷的。我原谅他们，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坚强的人，我可以承受一切，而且我爱他们。我可以忍受一切，但唯独不能忍受的是胡利安假借称赞我天生聪慧，来讽刺我后天无知和没有文化，说我没读过书。或许这傻小子是读了点儿书，有大学文凭，凭着上帝赐给他的那点儿天赋搞什么创作，但他不明白这一切根本不能证明他比我更了解这

个世界，不能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更睿智或站得更高。我甚至后悔给这个浮躁狂妄的小子付学费让他读书。这个该死的劣等画家简直快把我气疯了。他读过书丝毫没有在他身上产生益处。不像我，不像我们这些敏感睿智的人，总能从书中、从博物馆受益匪浅。他学习、读书、参观博物馆，但事实说明并没从中学到什么。

马约尔越想越恼火。但同时又获得了某种轻松感，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要知道，他最近遇到了那么多的烦心事，有那么多怒火需要发泄。心情平静下来后，他逐渐被墓地忧伤的气氛所感染。他坐在波奇家族的墓地上，仰望天空，眼看大雨又要来临。这时，发生了一件他久久不能释怀的事情。他仿佛听见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在身后响起。起初，他没有在意。但这声音越来越响了，还夹杂着轻微的劈啪声。他有些害怕了。之后，又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叹息，他更加害怕了。这叹息声有可能来自于风，但也有可能来自于人。他看了看四周，发现空无一人。于是他又看了看远处的工匠。他发现他们所有人都在注视他。让他更为吃惊的是，他竟在他们中看到了那个“法国人”安东尼奥·赫利的身影。

就在这一瞬间，风停了。在墓地的一片寂静中，他仿佛又听

到了一阵轻得不能再轻的喘息声。他站了起来，决定结束这次墓地之行。对马约尔来说，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带着一颗强烈的复仇心去依卡利亚大街，去画家那里，并对他说：“嗨，我来看看你不画画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或者：“嗨，小子，我想看看你的学识和文化对你都产生了什么作用。”

来到依卡利亚大街，马约尔试图忘掉那个安东尼奥·赫利的幽灵。他把目光转向所有过往的行人。显然，由于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行色匆匆。他觉得自己目光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出奇地丑陋和恐怖，好像刚从阴曹地府里出来的。这让马约尔甚是愤慨，简直恨不得从他们每人身上抢点儿什么。

他忘掉了刚才的计划，悄悄地走近那些路人。他们脚步轻盈，还不时地和旁边的人说着话。马约尔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神秘对话，比如“他还没给我孩子的赡养费呢”。

他靠近一对恋人，他觉得那男子好像在哭泣，而女子却说：“最终的结果只有痛苦。”

“我最后说一遍，”他又听见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说，“我不想再重复了。如果要进去的人是你爸爸，那就让他进去好了。你听见没有？就让他进去好了。”

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啊，马约尔想。

“我很容易让人生气。”这时，他又听见一个身着丧服的女人说。而她的女同伴却说：“我可从来没有失去自控。”

“我却很容易生气。”几分钟后，马约尔对一个坐在他儿子的房门口的小姑娘说。他觉得这个小姑娘挡住了大门。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不一会儿，马约尔全身湿透。“快让开，”他冲着小姑娘嚷道，想吓唬她一下，“我可是从坟墓走出来的。”

可小姑娘一点都不害怕，她只是说：

“你是坏人，是个大坏蛋，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全身湿漉漉的，老爷爷。”

“爷爷”一词让他极为反感，他可是很像乔治·桑德斯的啊。

“赶快让开，小讨厌鬼。”他说着便硬闯了过去，几乎将小姑娘揉倒在地。这时，他发现她其实站在大街上，离大门有不少距离呢。可是，她挡住了他的去路。他随便按了一个房间号。里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啊？”

“商务信件。”他回答说。

在笑声中，那个女人为他打开了大门。

小姑娘的哭声渐渐远去。他上了三楼，按响了儿子画室的门

铃。此刻，如果能让儿子开门时电闪雷鸣，震得窗子铮铮作响，让儿子看见他像鬼魂一样地站在门口，准会吓个半死。他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但是，雷电不肯合作，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儿子开了门，看见父亲神情恍惚，全身湿透，只是说了声：

“天啊，能告诉我吗，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可从来不敢跟我的父亲这样说话。”

“好，但是你能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吗？”

“从安东尼奥·赫利，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坟墓那儿来。”

“别耍我了。得了，在你得肺炎之前赶快进来吧。”

“我才不怕得肺炎呢。”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怕得肺炎。到头来，所有结果都只有痛苦。”

大街上，小姑娘不再哭泣，仿佛她听到父子的对话。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胡利安又问道。

“我说，而且只说一遍，不想重复：就让你的父亲进来吧。”

| 金·诺瓦克^① |

一个小时后，马约尔走在里维拉大街上，手上举着一把儿子借给他的价值七美元的红伞，它是胡利安在旧金山买的。

据我所知（我知道的可多呢）雨比一个小时前小多了，街上的行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在儿子面前彻底发泄了一通后，马约尔觉得平静了一些，不再觉得别人个个都面目狰狞了。他心不在焉地走着，回想刚才和儿子的报复性会面，他对儿子说他想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会如何为自己着想》。毫无疑问，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还为儿子说他没有文化而生

① 金·诺瓦克，美国 50 年代著名影星，主要代表作有《欢喜冤家》、《金臂人》、《狂恋》、《迷魂记》、《夺情记》、《臭名昭著的妇人》、《银行大劫案》等。

气。即使没有生气，这会儿他也会这么想，因为他这多半是为了排解他十四岁才开始上小学这个事实给他带来的自卑感（人没有必要学习科学文化，没有必要精通那些迟早都要忘却的知识，至少人死的时候必然会忘记这一切）。

那天，在儿子面前，马约尔重申了自己信奉的这条准则。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不相信医学。他确信（他总是这样对自己的想法确信不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事物。在任何时候，真正博学的、受人敬重的人应该是那些了解生活规律的实实在在的人。

只有生活才是硬道理，能真正教会人一些东西。走在里维拉街区上，手里拿着七美元的雨伞，马约尔这样想。他以前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以后也会一直这么想，他自言自语道。那天，他心不在焉地走在巴塞罗那城南的大街上，却不时地看看街上的过往行人。

走在大街上，忽然（现代生活中，大街总是发生偶然事件的理想场所）在通往博尔内大道的一条窄巷上，马约尔遇到了一位身材高挑的中年妇女。她从头到脚都穿着肃穆的黑色丧服，连手中的雨伞都是黑色的。这位身穿老式丧服的妇人一下子便吸引住了马约尔。瞬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居然爱上了

这位女士。他和她擦肩而过。片刻之后，他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这并没有阻止马约尔爱上她，因为他想：爱情有时就是一瞬间的事，只需要一瞬间，一位陌生人和我们擦肩而过，一个眼神的交流，便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份情感。

不管怎么样，马约尔想，我将永远爱着这位身穿古老丧服的女人。她身上带有的某种瞬间的美丽。可是，我的家人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然而，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的看法呢？他们想毁了我，无缘无故地把我丢进这沼泽般的窘境。在他们眼里，五十年的感情都不算什么，我的事业也只是一堆垃圾，或者我只是个拥有万贯家财的粗人……可是，我的家人到底会怎么看呢？哼，不管怎样，我总有办法对付一切。现在我恋爱了，让他们恼火去吧。我要不是个无动于衷的感情白痴，就该立刻去更改我的遗嘱，让那位服丧的女人成为我的唯一继承人。

就这样，尽管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从来不会联想到文学），自己正在把那位偶然邂逅的女人当成了自己的杜西内娅^①。他继续向前，不一会儿，到了博尔内大街的尽头，他把目光停留在仰望天空的盲人身上。他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看这个盲

^① 杜西内娅，塞万提斯所著《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假想的情人。

人，遂自问道，这个人正在云彩里寻找些什么呢？而后，他又自言自语道：“就在一个小时前，我处在完全的绝望和迷茫之中，不是还有人对我说等他到了我的年纪，就去参加激进党吗？不是还有人说等他老了一定会积极生活吗？我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对，绝不能和那些退休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绝不去玩多米诺骨牌（我玩的可是扑克牌），绝不望着云彩或瓦伦西亚上空的月亮发呆，绝不无所事事地等待死亡。说到死亡，我刚和它见过面。只有让生活充实起来，才有意义。也许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要让自己这最后一段人生旅途变得更加充实、精彩。

居然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够充实，这似乎不像马约尔的一贯想法，但这其实不过是马约尔的谦虚罢了。若要他再谦虚些，他恐怕就做不到了，总不能让他说自己生活得很平庸吧。其实，在马约尔身上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的品格。这一点他自己可完全没有意识到。比起那些“虚心”来，这些矛盾可要复杂多了：他是一个天主教信徒，但从不祈祷；是个出色的商人，但对竞争对手缺乏起码的同情；是个扑克牌玩家，却没有缜密的思维；是个诚实的加泰罗尼亚的前议员……

那么，我到底有什么出路呢？马约尔继续思忖着。我不是那

种靠和老朋友们聚聚、发发牢骚、在唉声叹气之中了却残生的人吧，何况那些人也算不得什么朋友。

到此为止吧，马约尔对自己说，绝望的闲逛到此结束。不敢回家、害怕胡利娅责难……到此为止。我很清楚，而且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哲学家。难道现在站在这里，全部智慧被激发出来的人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吗？我可能从未读完一本哲学著作，我也不需要读，可我仍然自认为是个哲学家。正如我对胡利安说的：人应该学会为自己着想。我现在的想法已经很明确：我应该回到积极乐观的生活中去，不再想象死亡和诸如此类的无谓。

他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个年轻人，不经意回到了早已逝去的那个年代。那时，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他不得不辍学当红十字志愿者，他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收拾那些女孩子的尸体。

如果有一天，他接着想，再让我看见胡利安那种傲慢的样子，我就会出其不意吓他个半死，告诉他我恋爱了。他会惊讶地问我：她是谁？因为他会担心他的遗产。我就告诉他，是我在里维拉街碰见的一个女人，她对我很殷勤，甚至为我穿上了丧服。我就这么对他说，让我们这位大艺术家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能够恋爱，能够重生，获得崭新的视野、崭新的幸福，回到他最美好的时光，回到对一切感到好奇和惊喜的时

代。难道不是这样吗？

想到这儿，马约尔感到自己仿佛彷徨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现实之间：绝望和喜悦。他知道人最终不免一死。想到这个，加上妻子对他的不公平待遇，他感到了绝望。而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已经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早就该死了，但现在却活得好好的，这让他感到喜悦，甚至让他为自己找了一位杜西内娅。事实上，这种绝望与喜悦的斗争一直以来都是马约尔生活的核心。

走过圣玛利亚教堂边上的一家酒馆，马约尔觉得有人提到了波尔图。波尔图！是自己听到的呢？还是突发奇想？他没再多想，便进了阿尔根特拉街的一家旅行社，订了一张三天后飞往波尔图的机票。

半小时后，他做贼似的溜进了自己家。他蹑手蹑脚，小心谨慎，因为谁知道等待他的是一个亲吻还是一颗炸弹呢。不管怎样，他做好了两手准备，尤其是做好了接收炸弹的准备。很可能等待他的是一颗高威力的炸弹，很可能妻子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八百遍：不想在这里再见到他，说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还像个幽灵似的在家里游荡，说她命令他走人并一次性搬走那些属于他的破烂和私人物品。

马约尔盼着她把连珠炮似的愤怒发泄完毕，然后对她说：亲

爱的，三天后，我就要去波尔图生活了。为了开始我的新生，我只需要再处理一下银行方面的事宜，再从这个家里拿几件重要的东西，一些真正的必需品，就可以啦。还有，你就当我一去不复返好了，就当我已经死了，就像那些可怜的流亡者死在异国他乡一样。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现在你称心如意了。我死啦，你看看我，我已经死啦。你高兴了吧？

他进了屋，发现胡利娅不在家。他舒了一口气。他穿着胡利安给他的干衣服，一套二十年前在柏林买的蓝色西服。他觉得，或许这身衣服会让他显得更年轻一些，这对他将是十分有利的（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决定穿着它直到妻子回来。

他坐在那张五年来一直钟爱的扶手椅上，开始读一封来自纽约的信。信是他从邻居家的邮筒里偷来的，信封上盖着宾夕法尼亚酒店的印章。信中的愉快语调简直就像《光荣颂》^① 一样。

哆，咪，咪，发，嗖，马约尔读着信：昨天晚上我去看歌剧了，终于小心翼翼地品尝了幸福的滋味。那可是梅德波利坦街的罗西尼歌剧院啊！墙上挂着夏加尔^②的壁画，穹顶是镀金的。幕间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坐在长沙发上，还可以喝到鸡尾酒。剧

① 《光荣颂》，天主教弥撒经文之一。

② 马克·夏加尔（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院外停着的都是白色的豪华轿车，里面还坐着身穿黑色制服的司机。然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这座城市里到处乱跑，踏着坑坑洼洼的路面。但我的心情很平静，戴着我的那副破手套，把头和脸还有脖子都裹在一条黑色旧围巾里。再见吧，吻你。

或许是因为信中提到了黑色围巾，马约尔觉得这封信正是里维拉街上的那个丧服女人的手笔。马约尔这样想，也许是因为围巾的颜色，也许是因为信中的年轻的口吻，那信就像马约尔身上穿着这件蓝色西服一样光彩绚丽。破了洞的手套，马约尔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显得十分高兴。收到这样一封信，他感到很骄傲。他对自己说，这样的信竟让我给拿到了，也只有我才配收到这封信。

他从那张钟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波尔图酒。不一会儿，他产生了一种童年时期才有的奇怪想法，把那把七美元的红伞掰成两半。他对自己说，这也许是我重新振作起来的一种好方法。但最终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破坏本能。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波尔图酒，便开始细细回想刚才到依卡利亚大街天才儿子的画室的情形。他想起自己曾一边佯装不愿走进儿子的工作室，一边却不停地唠叨：要是一会儿进去以后我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就会全力以赴、毫不留情地去报复胡利

安，谁叫他说我没有文化、说我不学无术呢。还有，更过分的是，他竟然认为自己比我强。

显然，儿子的指责对马约尔触动很深，甚至比妻子让他离开他们共同生活的房子还要严重。虽然胡利安肯定不是故意的，但他触到了父亲的痛处，击中了他的要害，即那个被一些医生称为实质性创伤的地方。那就是：马约尔由于战争，不得不辍了学。学业的中断使得他不得不随波逐流。他常常觉得自己不如许多同时代人，因为他们战后又回到了学校，取得了可资炫耀的大学文凭。和他们相比，马约尔只能靠自己的商业天分打拼天下。

“行啦，别说傻话啦，赶快进来吧。”见马约尔在门口犹豫，胡利安对他说，“等你得上肺炎就麻烦啦。脱掉衣服，我给你找一身。不管怎么样，咱俩尺码一样。来吧，进来。”

马约尔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他合上拳头，挥了挥，做好了报仇的准备。

“你就差让我在你的画室里脱光衣服啦。”马约尔说，“这显然是在侵犯一位父亲的尊严。”

“我只是说让你进来，你浑身都湿透了，会得肺炎的。”

“我想知道，想象力丰富的画家是怎么看待尊严的？我们著名的画家又是怎么把它体现在绘画中的？”

“我的尊严像火柴一样。”胡利安回答说，他的能言善辩令马约尔一时乱了方寸。不一会儿，马约尔反应过来，继而借讥嘲以保护自己：

“我的儿子多么聪敏啊，他的想象力多么神奇啊。尊严像火柴一样……”

于是，胡利安向他解释说，火柴是很伟大的，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温暖，而这正是自己想给予父亲的，让他进来，换换衣服，暖和暖和。

围绕着火柴的尊严，两人进行了荒谬的辩论。最后，马约尔终于进了画室。不管怎么样，当时的状况确实危及他的健康了，再说，他原本就是到这里来的啊。在一扇屏风后面，他慢慢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用胡利安递给他的浴巾围在身上，这时，胡利安说自己回房间去给他找身衣服。

拿着那身蓝色衣服回来，胡利安突然想到并说出了这样一句很不适时

的话：“你一定想不到你披着这条毯子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谁。”

马约尔担心儿子会让自己更难堪，拒绝听他说下去。

“你让我想起了金·诺瓦克。”儿子对他说，“不知道你现在

眼前是不是出现了《迷魂记》里的那一幕，詹姆斯·史都华^①在他那旧金山的公寓里正要……”

房子的地基震动了一下。被推倒在门口的小姑娘早就停止了哭声。

“我让你想起了金·诺瓦克！”马约尔叫嚷道，“金·诺瓦克！够了！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吧！”

“求你了，爸爸，没那么严重吧。”

“我们的画家先生说我让他想起了金·诺瓦克！你简直中了电影的邪了，得了电影狂想症，怎么说来着？总之，你根本不懂得生活是什么，你整天就像生活在泡沫当中，真叫我痛心，简直就是一只可怜的电影仓库里的老鼠，图书馆里的蛀虫……管你是什么呢？！总之，你就是个讨厌的人！整天把自己封闭在这间工作室里。你连弥撒的一半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爸爸来看你，你竟然以为是金·诺瓦克！你和真实的世界没有最起码的接触。金·诺瓦克！我早晚有一天得把你关进精神病院里去！”

马约尔趁这个机会把这些日子积蓄的怒火一股脑儿发泄在儿子身上。

^① 詹姆斯·史都华（1908 - 1997），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迷魂记》中饰男主角。

其实，简而言之，马约尔想告诉胡利安，所谓的艺术其实都是骗人的，美的唯一源泉在于行动；艺术的真谛是做，而不是想。只有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全是病态的表现。什么电影啊，书籍啊，绘画啊，交响乐啊……全都是对生活的劣质模仿罢了。

“得了，”胡利安说，“你到底穿还是不穿？这是我在二十年前在柏林买的。是那时最时髦的款式。你试试吧，说不定还能让你显得年轻几岁呢。”

“你简直是疯了，”马约尔继续说，“你把这间工作室当成裁缝铺的试衣间啦。真是疯了！哦，还有一件事，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那就是：你把艺术当成避难所，完全是为了逃避你的人生挫败……”

胡利安劝他停止对艺术无耻的谩骂。于是，马约尔试图重新回到关于火柴的讨论上来。但儿子拒绝参与这样的争论。马约尔穿上了那身蓝色套装，正想照照镜子，但站错了地方，因为眼前是儿子那块用来画“玄港”的空白画布。他儿子知道他弄错了，便亲切地告诉他镜子在浴室里。

“谁又说不是啦?!”马约尔不高兴地说，“我得瞧瞧你把酒瓶藏在哪儿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酒鬼。是时候告诉你

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把你的酒瘾给戒了。我敢肯定你酗酒是因为缺乏自信，也因为你大把大把的时间。你没有女人，整天把自己关在这间画室里。你不可能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都画画。我敢肯定，你不画画的时候，就抱着个酒瓶子，然后苦思冥想，只为能想出一幅画的名字。我从你的那些朋友们那里得知，你喝起酒来简直凶得像哥萨克人^①一样。我这次来，为的就是要让你彻底戒酒。”

“我一辈子只喝醉过两三次，而且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简直是无稽之谈。有时，为了作画我喝点酒，刺激一下，仅此而已。那完全是因为创作并非易事……”

胡利安决定对父亲宽容一些，决定不再小觑他，也不再以天才自诩，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这位来访者怒火中烧。于是，胡利安采取了一些退让策略。他开始向父亲解释艺术创作的艰辛，还向父亲解释了有关“玄港”的梦境，甚至描述了几分钟前他如何从床上起来，如何一直紧闭着双眼想象着自己披上了鸭绒被，如何安慰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如何嘴里吹着哈瓦那口

^① 哥萨克人：历史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一些人群的总称。好酗酒，尚勇武，善骑射，轻生死。

哨高兴地决定创作“玄港”……但之后又如何突然变得复杂起来……

为了赢得父亲的理解，他详细地描述了每位艺术家都必须经历的重重困难，说自己也不能逃脱这种戏剧性的规则。他告诉父亲，当一个人青年时期开始画画时，他便必须通过画笔创造一切，一切都需要学习，但可以享受其中的乐趣。每位画家都知道，只要自己好好做事，那么他的风格和绘画技巧便一定可以获得认可。

“像我这样的乡巴佬也可以吗？”马约尔问道。

“但随着人慢慢变老，事情就改变了。”胡利安佯装没有听见父亲的话，接着说，“人一旦变老，便总想重复过去，但实际上过去是无法重演的，于是一切都会走形，结果总是和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南辕北辙。有时候我想，恰恰应该彻底放弃过去，重要的是不能重复、不能僵化，但想要避免过去、避免僵化又谈何容易。”

“所以你就酗酒。”马约尔说。他知道儿子和自己大谈艺术是故意误导他。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呢，我不喝酒！这你心里清楚，我根本不喝酒。”

“为了艺术你就酗酒。”马约尔重复道，虽然心里明明知道儿子确实不喝酒，“你总是说些蠢话，比如你说自己见到死鱼就受不了，说自己曾经生活在亚特兰蒂斯。让你的蠢话见鬼去吧！简直愚蠢之极，而你却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蠢话。我猜，这是为了让我相信你是达利第二吧。一派胡言！总有一天你会称金·诺瓦克也是亚特兰蒂斯人呢。你什么话说不出来啊？！你应该接受人性化教育。下到地铁里去，或公共汽车上去，学着让自己到正常人中间去，而不是和那些变态的艺术家混在一起。到简单一点儿的人群中间去，就像我这辈子所做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才能使你有机会成为一位可以任意指摘父亲为文盲的知识分子。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派一名私家侦探来控制你的行动，他会调查这儿附近的所有餐馆、酒吧。如果让我知道你为了成为艺术家而酗酒，我会一脚把你踢到亚特兰蒂斯去。听明白了吗？还需要我换种方式再说一遍吗？”

“好吧，说实话，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换句话说，你究竟为什么又来打扰我的工作？你的布道已经结束了吧？我没有酗酒，我的时间都用来画画了，这就是全部事实。说真的，我已经没有兴趣让你用这么荒唐的方式继续折磨我了。说出你的目的

吧，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的话！我会跟妈妈谈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但现在，请你让我安静地工作。”

“一把雨伞，”马约尔说，“给我一把雨伞，然后我就走。给我一把雨伞，我就离开这儿，让你独自想想。你跟我作对，是因为你对自己缺乏信心。”

“我不会比你更不自信。你难道没看见你穿着这身衣服的滑稽样吗？”

“这身衣服滑稽是因为它是你的。我穿着它很自信。你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吗？”

“听着，”胡利安一边递上那把在旧金山花七美元买来的雨伞，一边说，“我想让你知道……”

“闭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马约尔说着，径直朝大门走去，手里拿着雨伞，身上穿着那套柏林产的蓝色衣服。没过多久，他穿着这身衣服，在喝完了第三杯波尔图之后，在自己家中，在那把用了大半辈子的靠背椅上睡着了。他又一次梦见了他从一家偷住了许多年的酒店里逃出来。醒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了。妻子没有出现。他怀疑地站在镜子前面照了照，仿佛看见了年轻时代的乔治·桑德斯。他对自己的模样感到满意：有一些改变，有点儿滑稽，但不管怎么说，年轻了许多。同时，能在自

己家里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且听不到妻子的责备，也是件令他开心满意的事儿。

“对了，”他自言自语，“这么晚她会到哪里去呢？她已经开始放纵自己了吗？是不是认识了哪位刚从收容所里出来的糟老头子？即便如此，也没关系。嫉妒不会要了我的命，说不定我会因此要了她的命呢！不过，我倒是但愿她有个情人，那样我就彻底自由了。”

他回到了椅子上，重新翻了一遍当天的报纸。在这之前，他一直反复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没来得及读一读他订的那些报纸呢。他花了好一会儿认真翻阅了当天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新闻。中央政府某位部长的一则声明激怒了他。和往常遇到这类事情一样，马约尔从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坚定不移、甚至极端凶残的独立分子。

他取出便签纸，记下了他认为应该提醒自己的一些事：“到了波尔图，假如我决定在那里生活，那么安顿好以后，得变更那三份报纸的投递地址。”

远离故土，我将怎么实现我作为一位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呢？他自问道。然后，他回答自己说，那时我将满怀思乡之情，这将会让民族主义情感有增无减。肯定是这样的。

他的幽默感一发而不可收，他对自己说：事实上，我的妻子无意中犯了个大错误，她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亡政治家啦。

然而，这幽默（略带苦涩的幽默）有点像自嘲。紧接着是关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及所属党派等等的一连串思考。事实上，如果对自己诚实一点的话，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党派中处境尴尬，而且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他在党内的政治伙伴都已经去世，而且在他辞去最后一个可资炫耀的职务之后，党内那初生牛犊般的年轻人频频升迁，势如破竹，他们竭尽所能并成功地将他孤立了。很久以来，他觉得自己成了大小会议的摆设。想当初，他的发言可是振聋发聩的。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游离于党派了。当然，话说回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唯有那些民族主义思想仍把他和那个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其余的早就消失殆尽。家庭、俱乐部、政党都一样，他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孤独感。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即便妻子心血来潮将他置于如此窘境，他也绝对不可能想到什么友善的词汇来描述他和同志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想到这里，马约尔听见楼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想，大概是妻子回来了。但结果是楼下的邻居来询问胡利娅的情况。马约

尔用几近粗鲁的口吻打发了她，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一则消息让他极为不快：一位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就马约尔所在党的一项非常规预算经费横加指责。若干年以来，马约尔憎恨社会主义，因为这些人在内战期间无一例外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巴塞罗那炮声乍起，马约尔年仅十四。他当时还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护秩序的单纯少年。那时，他相信佛朗哥的军队能重建秩序。国民军进入巴城后，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举行的那次可怕的军人弥撒之后，他失望了。

战争，他想，是战争和佛朗哥扼杀了我的政治热忱，使我不得不等到这位军事独裁者寿终正寝——是年他五十岁——才开始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又倒了一杯波尔图酒，然后把报纸带到床上。这张床是他离开妻子的明证。这房间也是胡利安的。他穿着来自柏林的蓝色西服，和衣躺在床上。很快，他又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正在爬山，一边爬，一边不停地回头看着山下。爬得越高，看到的東西就越多。虽然视野越来越宽阔，细节也越来越模糊。有人在用某种外语小声说话：同样，随着你慢慢变老，看世界的视角也会慢慢改变。

这个梦最终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更为熟悉的梦境，它随着年

龄的递增而频繁出现：他又一次置身于那家酒店。突然，梦境意外地改变了方向。他的334房间忽然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空间。窗外悬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幅色彩湛蓝的小画，画的竟是他儿子的“玄港”。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篮子不再移动。透过篮子，他看到了一间盥洗室，而马桶和淋浴器却位于三米以下的洞中。然后，他看见一只蜘蛛似的昆虫突然变成了人体器官——前列腺，并一下子掉进了洞里。而那个洞看上去好像金·诺瓦克的嘴。而这位金·诺瓦克，竟是在里维拉大街见过的穿着丧服的妇人。

当他带着强烈的膀胱压迫感醒来了，看见了妻子正站在床头盯着他望。

“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我希望你离开这里！”她非常恼火地对他说，“再说，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呢？还穿得跟小丑似的。”

马约尔很想告诉她，他身上这件二十年前的时装属于他们钟爱的儿子，因此不管怎样，像小丑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他。但话到嘴边，他却戛然而止住了，因为他怕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装扮成自己的儿子，还躺在儿子的房间里。马约尔什么都没有说，他宁愿保持缄默，脸上带着无辜而又恬静的微笑。他想象着

给蓝色衣服配上一条腰带，再加上各式各样的褶皱、卡子，还有纽扣。那样，他的装束就会显得特别实用，尽管他并不清楚那样究竟有什么用处。

“我要怎么说才能请你离开这里呢？”妻子的语气很强硬，“为什么你就不能让我拥有自己的空间呢？”

马约尔依然没有说话。他想象着此时此刻胡利安正在把他画进那幅名为“玄港”的画里：他穿着那套蓝色的正装，在冬天的海滩上徘徊。

“你倒是回答我啊！”妻子说，“为什么时到如今你还不准备离开呢？为什么你不找间新房子住下呢？酒店也行，我不管你去哪儿，反正除了这儿，随便你去什么地方都行。”

“我欠着酒店很多钱。”马约尔神秘地说，试图用幽默感缓冲一下紧张的气氛。

“你是睡着了，还是真的白痴啊？或者你在耍我？”

“啊，对了，”马约尔接着说，“我很想知道，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位先生是谁。我敢保证，你的那位年过花甲的情郎就是安东尼奥·赫利，那个‘法国人’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你可要当心啊，搞不好他会给你来个自杀什么的。我非常了解他。”

“够了，你，费德里哥！”妻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你总以为可以拿我寻开心，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说完，她摔门走了。马约尔差点儿追出去，告诉她三天以后，处理完四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之后，他便要去波尔图了，兴许再也不回来了。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宁愿她晚些知道，他希望自己的离开会让她感到震惊和害怕，甚至内疚。

他脱下蓝色套装，在大衣柜的镜子前照了照。他想，胡利安一定就是在这儿发现自己的绘画天才的。他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目光，审视着自己。我们走着瞧吧，亲爱的，看看到时候你是个什么反应。他对自己这样说着，竟想起了曾经有过的嫉妒：谁谁拒绝了配偶，之后便一去不返。

事实上，每当他听到诸如此类的话题，都会感到一种大胆而本能的冲动。至于自己是否真的敢于这样做、真的抛弃一切逃离尘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了。他将去波尔图，也可能去巴黎，毕竟后者才是他最喜欢的城市。然而，他仿佛听到了波尔图对他的神秘呼唤，要他到那里去。还是听从这个来自波尔图的召唤吧。是的，就去波尔图。他最近一次去那里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次他是去看望病中的巴勃洛的。他是胡利娅的弟弟，住在波尔图，疯狂地爱上了大

西洋边上的这座港口城市。那城市其实也给马约尔留下了短暂而难忘的印象。

离开这里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马约尔想，再说，如果情况不好，我还可以回巴塞罗那嘛。现在唯一明确的一点是：我需要一次旅行，因为旅行是个象征性的举动，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我相信，如果理想的话，最好别再回来。所以我要把这次波尔图之行当作永久的逃亡，好好地筹划一下。而且，我要记住，这不是一次不幸的逃亡。恰恰相反，事实上，我一直都渴望着这样的旅行。所有人都盼望有这么一次旅行。我们都厌倦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厌倦了一成不变的住所。那些可怜的家具，那张每天睡觉的温床，那些井井有条却黯淡无比的生活，每一处都镌刻着死神的印记。我要去波尔图，亲爱的，你会听到人们带着嫉妒心议论我，说我走了，一去不返了。他们会说我拒绝留下来和你一起过，把你抛弃在这个可怜的家里，连同你完美得令人打战的人生，把你留给你的那些爱不释手的瓶瓶罐罐，那些乌七八糟的书籍，还有你的垃圾电视。我将一去不返，将换一种活法，彻底忘掉过去，重新来过。我要走了，为什么不呢，我将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仙境。

“更确切地说，”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是天主教徒，于是更正

说，“我将去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信仰上帝，所以不确定它在何处^①。”

想到这里，他再次提醒自己，如果情况不好还可以回到巴塞罗那，或者转道去巴黎（那可是专为他这样的富有男人量身定做的好去处啊，在那里他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或者八十天环游地球。并不是非要去波尔图不可啊，说不定那个城市只是他流亡之旅的第一站而已，或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巴塞罗那来。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他继续拖延时间，将会在巴塞罗那沦落成可怜的流浪汉，从而成为亲戚朋友嘲笑的对象。如果命运非要把他变成流浪汉，那么最好是在异国他乡。那样至少可以证明：虽然他老了，却并没有屈服于逆境。他要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保持高度的镇定和尊严。谁说得准他会不会在国外碰见里维拉街上那位身穿丧服的女人呢？也许他们会在世界某个神奇的角落里重逢。黑衣妇人让他想起了金·诺瓦克，继而又想起了胡利安，同时也勾起了他对那位骄傲儿子的无比憎恨。这险些要了他的命，因为一想到小儿子，就免不了血压升高。他尽可能把胡利安的形象和金·诺瓦克的形象区分开来，然后对自己说，显然，他得去冒险

^① 根据天主教教义，信徒无法判断自己的最终归宿，只有上帝有权评判。

了，不能再留在巴塞罗那受苦了。要知道，说不定这件他觉得困难重重的事情恰恰是他人生的唯一精彩呢。

马约尔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是和世界一样久远、和人类一样古老的两难选择。人们总会听到某种声音在催促自己：赶快出发，抓紧时间。但是，这一去也可能不再回头。总有个声音在催促人们离开舒适的生活，可他们却永远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底牌到底是什么，无视这样的召唤是福是祸没人知道，同样聆听召唤也是前途未卜。

无论如何，马约尔唯一明白的就是从即刻起，他只有离开，别无选择。

马约尔想，现在我应该做的，便是在生活失去光彩、跌入低谷之前，去体味新的生活。

只要我远离这里，我这可憎的肉身、这张讨厌的床铺，还有这个没有灵魂的愚蠢家庭，连同一切束缚都将随之消失。

这时，他听见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

他想，在我生命的尽头，最好感受一下旅途的尘埃，感受一下世事无常的滋味。当死神眷顾时，我已经挣脱家庭的束缚，只剩下疲惫、迷茫以及惆怅的喜悦。他对自己说，不管怎样，反正我一直以来只有一个伴侣，那就是：孤独。

| 记忆的未来 |

正是大街上的“偶然”之神（我已经说过，大街是发生偶然事件的理想场所）促成了这样的场景：波尔图城里大雨倾盆，躲在费雷拉·博尔赫斯大街的博尔萨酒店的门廊避雨，巴勃洛的儿子（也就是马约尔的外侄）突然幻觉似的看见了什么。虽然只是瞬间的幻觉，却给小巴勃洛（他和他已故的父亲，那位深爱着波尔图的父亲同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好像看见了费德里哥·马约尔，他的费德里哥姑夫，在大雨中蹒跚而行。他好像看见马约尔疯子似的边走边说，而且表情呆滞。

这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很快，马约尔的幽灵在街角拐了一个弯，消失在波尔图的大街小巷。但巴勃洛觉得他确实看见了姑夫，或者某个和他相像的老人。在巴勃洛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

大些，因为当时他喝了酒，有点眩晕。他看见一个和姑夫、和乔治·桑德斯长得很像的老头。他和姑夫快三十年没有见面了。当然，他偶尔会在屈指可数并模糊不清的照片上看到他（那是巴勃洛十二岁那年，胡利娅姑姑和费德里哥姑夫来波尔图看望他父母时照的）。因此他最后认定不过是酒精的作用，就像我们常常在梦中见到死去的亲人一样。但是，如果那真的是姑夫呢？毕竟姑夫并未去世。据说还活着，和胡利娅姨妈生活在一起。不，不可能的。像姑夫这样品性端正的聪敏人怎么会在雨中自言自语呢，何况还是在波尔图，这太不可思议了。很久以后，巴勃洛才会知道（是他到马德拉以后才知道的），那天他在雨中看见的老人，确实是他巴塞罗那的姑夫。那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巴勃洛由于生意的缘故到波尔图去了，而他的费德里哥姑夫则是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也来到了这里。巴勃洛到了马德拉才知道，他在波尔图某处的门廊前看见的那个游荡的幽灵，那个被他认为是酒精所致的幻影，竟然真的是他的姑夫，那个印象中的睿智而绅士的姑夫。

现在我们倒退一步，回到那个周末的下午。马约尔在他巴塞罗那的家中，等待着离家赶往机场乘飞机去波尔图那一刻的来临。就在那个下午，马约尔有些不合时宜地坐在他钟爱的椅子

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想到了公正之类的概念。他想，假使真有什么公正，那么世上一定存在那样一座城市：在那里，海鸥可以自由地栖息在晨曦掩映的水面，那里专门收容和他一样孤独的暮年海鸟。那儿会不会就是波尔图呢，他很快就会知道。

行李躺在客厅的角落里，说它在休息，一点都不夸张。电视机开着。当马约尔从港湾的晨曦回到现实的时候，他感到妻子那仇恨的目光正盯在自己的后脖梗子上。于是他像个绝望者，玩起了“捉迷藏”游戏，让思想躲开临行的煎熬。

“你别担心，”他对妻子说，“我一个小时后就走，我让你一个人静一静，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是谁。我马上就走，但至少你应该允许我跟我心爱的椅子告个别吧。”

“你说让我想想我到底是谁……时到如今你还在讽刺我。其实你什么都不明白。”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妻子朝他走来，站在他身边，甩出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问题。

“我想听听，你在波尔图有什么难忘的东西吗？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你真能在那儿安顿下来吗？我根本不信。我知道你在捣鬼。但不管怎么样，你可听好了，没人逼你离开巴塞罗那。”

“你刚说我什么都不明白，更不明白你。”

“你也不必明白。”胡利娅说着拿起了电话，拨了女儿玛利亚家的号码。和女儿聊了一会儿之后，她把听筒递给了马约尔。于是他听到了女儿在最后一刻发出的意外的邀请。

“爸爸，你可以住到我家来，直到暴风雨结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女儿告诉他，她已经和丈夫说过了，他俩都同意让他搬过去。家里有的是地方，而且他们打算腾出半栋房子来给他住。

可此刻的马约尔已经下定决心去波尔图了，而且前往陌生城市探险的新奇感强烈地吸引着他。女儿的邀请来得太迟了，而且她的话让马约尔隐约觉得自己像是被女人随意摆弄的玩偶。这让他这个虽然已经失去权力但终究还是一家之长的男人忍无可忍。

“见你的鬼去吧。”显然，马约尔忍不住说了粗话，但他说得很谨慎，“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你们像对待布娃娃似的对待我。你们总说我专横，那么就让我专横到底吧。我就是要去波尔图，我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我想要的新生活，我就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寻找。无论如何，你们是见不到我了。我是认真的。这儿我说了算，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仍然如此。现在我心已决：我要走了。”

另一头传来了几声尖叫，接着是一阵抗议。权威性受到伤害的马约尔又玩起了“捉迷藏”游戏：他疯狂地更换电视频道，最终停在了加泰罗尼亚台。电视里正在播放冰上曲棍球比赛，那是巴塞罗那欧洲杯总决赛的回放。

距比赛结束还有三十秒，巴塞罗那和波尔图现在的比分是四比三。马约尔突然想自己很有可能会和这支葡萄牙球队结伴同行。他想，这种巧合可不是常有的啊，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和自己城市的球队乘坐同一班飞机呢？但更令他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又有多少人坐在自己家的椅子上就能从电视上看见三个小时以后将和自己一起飞行的一群陌生人呢？

“你肯定是疯啦！”当马约尔告诉了妻子这个想法时，她大声地回应说。

“我一点也不疯。我敢肯定，我会和这些人同行。你以为每天有那么多航班从巴塞罗那飞往波尔图吗？！而且，我要告诉你，从现在起你给我闭嘴吧，你我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让我自己安安静静地看我的电视，看看这些马上与我同行的运动员的面孔吧。我希望一到机场就能把他们认出来，甚至还可以向他们讨个签名啥的。我希望你明白，我需要新的生活、新的友谊。”

妻子又重复了一遍，说他肯定是疯了。于是他决定把离家的

时刻再提前一刻。他走到客厅，背起行李，没再多说一句话，便上了电梯。他怀着一种超乎预期的满足感，任电梯迅速下降。

一切都结束了。电梯不停地下降。他觉得这个结局很神奇，世界在他面前变得愈来愈大。从七楼到一楼的短暂旅行中，他有意激发起儿时的回忆。他惬意地回想着那个夏天的早晨，一觉醒来突然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冲动。父母正在酣睡，时间尚早，一切都便于出逃，没有任何障碍。但问题是：他不会系鞋带。

电梯到了底层。路过门房时，马约尔回忆起了他学会系活扣而不再把鞋带弄个死疙瘩时的喜悦。心想事成，他由这个童年的回忆联想到“心想事成”这个成语。他对自己重复了一遍，便来到大街上。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他依然想着那个遥远的回忆。心想事成，走进候机大厅时，他又对自己说。一个半小时后，他看见那支被击败了的曲棍球队出现了。他出神地盯着他们，却尽量避免被他们发现。他相信自己认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在电视里上镜最多的人。他觉得，屏幕中的他们，每人头顶上都有一个青年英雄的光环，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如非亲眼所见，他也许永远想象不出他们穿上普通人的衣服的样子，更想象不出他们穿着那身奇怪队服的样子，电视上的他们要显得尊贵得多。马约尔自娱自乐地想，倘若他们中的某一个

是自己的孙子，那该多好。但突然他感到一阵痛苦，因为他发现，对自己的孙子们已经没有任何爱怜之心了。事实上，他已经丢弃了许多无关痛痒的感情。他对自己说，其实这样也不错啊，于是很快忘记了痛苦。毕竟他的孙子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他，而且他也一直觉得那些孩子不讨人喜欢。

“我的眼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马约尔大声说，不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是平生第一次想打破巴塞罗那绅士必须恪守的规矩。

当他发现没人理会，他这是在自说自话，于是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为的就是让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发现他这个昔日的巴塞罗那绅士已经变成了自由人了，正无所畏惧地前往一个熟悉的地方。

“我的眼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他想着自己的将来，却意外地想起了那遥远的童年。脑海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疑惑。他问自己，这个回忆是否每次都改变了模样？这个回忆还能称之为回忆吗？

但马约尔想，无论如何，总有那么一天，没有任何人的帮助，自己第一次把鞋带系成了活扣。想到不可能再回到童年的岁月，马约尔感到一阵难过，他能做的不过是偶尔回忆起以往生命的片段，而且每次想起的不过是自己记忆中的瞬间，而记忆早已

随着他的回忆无可挽回地虚化、变形。

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飞行途中以及稍后的一些日子里，马约尔被他突如其来的忧心所困扰：他担心自己能否记住未来。

马约尔想，我什么都记得，但我却什么都不明白。他无缘无故地咳嗽了一声，便迫不及待地转向了别的思想。他重新窥视那支战败的曲棍球队，但这一次他没有伪装。他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想看看这些来自巴塞罗那的战败者将如何消磨悲惨的归途。但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地方。穿着队服的小伙子们平静地聊着天，谈论着报纸上的新闻，偶尔还会迸发出一两句笑话来。马约尔心想，说到撤退的惨状，他自己可比任何一支失败的球队都狼狈多啦。但之后他又扪心自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奇怪的事情呢？不一会儿，他的那些着了魔似的念头又蹦出来了。他想，明天，当我再次回忆起第一回系鞋带的情景，也许只能以今天的回忆作基础啦。

广播里传来了巴塞罗那至波尔图的航班就要起飞的消息，于是马约尔机械地站了起来，又一次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那个城市呢？那里有人在等他？一个人也没有啊。他泄气地坐了下来。我还是留下来吧，他想。不一会儿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我绝对不能留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说到天方夜谭，他想起了

自称亚特兰蒂斯人的愚蠢的小儿子，想起了他那些可怕的油画。于是他又站了起来。当他把登机牌递给空中小姐时，他觉得自己是个勇敢的人，是个勇于面对未来的老头儿。“一切服从上帝的旨意吧。”他对空中小姐说道，并给了她一个暮年绅士的微笑。

登上前往停机坪的汽车，马约尔很紧张，简直有些魂不守舍。他想，不知道它会把我带往何方呢？他觉得那个凄惨的想法又固执地回到了他的意识：回忆是不断改变的，每次回忆都经受着变化，人根本无法完全记住自己的经历。他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世界和生活慢慢溶解，因为我们的记忆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

据我所知，那天，巴塞罗那的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空中，而心事重重的马约尔却开始盼望魅力黄昏的到来了。据我所知，马约尔和那支曲棍球队在炎炎烈日下慵懒地登上了汽车。事实上，没有出现有魅力的黄昏，空中烈日高悬。马约尔开始出汗了。谁会相信三天前巴塞罗那还是大雨滂沱呢？炎热是显而易见的，在即将出发却依然纹丝不动的汽车上更是闷热难耐。马约尔感到越来越紧张。他并不急于去波尔图，但现在却马上就要和巴塞罗那告别了，要和他生命的一大部分告别了。他望着车窗倒映的自己，看见自己一如既往，依旧是一位身量魁伟、举止文雅的老绅士。

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看自己。汽车仍未启动。炎热难耐。他再次看了看自己。自己的模样依旧映在车窗上，完整无缺。他犹豫着要不要摆脱自己的模样，并最终放弃那酷似乔治·桑德斯的形象。据我所知，马约尔决定从那一刻起他谁也不像了，更不想变成别的什么人，他将毅然决然地做回他自己。

汽车原地不动，大家已经煎熬了好几分钟。曲棍球运动员们决定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马约尔也下了车。下车时他突然想到，汽车一定是在等某位重要乘客，很有可能是在等球队的某个领队。于是他往队员们身边凑了凑，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时他心情很糟，他很不满意飞机因为某个自负的、不值一提的领队推迟了起飞时间（马约尔下结论说）。他敢肯定，那位姗姗来迟的领队此时正在和他粉丝喝着威士忌。他怒气冲冲地靠近队员们，想听到一些内部消息。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听到的只言片语，不足以使他给出自己的解释。比如，他听到的话明明是：“人们只会想到前锋，记住的也是前锋。”但他却认为球员们在说：“我什么都记得，但我什么都不明白。”马约尔想，是太阳搞的鬼吧，这句话明明是自己的版权，产生于自己的脑海。这明明是我说的话啊，多么奇怪啊，心里说过的话居然也有回声！

据我所知，这个已经不再像乔治·桑德斯的人正在犹豫。他不知道该不该去波尔图。突然，他想到一个或许更为理想的避风港、让自己安度余生，那就是蒙塞拉特修道院。他想，在那里我或许可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礼拜，音乐，沉思。

据我所知，他最终排除了不去波尔图的想法，决定耐心地等待那位，或者那几位姗姗来迟的旅客。他还在侧耳倾听队员们的谈话，可越来越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比如，他听到：“他可不是什么老家伙，水平还算不错。”马约尔差点儿就要插话，问问他们说的是谁。他决定离球队远一些，不给自己徒添烦恼。这时，有人跑过来了，他汗流浹背。他就是那个姗姗来迟的人。他并不是什么自负的、醉醺醺的领队，而是一个普通球员，一个可怜的球员。他把一切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连说球队因他而输了比赛，还因他而延误了时间。这个可怜的运动员满脸愧色。马约尔不记得是否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个球员。他想，或许是个替补球员吧，是个没有什么前途的替补吧。这时，队友们亲切地围住了迟到者，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马约尔侧耳倾听，但终究听不见这个葡萄牙人在说些什么。马约尔觉得他好像是在说：“我走丢了。”可一会儿又觉得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丢了比赛。”

转眼间众人上了飞机。马约尔坐在最后一排，那是唯一的吸烟区。他有些不高兴，因为旁边的座位竟然空着（这很自然，每个人都想在旅行中出现邂逅或者艳遇）。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只好独自看报。他带着怀疑和好奇的心情翻阅了 ABC 报的政治专栏，最后将注意力锁定在一篇老掉牙的长篇的采访上。采访对象是已故名人何西·布拉^①。他感到有点儿新奇，想看看这位安普尔丹^②作家都说了些什么。尽管他从未读过这个作家的作品（正如我们知道的，能烦劳马约尔读书可不太容易），但眼前的这位作家唤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他认为这位作家是所有知识分子中真正勇于虚荣的人。他读到了这样几句让他极为兴奋的话（他赞同之余，踏实得像落在地上一样）：“我认为人们一旦进入大学、读了某个专业，就会变成狂人。原因是，在这个国家，平民百姓最好，中学生稍逊，大学生简直糟透了。”

马约尔心想，这正是一直以来自己所想说的啊。看看“学习”这玩意儿在他的儿子胡利安身上产生的作用就是明证。学习对儿子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难道为了让他变成一个整天痴人说梦般自欺欺人的家伙？

① 何西·布拉（1897-1981），西班牙作家。

② 安普尔丹，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内。

他不禁又陷入了回忆的沼泽，迷失在一碰即碎的记忆迷宫。他发现，自己越是记起儿时的情景，便越发梳理自我、梳理实际。有一阵子，他徜徉在一个又一个的回忆中，任凭思绪在一个个圆圈中打转（他讨厌直线思维，喜欢在回忆之中随意游荡，喜欢像绣花边和猜字谜一样反反复复，在不牢靠的记忆周围绕来绕去）。他甚至特别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天上学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天，内战爆发（七月十八日）在即。他突然产生了某种情感（我称之为校园情结），他感到羞愧难当。

他惊惶失措，急忙转移思绪，重新注意起曲棍球队来。

一些队员正站在走道里聊天。马约尔并未从他们的表情中窥探到失败的沮丧，或者无功而返的惆怅。正在这时，其中一位突然坐到了他旁边。显然，他想吸烟了。此人看上去十分强壮，但身材不高，有两道勃列日涅夫式的浓密眉毛。他应该五十出头了，马约尔想。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您不介意吧？我想抽烟，想了好一阵子啦。”这个人操着浓重的葡萄牙口音对马约尔说。由于他边说边做了个抽烟的手势，所以马约尔不费劲儿就听懂了。

“请坐。我正愁旁边没人呢。您是这个球队的教练吗？”

“不是，我是护士。”

“队医吗？”

“不，是护士。”

于是马约尔认定他是个按摩师。他向这个人讨了一支烟，便开始向他打听那个在机场走丢的队员，问那个队员为什么来晚了、耽误起飞时间。

“不，他没有走丢。” 护士说。

“没有吗？我好像听说他走丢了。”

“不，他说的是他的眼镜丢了。”

马约尔怀疑自己是否听懂了他的话，便追问说：

“他的眼镜丢了？您是这个意思吗？”

“正是。” 护士用西班牙语回答道，“他找不到眼镜，恰恰是因为没有眼镜，他根本找不到眼镜。”

马约尔觉得那人说话时带着嘲讽的口吻。如果是这样，他要让对方看看自己可不是傻瓜：

“我看您西班牙语讲得不错，那您能听懂我下面这个问题吗：您曾经丢过眼镜吗？”

护士没有回答，也许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不着调儿，也许因为他觉得已经和这个陌生人讲得太多了。可马约尔却不甘心被“打败”，他换了个话题：

“我是加泰罗尼亚人。您在巴塞罗那时想必听说过加泰罗尼亚这个民族吧？您会不会讲一点儿加泰罗尼亚语呢？”

那位护士坚决地保持着缄默，静静地吸着烟，目光停在天花板上，似乎完全没有听懂马约尔的话。

“您一点儿也不会讲加泰罗尼亚语吗？一丁点儿也不会吗？”马约尔固执地问。

护士厌恶地瞥了他一眼，依旧没有张口。马约尔实在想不出这位护士凭什么让自己觉得像个被情人抛弃的可怜虫，于是又问：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波尔图啊？”

回答他的依旧是沉默。护士再次厌恶地瞪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怎么回事？”马约尔问道，“您不想回答我吗？看来我得找您的上司反映一下了。谁是球队教练？”

护士看着马约尔，就像看一个疯子。

“叫什么名字？”马约尔提高了嗓门。

“谁？我吗？”护士说。马约尔没有察觉护士的语气略带伤感，因为他完全没有料到对方还会答腔。

“不。我问的是教练，他叫什么？”

对方保持沉默，安静得令人绝望。

“到底叫什么名字？”

“谁？我吗？”

“不。是教练。”

“维克多·雨果。”

他又在嘲笑我，马约尔想，我想知道我到底哪里招惹他了，他竟然这样对我。维克多·雨果！怎么可能呢？维克多·雨果是个法国作家，而且肯定还是我那个愚蠢儿子的偶像。怎么可能呢？可不管怎样，我拿旁边的这个人怎么办呢？我不值得跟他生气，说到底他只是个可怜的按摩师。

马约尔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开始翻阅航空公司赠阅的彩页杂志。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则访谈：一位他从未听说过的运动员宣称：“一个人可以成为运动员，也可以做出点儿成绩，但如果他没有文化，便一定什么也干不好，最终将一事无成。”

这句话让马约尔愤慨之极，便正好将一肚子怨气撒在护士身上。

“我知道您怎么回事啦，按摩师先生。您没有文化，所以才拒绝和我说话，怕被我发现。您一定为自己没有文化而感到羞愧。现在我终于明白啦。”

护士无动于衷。他吸完了最后一口烟，便立即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开了座位。他的脚步声流露出一不屑与不悦。马约尔很生气，决定也站起来尾随而去。在过道上，队员们聊得热火朝天，马约尔突然凑上去，问他们的教练叫什么名字，现在哪里。

犹豫了片刻，队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维克多·雨果。”

“好吧，”马约尔说，“那他在哪儿呢？”

“不是维克多，是维多尔。维多尔·雨果。”几分钟以后，教练这样对马约尔说。他很和善，已经准备接受采访了。

“我不会耽误您很久，只是两三个小问题，我就不做笔记了。”马约尔对他说。

转眼间马约尔摇身一变，成了体育记者（他自称《体育》期刊的记者），很快获得他永远想象不到的实情：原来，输掉世界杯对球队来说算不得什么，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在于比赛本身，而完全是因为三天前在里斯本和本菲卡队比赛时，球迷粗暴地攻击了波尔图队。

为了摆脱那次恶意的攻击给球队带来的创伤，他们来到了巴塞罗那。三名受伤的队员留在医院里。其中一人，菲利普·桑托斯，头骨骨折。他们确实有过夺杯的梦想，想把奖杯送给受伤的

队友，特别是菲利普·桑托斯。不料却输了比赛，于是大家很是沮丧。比如按摩师，他就很失落，倒不是因为没夺冠，而是因为没奖杯可送了。他们唯一担心的，同时也是最痛苦的，是里斯本之战的惨痛一幕将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

就这样，马约尔原本想探听一下球队队员的心情，却发现并非所有失败者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很多时候，生活的背后都隐藏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隐藏在悲剧表象的背后，因此并不显而易见。想到这里，马约尔不仅原谅了忧伤的护士，还对这支失败的球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到达波尔图机场时，他的这种感情便无以复加地滋长起来，因为他看到了队员们的妻儿老小都强忍着泪水，在机场迎接他们。他们的悲痛并非来自球队的失败，而是陪伴三个伤员的家属所度过的痛苦时光。

旅行总能让人学到东西，当马约尔踏进博尔萨酒店的房间时（酒店是出租车司机推荐的），他这样想：活到老，学到老，人总能不断地学到东西，但别期望太快。他在酒店的信纸上这样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一次悲惨的失败，就像我的这次失败，不论它有多么悲惨，在它的背后都会隐藏着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秘密的失败，而对这后一种失败，当事人是怎么也不可能预料的。

这封信是马约尔写给自己的，他渴望寄给世界上的某个人，

因为他感到一种彻底的孤独，就像很多孤独的旅行者走进酒店的房间，徒劳地寻找可以和自己说话的人一样。他打开了电视，吃了三片安眠药，等待第二天考察波尔图城。片刻之后，那些药片便起了作用，马约尔四肢瘫软地倒在那家陌生酒店的房间里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从梦中惊醒了，因为在梦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从一家似曾相识的酒店里仓皇出逃，只因为自己欠下了为数不小的房费。睁开眼睛，他稍稍平静下来。他突然在电视里（电视一直开着）看见了一个老歌手。这不是六十年前见过的那个人吗？马约尔自言自语道。真见鬼！这怎么可能？但他很快发现，原来电视正在播放一段黑白录像，是在一期名为《五十年代欧洲》的节目中播出的。那个现在肯定早就死去的老艺术家正卖劲儿地又唱又跳。忽然，镜头拉近了，马约尔觉得他的嘴突然闭上了，好像正念念有词地散播着某种咒语。

马约尔关上了电视，眺望窗外。天灰蒙蒙的，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他决定去洗个澡，然后再刮刮胡子，装成一副时间很紧而且有很多事情赶着要做的样子。而这并没有让他忘记自己已经老了。他想，我们老人真是不中用啦。他一边唠叨着这句话，一边到酒店旁边的一间小吃店吃了早餐。在那里，他还读了波尔图当地的报纸，报上言辞闪烁地报道了曲棍球队在巴塞罗那

失利的消息，并介绍了医院里那三个被本菲卡队球迷打伤的球员的状况，甚至还刊登了一张球员们到达机场的照片。照片上，在众多球员的家属中，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紧挨着那位伤感的护士。这让马约尔很是兴奋，因为他曾经很习惯看到自己出现在报刊上。记得父亲从小这样教导他：一辈子都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人物。

他决定把自己多余的时间（他有的是时间，全世界的时间仿佛都属于他）用来深入地感受自己的老年以及老年的无所事事。他决定思考一下老年问题，但前提是不把自己当成老年人。他模仿年轻人的样子，想换张桌子。他沿着小吃店的对角线跑过去，冲到另一张桌子前。但这时他突然刹住了脚步。这是一张离门口最近的桌子，坐在这里可以隐约地看见那灰色、迷人的波尔图市的一角。他问自己，无所事事是究竟有什么好处？毫无疑问，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因没有想到合适的答案，他便让自己的头脑停留在一片空白之中，这样便有足够空间让他的朋友特拉德斯说过的话浮出记忆：只要你敢去陌生的城市，就说明你依然充满生命力。

或许特拉德斯说的有道理，他想，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觉得他有道理啊，因为我刚到波尔图，甚至还在这个城市上空的时候

候，我就上了报纸，就像当初搞政治一样，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显示旺盛的生命力。

接着他想，特拉德斯的话对无所事事的自己来说真是大有益处，而且证明他的回忆并非缺乏预见。于是他在一张餐巾纸上记下了特拉德斯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以免记忆的曲解。他又看了看外面那灰色的波尔图，便深切地体会到了无所事事给他带来的益处。

这时，波尔图下起了细雨。淫雨霏霏，雨滴若隐若现，恰似飘忽的幽灵。它让马约尔记起了那些逝去的日子（雨总是下在过去的回忆里，我记得一位阿根廷诗人曾经这样说过），那些对他而言无法追回的、永远失去的日子。他付了账，来到大街上，买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波尔图的“里贝林哈”^①的明信片。然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绕着港口地区和杜埃罗河的人海口兜了一大圈。在银路，站在宏伟的“好望角”酒店顶层，眺望波涛澎湃的大海和疯狂地在海滨盘旋的海鸥，这一切都让马约尔觉得像是在面对小说的景色（但这一定是严肃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景色），望着这美妙的一幕，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找到了一直以来苦苦寻觅的那座黄昏中的城市。他一直寻找着这样一座城市，

^① 里贝林哈，里斯本一条著名的商业街。

在那里他将有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一种被称为快乐的感觉（想必他的小舅子巴勃洛早已找到那种感觉了吧，要知道，他曾经何等迷恋马约尔眼前这座城市）。

坐在出租车上，马约尔沉思着，车子已经穿过银路，转眼到了大西洋洋岸。马约尔心想，这其实是自己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大海。他如痴如醉地看着海浪闪着恶光向岸边袭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像玻璃一样闪亮，像钢铁一样坚硬，张开血盆大口，之后又恢复了平静，悄无声息。但这平静只是瞬间而已，紧接着它又奔腾向前，发出一声声咆哮。空气中弥漫一串串回声。马约尔想，或许它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的只有一个词，那就是：绝望。绝望，这正是他目下的心境。

坐在出租车上，马约尔沉思着。车子已经穿过了银路，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海鸥。它们使他明白，对于一个已经老不中用的人来说，唯一可做的，便是与无聊为伴，从而替自己的失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年轻人不一样，老倒的他可以允许自己无用，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逃避责任，却不必时刻保持生命的活力和意义，不必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必成为赢家。

回到酒店，他急切地想给胡利安寄一张明信片。这个急切的

愿望和另外一件他确信不已的事情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在他被妻子赶出了家门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这个深层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想必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胡利安是怎样把它唤醒的。那个隐藏在表面故事背后的故事，那个隐秘的悲剧，来自内战。是那场可恶的战争摧毁了他的一切。马约尔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十四岁便不得不辍学并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

战争永远地中断了他的学业。之后，佛朗哥的胜利使他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的人生变得残缺不全，留下了永久的缺憾。这个隐藏的故事始终悄悄地伴随着马约尔，令他感到自卑。他羡慕那位和他同龄的民族党领袖，因为那人处处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只因为其家人在战争爆发后离开了巴塞罗那，因而使其在流亡中得以混迹牛津。马约尔初次结识这位政治家时，便对他十分仰慕，和他成了至交（但好景非长，因为天妒英才，使他英年早逝）。他常常想，如果自己的父母当初也流亡国外，如果自己也能就读于牛津大学，而不是十七岁便开始工作，那么他的人生必将和现在南辕北辙。

最终，这一切使马约尔这个“门外汉”对文化表现出极度的反感。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他对于自己处于劣势而发明的一种

自我保护罢了。这个隐藏的故事，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乃至被人当作笑柄。比如我吧，几分钟之前，还嘲笑过马约尔的这个幕后的故事，甚至还赋予它一个简练而颇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牛津情结”。正如我刚才说的，在他人眼中，这种故事常常显得滑稽可笑，不值得一提，然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此类故事的人们来说，却意味着钻心之痛，因为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是何等的无奈、无助。

人生无常，此事难全。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因此，那些自认为找到了生活根源的人更是会耿耿于怀。他们往往会把失败的根源归结为某种具体的事物，或者某个具体的人物。马约尔就这样。他到波尔图之后，便找到了自己仇恨的根由，那个故事背后的故事。这个罪魁祸首（这样说是否有些过分呢？）就是：他的儿子胡利安。

马约尔煞费力气，在明信片的狭小空间里，用潦草的字迹密密麻麻地给儿子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你明白，我的玄港画家，有些人的生活本来很平静，但一丁点儿烦恼都可能改变他们的轨迹。你知道，我的生活本来是很平静的，而我到波尔图以后对你产生的厌恶感已经改变了我的性格，改变了我的世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啦，我可爱的大学天才，我到了海边以后，一切都

不一样了。”

据我所知，马约尔走在大街上，“偶然”有过一番这样的安排：为了给儿子寄明信片，冒着若隐若现的幽灵般的细雨走出酒店，本打算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却未能如愿的侄子巴勃洛正躲在同一门廊里避雨。巴勃洛突然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己的姑夫从面前跑过。

巴勃洛望着那个如梦如幻的影子，一个在他的记忆中既遥远又模糊的影子，毫不理会从房檐落下的雨水，踩着一片片水洼，溅起一片片泥浆，最后消失在街角的一隅。让巴勃洛没有想到的是，那片水洼将变成他头脑中一个别别扭扭、奇奇怪怪的记忆，并永远挥之不去。

| 自从见到了海 |

我不知自己是否惧怕死亡。自从见到了大海，我几乎什么也无法确定了。

——玛格丽特·杜拉斯^①：《一切终将结束》

^①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女作家、电影导演。

|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 |

姑夫的影子在街角拐了弯。巴勃洛把这荒唐的一幕看成是迟来酒精的作用。看来我高估了自己的酒量啊，他沮丧地想。

之后他想，难道这件事和前一天晚上那个算命师所说的奇遇有关吗？那个女人问过了水晶球之后对他说，不久将在波尔图有一次奇遇。但巴勃洛以为那奇遇已经发生了：他离开算命师后不久，便在一家名叫阿尼吉·勃勃的酒吧里遇见了一个叫做路易莎的漂亮女孩。因此，那个所谓的奇遇不可能是指刚才巴塞罗那的姑夫。何况，那个冒雨狂奔的疯子不可能是他姑夫，绝不可能。算命女人说的奇遇一定指的是前一天晚上他和路易莎的邂逅。

在那个门廊避雨之前，他曾在一家叫做“庄严”的咖啡馆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为的就是等路易莎来赴约。他们头一天晚上

约好了在那儿见面。但女孩爽约了。在他的印象中，女孩很迷人，身材高挑，皮肤富有弹性，模样楚楚动人。那晚和她说话时，巴勃洛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两人一致同意等第二天清醒了之后再说（用她的话说是使爱情延宕一下），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地点是“庄严”咖啡馆。当时她也喝醉了，况且身边还有男伴（她向他使了个提醒的眼神，指了指坐在一边的男友——一个健壮魁梧、脸阔鼻方却面无表情的男人）。

巴勃洛有很多话向对她说。他想告诉她，他住在马德拉群岛；告诉她，他刚刚过完四十二岁生日，感到很孤独；告诉她，最近这几个月他生活艰辛。不久前，他离了婚，这对他打击很大。他没有孩子，父母又早早地去世了，就葬在波尔图。他很多年不曾来过波尔图，这次是为了签一份转卖洗衣店的合同（这是他在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最后一间名叫“森蒂内拉”的连锁洗衣店了）。

他想把这一切讲给女孩听，可是她却没有赴约。在酒吧一边买醉，一边徒劳等待的两个小时中，他回想起自己来到波尔图后发生的事情：比如，前一天，签完了买卖合同，他独自一人在圣依尔德丰索街的一家饭馆里吃了晚饭，又在城市的几个红灯区转了一大圈，觉得帕拉蒂索的酒吧毫无吸引力，丰坦哈斯的酒吧更

是索然无味。他试图在丰坦哈斯的一家酒吧里搞恶作剧（神智清醒时，他还是很胆小的），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努力让别人认为他很紧张，仿佛刚刚偷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而很怕被别人发现，故意表现得行动可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自娱自乐，人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人们的冷漠使他感到很失望，于是决定大声说话，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要了第二杯金汤力，并立即付了钱。他掏出厚厚的一叠钞票（钱用很粗的橡皮筋捆着，是他卖洗衣店得来的），但得到的却是服务生冰冷粗鲁的态度。事实上，服务生收了钱，根本没有理会他掏钱的举动，别的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对自己的失败深感沮丧，一连喝了四杯金汤力，然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丰坦哈斯的酒吧区。来到大街上，在一堆流动摊贩里，他遇见了那个算命的女人。酒精给他壮了胆，他决定看看自己命运如何。他走近算命女人，后者演示了几种预测未来的方法后，他选择了用水晶球来给自己算命。没多久，他感到一阵眩晕，一半是酒精作祟，一半是他突然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有些惊恐，毕竟他一直认为预测未来是件危险的事。

算命女人缓缓地把目光从水晶球移到他的身上，皱了皱眉头，又看了看水晶球，最后走到这个醉汉前，低声对他说，他将

在波尔图有一次奇遇，别的嘛，天机不可泄露。

“就这些吗？”巴勃洛不悦地问。

“一次奇遇，很奇特的偶遇，奇特之极。”

“怎么个奇特法儿呢？”

“就像这个一样奇特。”女巫师拿起了水晶球边上的一棵又干又蔫的植物给他看。

“这是什么意思？”巴勃洛问。

女巫师告诉他这是一件非洲的神物，一种古老的植物，海洋蒿类的标本，可以制造不期而遇的“良方”。

“太奇特了。”巴勃洛嘟囔着，付了钱，便来到街上。他可不想再待在那个店里了，多一分钟都不想。

就这样，不久以后，他走进阿尼吉·勃勃酒吧，在那里喝了三杯金汤力之后，再圆爱情之约。

他想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听，她却没有赴约。或许她是在嘲弄他吧，嘲弄他这个鲁莽的过客。如果这样，巴勃洛想，对我来说也就没什么可痛苦的了。

他曾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那个女孩身上，把她看作自己保住青春的救命稻草。他对她满怀希望，甚至想跟她开个玩笑，管她叫

梅菲斯特^①，极富创意地对她说自己一直在寻找她，想和魔鬼签下理性的契约，而他从一开始便猜到那魔鬼一定是个女人。

他想好了这番话，自认为很有创意。他打算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把，而且再不离开波尔图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那种半死不活的未老先衰。他甚至想到要征服那个女孩，说服她嫁给自己（是的，让她嫁给自己，模棱两可的话对他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带她去马德拉生活。身边弥漫着沉醉的酒气，直觉告诉他，她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女孩。

失去的终将复得，巴勃洛想。由于年龄的原因，他那些风流招数已经过时，每当想到自己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就会变得犹豫。但这次不一样，他对自己说。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昏暗的阿尼吉·勃勃酒吧的女孩身上了。他接着刚才的思绪继续向前，他迫切需要和魔鬼签一份契约，以便青春永驻。他不能被年龄摧垮，因而当务之急便是征服那个他心目中的女孩，摆脱不惑之年的困扰。

巴勃洛这样想着，“庄严”咖啡馆痛苦煎熬的两个小时过去了。在他徒劳等待的最后几分钟，他的那位巴塞罗那姑夫正在博

^① 梅菲斯特，浮士德的传说中的魔鬼，引诱浮士德签下了出卖自己灵魂的和约。

尔萨酒店给他憎恶至极的玄港画家儿子写那张愤怒的明信片。一边是徒劳等待的最后时刻，一边是仇恨的毒药越积越浓，波尔图的雨不再像幽灵一般若隐若现，它开始倾盆而下，而且转眼间狂风呼啸。但如此的大雨丝毫未能阻止马约尔冲到街上，给儿子寄出了那张愤怒的明信片。

下午一点半左右，巴勃洛在门廊避雨，看见了巴塞罗那的姑夫无动于衷地走在雨中（其时，马约尔正享受着在巴塞罗那完全阙如的自由）。不一会儿，他拐过一个街角，消失在风雨之中。这一幕让巴勃洛很是费解。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觉得手表不正确（显然，他是在寻找发火的理由）。他把表放到耳朵边上听了听，狠狠地拧了拧发条，用拳头使劲敲了敲表面，又放到耳边倾听了一会儿，最后把表扔到了湿乎乎的地面上，用脚使劲儿踩碾，就像正在碾洗一只蟑螂。随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惭愧，用手捂住脸，好像不想再看见任何东西，又好像不忍去看被踩死在雨水里的蟑螂，或者不想再产生看见姑夫在雨中疯狂奔跑的幻觉。他差点儿就要哭出声来。

终于他还是哭泣开了。他胆怯而苦涩地抽泣着（每次酒后反应，他都会这样哭泣一番）。但是，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莫名其妙和悲伤绝望。他在门廊里站了好一会儿，直到雨小了，才决定

找个饭店吃午饭。大约下午两点，他坐在了莫尔加多·玛特乌大街上的一家餐馆里，仔细研读着菜单。这时，马约尔同样走进了波菲大街的一家餐馆。

据我所知（我是整个过程的见证人，见证了他们两人在波尔图所遭遇的一切）。不可否认，那天这对亲戚好几次都几乎擦肩而过。比如下午四点，巴勃洛买了一只新表。这时，如果马约尔不是多花了点时间吃午餐，如果早点儿从餐馆中走出来，那么两人便会相遇。在波尔图，两人之间本可以发生的巧遇就这么错过了。

一切均须凭借机缘巧合。极有可能的是，在波尔图的那个下午，“偶然”之神休息了。不要把我的话视作草率之言。我再重复一遍，很有可能，那天中午，在大西洋沿岸的这座港口城市，主管“偶然”的神明无心工作，偷懒并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何他们两个几次擦肩而过，却未及相遇。

旅行，是为了创造一种气氛，孤独的气氛，一种忧郁和孤独的心境。在波菲大街上，两人原本可以相遇（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却擦肩而过。我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下午四点，这两个人蜷缩着走在那条大街上，像两个被生活亏待了的可怜虫，沉浸在各自的孤独中。除了自己已然绝望的灵魂，对什么

都视而不见。波尔图城的“偶然”一定是午休去了。更何况，走在波菲街上，两人虽然各怀心事，但无限乡愁却是相同的。他们沉浸在绝望和孤独中，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形。两人垂着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步履忧伤，神色恍惚。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一个这样说。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另一个也这样说。

巴勃洛手里握着第二天去马德拉的机票。此时此刻，他最富裕的便是时间，可他一点儿也不想去拜访波尔图的故交。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很疏远了，而且他不想谈起自己，不想说他离婚的事，也不想说马德拉洗衣店的生意。他沮丧地走在那座迷人的城市里，目光从一座座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房屋掠过。他突然决定要走遍波尔图去寻找路易莎。他对自己说，“偶然”迟早会把她带到自己面前，到那时他就可以叫她梅菲斯特了，可以把自己的奇思异想讲给她听了，对她说自己花了一生的时间终于找了她（历尽艰辛和磨难），告诉她自己是个刚过不惑之年的小老头儿，和魔鬼签下了一纸理性的契约，她就是路易莎。

巴勃洛默诵着这些话，马约尔却打算着如何在这座城市的茫茫人海找到自己的侄子巴勃洛（他在品尝午餐的美味鳕鱼时就

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在他的印象中，侄子住在马德拉，但在波尔图拥有几间连锁洗衣店。马约尔不记得连锁店的名字了，于是决定回酒店去查电话簿上出现的所有洗衣店。

表面上看，寻找侄子只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但实际却正好相反。这对马约尔来说可谓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一个完美的借口，让他能在波尔图找到可以说话的人（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孤独啊）。

在博尔萨酒店的房间里，马约尔正准备查找电话簿（迈出临时侦探的第一步），却被电视吸引了注意力。电视是他把房卡插入电源时打开的，正在报道约翰·格林^①（他是环绕地球航行的第一个美国人，距今已经三十六年了），说他为颓废的美国找回了自信，在空间的争夺赛中独领风骚。

马约尔如痴如醉地听完了这条消息。格林的年纪和他相仿，但引起他注意的并不是这点，而是这位资深宇航员说的一句话：“我把这看作是自己在陌生环境中的又一次冒险。”这是他乐观地宣布自愿参加老人失重状态试验时所说的话。

^① 约翰·格林（1921 - ），美国宇航员，1962年完成围绕地球轨道航行的太空之旅，成为在太空中环绕地球的第一人，1998年10月29日，77岁的格林乘航天飞机上天并成功返回地球，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太空人。

让马约尔觉得更有意思的是 NASA^① 负责人的话。他说：“让我们来证明，上了年纪的公民也能拥有他们应该拥有的权利。”

马约尔点头称是。离开巴塞罗那以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乐观。他突然想到，如果加泰罗尼亚也能像美国这样，允许人们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开始，那么失业的人就会减少很多。在美国（电视上这么说）成千上万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转换工作和住所。

从电视报道中回过神儿来以后，他想起了刚才正准备做的那件事儿。没多久，他便在电话簿中找到了“森蒂内拉”，这个被他遗忘的名字。他记下了洗衣店的地址：弗尔摩萨大街，离他所在的地方不远。他记得三十年前他还拿这条大街的名字开过玩笑，说这名字更适合在中国。于是，他记起了三十年前的那次旅行：初到波尔图，他的小舅子带着他们飞快地在城里转了一圈，以闪电般的速度向他介绍了中央广场和维拉·诺瓦·盖阿码头，并建议他们尽早离开，因为在他看来，葡萄牙还有其他很多好玩地方，还有很多地方（他说得含糊其词）会更加吸引马约尔，因为他觉得马约尔只对扑克牌、政治和财富感兴趣。于是，他把

①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

他们带到了埃斯托利尔^①，那里有赌场，还有胡安·德·波庞^②的住所。

对于这些，马约尔都觉得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还记起了里斯本塔霍河上的铁桥^③：当他发现巴勃洛认为自己只会肤浅地留意那些现代大桥、豪华赌场和那位放弃皇位的英国人的住所时，他便要求，甚至是命令巴勃洛带他立即回波尔图去。就这样，那次旅行余下的时日都花在了波尔图，他们夸张地几乎逛遍了波尔图所有的大街小巷。

无疑，小舅子的轻蔑成了那次旅行给马约尔留下的最深印象。

“你觉得我是个暴发户，不懂得欣赏波尔图，是不是？”自认为受到冒犯的马约尔当面责问小舅子。

于是，马约尔立志要去发掘和欣赏波尔图的所有妙处。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夸奖说森蒂内拉是世界上最好的洗衣店，尤其是建在弗尔摩萨街上的这一家。的确，这家店是连锁店中最宽敞、最

① 埃斯托利尔，是距里斯本 25 公里的海滨度假村。

② 胡安·德·波庞（1913 - 1993），巴塞罗那伯爵，西班牙前国王阿尔丰索（1886 - 1931）之子，但由于是三子，所以没有机会继承皇位。

③ 此处指葡萄牙里斯本特茹河（塔霍河在葡萄牙境内段的名称）上飞架南北的萨拉扎尔大桥，它是欧洲最长的悬索铁桥之一。

漂亮的一间（虽然马约尔并不知道什么叫该死 art deco 风格^①，他甚至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做作，从而更愿意用“漂亮”取而代之），而且处于市中心的最佳位置。

马约尔走出酒店，雨已经完全停了。他愉快地散着步，来到了洗衣店门前。他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和波尔图人聊一聊啊。他不能否认（我是这样认为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方都在他的孤独中错位了，他不能否认这一点。他知道，如果再不和谁说话，自己就要疯了。他以前从未有过单独旅行的经历，因而不知道怎么同陌生的外国人交往），他认为这应该是有些技巧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并为此感到自豪：他假装自己是来找他小舅子的，假装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问一问谁知道他的下落。马约尔觉得这个借口简直完美至极。

“我想找我的朋友巴勃洛·塞瓦尔。”一走进洗衣店，他便这样说。

富有艺术感的柜台后面，站着两个安格拉血统的黑姑娘。她们摆出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想必是吸食大麻的后果，但这一

^① Art Deco，即装饰艺术风格，是从新古典过渡到现代主义之间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名字源于1925年的巴黎艺术装饰与工业博览会，特点在于流畅的线条、优美的几何图形和简洁的色系等。

点马约尔是想不到的)，盯着马约尔看了一会儿，却没有回答他。这当然也是吸食毒品的恶果。最后，其中一个突然轻佻地笑了笑，而另一个开腔便让马约尔目瞪口呆：

“昨天他还到这儿来了呢，因为昨天他还是我们的店主，而今天却已经不是了。我们昨天刚刚见过他，但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看见他了。”

马约尔直愣愣地看着两个窃笑的女孩，最终明白了她们说的是小巴勃洛，即住在马德拉的侄子。

“好的，我知道了，”马约尔说，“他昨天还来了，但以后不会再来了。”

说完这话，马约尔又提高嗓音说自己没听明白，希望两个姑娘向他解释清楚究竟是什么该死的原因使得巴勃洛·塞瓦尔再也不会来这家洗衣店了。

两位安格拉姑娘面面相觑，一脸茫然。马约尔突然发现两个女孩其实很讨人喜欢，她们非但脸蛋漂亮，而且雪白的工作服下显露出完美的身段。于是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恕我冒昧。”马约尔温柔地说。

两个黑姑娘笑得花枝招展。旅行以来头一遭，马约尔感受到了某种隐藏在身体里的痛苦。这是他上了年纪以来第一次遭受戏

剧性的痛苦，那就是：强烈的欲望和不支的体力之间的矛盾。

“恕我冒昧。”马约尔重复着。

于是，两个姑娘突然从大麻的困扰中摆脱出来似的，一唱一和，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她们告诉马约尔，就在前一天，巴勃洛把店铺给卖掉了。她们也不知道现在他人在哪里，但想必还在波尔图。

马约尔快地离开了洗衣店，不仅因为他的侦察行动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得知了他的小舅子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他不知该如何继续自己的行动了），还因为他想与人交往的借口到头来却使他品尝到了矛盾的痛苦。

下午七时许，坐在“庄严”咖啡馆里，马约尔点燃了那天的第一支香烟。这家优雅而古老的咖啡馆使他想起了昔日巴塞罗那的咖啡厅。走在圣卡塔丽娜街上，他发现了这家咖啡馆，此时他很庆幸自己走了进来。再说，一直片刻未停地四处闲逛，使得他感到了疲倦。之前，他参观了十二世纪的卡依斯·达·里维拉大教堂，还去了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和索阿莱斯·多·雷斯博物馆。此刻的他已经精疲力竭，幸而找到了这个优雅的处所，可以稍事歇息并顺便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

离开家乡以来，我没有遇到任何新鲜事儿呢，马约尔想。他

曾经模模糊糊地认为旅行可以使他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正如他常在电影里看到的），因为当一个人外出旅行时，便会卷入一些荒诞的事件，会有一些新鲜而又精彩的奇遇。然而（或许奇遇只在电影里才有吧）自从离开巴塞罗那以来，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因此，在逛遍波尔图的各个角落之后，他感到了百无聊赖。原本打算第二天去哪里来着？再去参观几个教堂和博物馆吗？或者去找所房子，然后开始新的不确定的人生？他在波尔图还有什么可寻觅的吗？他想起妻子曾这样问他，或许她是有道理的。也许他应该尽早离开波尔图，继续旅行；或者干脆回巴塞罗那去，因为在那里至少他还能参加朋友聚会，还能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还能帮助陷入精神危机的长子走出困境。

前途一片迷茫，为此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苦楚和深深的不安，就像那些对未来感到茫然的年轻人。这时，“庄严”咖啡馆的一位侍者打断了他的痛苦，问他想喝点什么。他要了一杯波尔图酒（和那支香烟一样，这是他那天的第一杯酒）。然后，为了给自己一点勇气，他自嘲地想：也许为了承受生活的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告别吧，告别所有吸引我们的、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许为了活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生看作是接连不断的告别。尽管对一些人来说，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或许正因为这

个，才更要如此看待人生：让自己慢慢成为告别的使者。这是他在最后几天里得出的结论。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告别波尔图到另一座城市去，然后再告别那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告别……依此类推，直到永远。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更无需扎根于某个美丽的地方。他终于明白，到了这个年纪，自己已经没有兴趣再担当任何“奇遇”的主角了。如果要当主角，也只应该是一连串告别中的主角。于是顺理成章，他这时又告别了成为“告别使者”的念头。但有一点是他已经决定了的，那就是第二天便离开波尔图，然后再去一次里斯本，就像三十年前他和家人以及他的小舅子一家所做的那样，他将找回（或者告别）曾经留在那里的记忆，以便说服自己再次成为“告别使者”。

下午七时左右，在“庄严”咖啡馆里，马约尔要了他的第一杯波尔图酒。没过多久，巴勃洛出现在同一家咖啡馆外，他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探了探头。他为寻觅路易莎跑遍了整个城市。他面露痛苦。又一次徒劳无功，就像他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其时，马约尔正背对大门，因为在那个位置刚好便于他欣赏一位专注阅读（马约尔这样猜测）的妙龄女顾客。因而，他没有看见正在外面张望的巴勃洛。而巴勃洛也没有看见他，不仅因为马约尔背对大门，更因为巴勃洛是在寻找路易莎，他的视线只

落在女人身上。

如果现在我说波尔图的“偶然”已经不是在小憩，而是肯定在搞罢工的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这是信口开河（否则它怎么会连让姑夫和侄子见面这样易如反掌的事儿都坐视不管呢）。我甚至敢说，“偶然”随时都有可能会发起一场大规模罢工呢。子夜时分，“偶然”的罢工仍在继续。其时，马约尔正在博尔萨酒店的房间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他走到窗前，焦躁不安地张望窗外，备受孤独的摧残和煎熬。除了思考和回忆，他无事可做。他想为这次旅行找出哪怕是一丁点儿意义。他随即想起了宇航员格林的话：他把自己的这次旅行看作是陌生环境中的又一次冒险经历。

站在窗前，他突然看见一个人摇摇晃晃、飘忽不定地在路灯下走过。从那跌跌撞撞、冒冒失失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酒鬼。他踩进了水洼，弄得水花四溅，而后又被路面突出的石子绊倒，摔倒在鹅卵石地面上，弄得满身泥点。雾水像湿乎乎的棉絮打在他的脸上，他那顶滑稽的帽子上垂下来的灰色穗子在风中摇曳。帽子是下午刚买的，戴上这顶帽子，别人都认不出他了。

这人其实只有四十二岁，但却在近几个月一下子苍老得可怕——在这段时间里，妻子抛弃了他，又嫁给了别人——他那原

本绚丽耀眼的人生也变得凋谢枯萎了。他发现，几个月来在自己的头脑里一扇恐怖之窗戏剧性地被强行打开了。他预感到死亡可能会不期而至，特别是如果他现在不做反抗，不尽力逃离这片令人窒息的空间，那么死亡将过早到来。自从妻子和他离了婚并嫁给了一个年轻人，他的世界就变得令人无法呼吸。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衰老，感受到窒息的痛苦。他迫切地需要空气，需要青春的气息，需要忘却现实。

这个人就是巴勃洛。他摇摇晃晃，因为喝了太多的酒，也因为莫名的孤独而感到眩晕。这孤独来自“偶然”，而“偶然”就隐藏在波尔图港，拒绝向他伸出援手。这个人就是巴勃洛。他毫无生气地朝阿尼吉·勃勃酒吧走去。在那里，他将不会见到一整天都在寻找的女人，因为波尔图的“偶然”已经罢工。

马约尔看着那个人踉踉跄跄地走着，却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自己的侄子。从这位侄子的角度，姑夫站在博尔萨酒店窗前就更不可思议了，因为他对身边的一切一无所知。他看不到笼罩在费雷拉·博尔赫斯大街树梢上的黑色天空，也听不到从圣·本托车站传来的火车汽笛。在远处，一列列火车呜咽着离开了波尔图，只身奔赴熟悉的城市。其中一列将奔赴里斯本，也即马约尔打算拜访或者告别的城市。

一如悲怆行驶的火车，那个踉踉跄跄的人，正朝着（我不得不这样说）绝望走去。

马约尔，根本想不到他看见的那个人正是小巴勃洛。他“砰”的一下关上窗子，却依然回想着窗外的那一幕。街道上灯火阑珊。他“砰”的一下关上了窗子，回想着这个夜晚。之后，他又给胡利安写了一张明信片。他说自己第二天就要前往里斯本，说他终于快乐地享受了孤独，就像一具衣冠楚楚的尸体在坟墓中度过了第一天。

写好了明信片（他始终没有投递），他又回到了窗前，但这一次，他没有打开窗子。他望了望天空，陶醉地看着月亮，欣赏着它的美丽，最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街道。那个晃晃悠悠的凄惨过客已经不见踪影。马约尔想，那人大概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孤独中了。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这是很自然的），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港口，他会再次见到那个身影。

| 追随文化的律动 |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脱胎于自己的作品，犹如蛇类蜕掉外皮而获得新生。或许我身上也有蛇或蛇类的属性吧。我想，里斯本的风格也有类似之处。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里，高高的了望台随处可见。那里，城市疲惫的模样一目了然。永恒的、空旷的天空，令人感到无限悲凉。里斯本城蜿蜒曲折，有时真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它迷住了游客，也迷住了马约尔。据我所知，马约尔很快便意识到里斯本的“蛇性”了。里斯本，这个别人眼里的白色天堂，在我眼里却是一片海蓝！

一如很多初到这座城市的游客所听到的，远处广播里传来了葡萄牙歌手那沙哑的呻吟声。很快你会发现，它和这座城市的本质完全一样。是的，马约尔轻而易举地发现了里斯本的蛇性。独

自旅行的人有一种第六感，一种远高于集体的洞察力和敏锐感。因为当你结伴而行时，你就会像鹦鹉一样，总是在不停地诉说或倾听，根本捕捉不到细节性的东西：在海罗尼莫修道院^①的小教堂里，马约尔发现唱经楼的两根大柱子上雕刻着两条蜿蜒曲折的大蛇，他便暗自把它们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他的联想略显粗糙，却是直觉使然。事实上，他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这种联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约尔把蛇和里斯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总听说女人属蛇，还因为他自己一直认为城市犹如女人，每座城市都有令人欣喜的地方。自从踏上拜夏街^②的那一刻起，马约尔便喜欢上了里斯本，直到来到卡依斯·多·索德雷渡口，他更是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一生都属于那里，从来也不曾离开。

四年前，当我初到里斯本时，也有过相似的感觉。后来，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个月。走在银路上，我仿佛觉得那是一条专为我铺设的街道，只属于我。我在里斯本度过了将近两年的

① 海罗尼莫修道院，建于16世纪，为纪念达伽马在1497年至1498年发现前往印度的海路并凯旋归来，这位探险家死后也葬于此地。

② 拜夏街，里斯本商业区。

时间，在罗西奥广场的国际酒店当主管。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年我二十岁。最初几个月，我把业余的全部精力都花在阅读和遐想上。我喜欢遐想，虽然我不知道到底遐想是什么。或许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因为它因人而异。

就这样，我白天在国际酒店上班，业余时间便用来读书，直到几个月后，我迷上了女人。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这可是真的）才下定决心去追逐女生。我努力消除对世界及女人的恐惧。应该说这种恐惧归咎于父母对我的过分呵护。也正因为如此，我离开了塞维利亚，离开了温暖舒适的家庭，因为我不能再继续躲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过日子了，不能永远只做个生活在父母保护伞下的孩子。于是，我放弃了父亲在黄金塔^①边建立的邮票行。因为我想拥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在父亲的地盘中混饭吃。

刚拿到旅游专业的文凭，一位亲戚便帮我找到了这份差使。在里斯本忙忙碌碌工作了几个月后，我慢慢跨越了心理的障碍，开始与社会接触、与人接触，并逐渐从塞维利亚的温室中走出来，还交了女朋友。

我不想过多地回忆过去。我只想说，孩提时代，每当我看见

① 黄金塔，里斯本的旅游胜地之一。

别人在聊天，便会自问：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真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有时，我走近他们，他们就会缄口，仿佛生怕我会加入他们的谈话。攻读旅游专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有时候，壮起胆来走进酒吧，想让自己接触一下社会。但我最终只能是和侍者“交流”：“请给我一杯冷饮”，过一会儿又说，“请再给我来一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滔滔不绝，妈妈这样对我说，因为她见我胆小自闭，只和家人讲话，顶多偶尔和邻居或头脑迟钝的同学搭讪。有时候，我看见有人坐在公共汽车上聊得热火朝天，我便禁不住自问：他们这么兴高采烈是要去哪里呢？他们又在说些什么呢？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别管他们，妈妈总是这样对我说。可见，她并不想放弃她的钢铁般的庇护。但是我做得对，离开塞维利亚，像鸟儿一样迁徙。

我做得对，来到了里斯本。几个月后，又离开那儿去寻找新的空间，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在最近四年间，我从一个胆小的人变成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显然，我属于那种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学会了和人交往，学会了勇敢面对世界。

我很高兴自己变成了一个外向的人。这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有点可笑，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我敢肯定，如果当初我没

有改变自己，那么现在一定过得很惨。我甚至不愿想象，如果现在还在父亲身边卖邮票，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幸好我当初选择了旅游专业，虽然这是个愚蠢的专业，但总比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会强啊。家人没有为我多做打算，而我也并不抱怨后悔。登上飞机，孑然一身，逃离他们为我设计好的保护伞，这就是我想要的。好啦，不管怎么样，我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常常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然后蜕皮而出。不过我想该冬眠了，该回到我的巢穴里去美美地待上一会儿啦。

据我所知，马约尔虽然阅历丰富，但他最终明白了和陌生人交往是多么困难。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在波尔图和里斯本就不同了。和别人交往，总是困难重重。过去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因为他总是和朋友、家人或者熟识的人打交道，但一旦走出自己的世界，才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善于交际。比如当他在波尔图打听侄子的下落时，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失败。在里斯本和陌生人交往，他依然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我笨拙得就像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最后马约尔想。他为自己和陌生人交往的拙劣技巧而感到惭愧。他感到惭愧，还因为（我这里要补充一句）他竟然没有能力在巴塞罗那以外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简直难以想象。他曾和职业桥牌选手过招，和缺乏道德的政客过从甚密，和不辨是非的商人接触频繁，而现在却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天赋。先是在波尔图，而后在里斯本，仿佛一切回到了开始：他只会和出租车司机和酒吧侍者打交道，尤其是酒吧招待：“请给我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又说，“请再来一杯”，不久之后再说，“现在请给我来杯波尔图酒”。

他开始盘算是否可以在别人面前自称为职业扑克牌手，对别人说自己叫安东尼奥·赫利，绰号是“法国人”。这样或许可以和里斯本赌场里的人打打交道。这也不失为一种交际手段呀，至少可以让自己在里斯本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正是马约尔所需要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向往的其实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职业扑克牌手也是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一点马约尔再清楚不过了），就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他们每晚必得进赌场放松一下，碰一碰运气，就像每天都要打卡签到一样。马约尔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永远只做一个孤单的游客。让自己成为安东尼奥·赫利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或者到葡萄牙基督教民主党^①的所在地去，告诉他们自己是加泰罗尼亚

^① 葡萄牙基督教民主党，又称社会民主中心党，1974年成立，1995年改名为人民党，成员大多为大学教授、高级职员和企业家。

政府^①的退休官员。他们肯定会理会他的，说不定还会给他安排点儿什么有意思的任务呢。还有一个法子（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随便做点生意，只要能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来和他打交道就行。总之，对马约尔来说，唯一明确的就是他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能再像个幽灵似的游荡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

然而，如果他没有像幽灵似的到处游荡，也就不会有人发现奥斯·海罗尼莫小教堂里唱经楼柱子顶上的那两条大蛇了（它们像两个守护者，居高临下保护着卡蒙斯^②和瓦斯克·达·伽玛^③的墓碑）。所以，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他的孤独使他得以发现那两条蛇，从而联想到女人，并且得出结论：里斯本是蛇的化身（尽管如此联想不免有些粗糙甚至肤浅，却不乏新意）。

当然，对这个结论，马约尔并没有给予重视。重视它的是我。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还一个劲儿地嫉妒得要命（马约尔学识浅陋，却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现一个我苦思冥

① 加泰罗尼亚政府，加泰罗尼亚在中世纪时逐渐形成，12世纪时与阿拉贡王国联合建立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王国。18世纪时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成为西班牙国王，取消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政府。1933年加泰罗尼亚重建自治政府，但在1939年再次被佛朗哥取消，直到1957年才重又恢复自治，加泰罗尼亚语也在西班牙获得官方语言地位。

② 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曾随达·伽马的探险队远征印度与澳门。

③ 达·伽马（1469-1524），发现通往印度新航道的葡萄牙探险家。

想而不得其果的秘密。因此我想我是小题大做了，其实问题就是那么简单：蛇是卢西塔尼亚^①初民的图腾，这片伊比利亚土地曾经名曰“奥菲萨”，意曰“蛇之地”，而今天人们称它为“葡萄牙”。

据我了解，古时候塔霍河流经的村镇无一例外都和蛇有关。诱惑夏娃（人们也叫她丽丽丝^②）的魔鬼^③，其原形便是以蛇形示人的腓尼基神^④。古希腊的阿尔忒弥斯和赫卡忒女神也是如此，更不必说地狱女王珀耳塞福涅^⑤啦，而地狱之门^⑥就在里斯本附近。

第二天，马约尔便在前往奥斯·海罗尼莫的途中经过了那扇门，那扇地狱之门，它面向大西洋，一向深受里斯本自杀者的青睐。当然，他并不知道珀耳塞福涅。如果说他对这位女王的名字有一点点印象的话，那也是来自人们偶尔谈起的奇怪表情。

① 葡萄牙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被称作卢西塔尼亚。

② 古犹太教的传说中，亚当的妻子叫做丽丽丝。

③ 根据基督教传说，人类的鼻祖亚当和夏娃受到魔鬼的诱惑，偷吃“知善恶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④ 此处应指导腓尼基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即丰饶之神。

⑤ 珀耳塞福涅，和前面提到的阿尔忒弥斯、赫卡忒等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

⑥ 从葡萄牙的罗卡角返回里斯本的路上，临海的石崖下面一个被海水冲开的岩洞，当地人称那个洞为“地狱之门”，传说中的魔鬼撒旦就是从这里跑出来为祸人间的。

“珀耳塞福涅？上帝啊，这个珀耳塞福涅又是何许人也？”他之所以会不经意地被有关蛇的故事所吸引，不过是因为他的遐想、他的思想随意驰骋罢了。事实上，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事，比如结识一些新朋友。他想这是保持自己身心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他一生阅人无数，有许多朋友，但此时此刻却没有一人在他的身边。他急需一位新朋友，急需为自己找到一条新出路，不再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中幽灵似的盲目游荡。

他在布拉卡·罗西奥车站跳上一辆出租车，准备前往地狱之门。他原本想要去的地方要比地狱入口近得多：“冬日之炉”^①（人们冬天常去的一片宽阔而暖和的地方）。但是，由于司机的开朗善谈，由于他与马约尔同龄，还操着一口慢条斯理的葡萄牙语，几分钟后马约尔便改变了行程。他决定走得更远，一来是想和司机聊聊天，二来也好让自己享受一下有人陪伴的感觉，以期暂时摆脱孤独的处境。

“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想说我不去‘冬日之炉’啦，留着以后再去吧，”刚穿过“自由”大道，马约尔便对司机说，“我想出城去，看看里斯本的郊外。您觉得我们能去哪儿呢？”

司机于是提议去“滨海大道”，那是海边的一条公路。他打

① 冬日之炉，里斯本市中心的一个花园。

开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地图，为马约尔指了埃斯托利尔、卡斯卡依斯和地狱之门，最后还指出了回程的辛德拉公路。

这时，马约尔听说了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一个名字：地狱之门。

“您不必再说，咱们走吧，”马约尔说，“就去地狱之门。好个特别的名字啊！您知道我最喜欢里斯本出租车的哪一点吗？”马约尔觉得很愉快，很有交谈的欲望，“我最喜欢的就是里斯本的出租车上没有收音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坐过的车上都没有。请相信我，对于我这个来自巴塞罗那的人来说，这一点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

“哪位上帝？”司机问道。这个前言不搭后语的问题简直可以视作是宗教辩论的起点，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对司机而言，不过是想接下去说说他对自己晚年的一点儿思考罢了。

为了把话引入正题，司机说了一段古怪的开场白，把自己说得像个刚刚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

“我的人生已经到了需要祈祷的阶段啦，”他对马约尔说，“为此，我为自己想象出了一些神灵，然后向他们祈祷。”

他说，他的祷告并不需要语言，也无需下跪。他只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即可祈求他的神灵。比如，在出租车站上就可以祈

祷。他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说话时咬文嚼字，似乎刻意要让马约尔觉得他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司机，而是一个有深度的文化人。

“嗯，”此刻马约尔已经改变主意，他不再认为与此人为伍是个好主意。于是他说，“我的做法和您差不多，只不过我是天主教徒，只相信唯一的上帝。但我的确从不跪着祈祷。我觉得这点咱们挺像的。”

“我们俩最相像之处就是：我们都老啦。”

由此，沉重的话题拉开了序幕。司机开始议论年龄的利弊。这让马约尔感到了一丝不悦。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老头儿，而且他不屑和老头儿站在同一阵营。于是他只是“嗯”、“啊”地随声应和着，消极地抵制着这个话题，并终使这场关于年龄的讨论自生自灭。沉默片刻后，司机竟然试图重续这个话题，马约尔于是调转话锋，开始向他询问地狱之门是怎么回事。

“埃斯托利尔，卡斯卡依斯……”马约尔说，“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但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因为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啦。对了，地狱之门是个什么地方？如果我没记错，我可从来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司机说，“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随即马约尔发现对方滔滔不绝、洋洋自得地说开了，而且语气做作，仿佛

在故作深沉，“您瞧，它是这么回事。那是大海上一道可怕的深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冬天里大西洋的狂风裹夹着海浪，海浪咆哮着，猛烈撞击在岩石上，可怕极了。那里可是自杀者青睐的地方。但您别害怕，现在这个季节到处是家庭聚会、游客络绎……我向您推荐一家环境舒适的午茶餐厅……”

马约尔决定不再向这个无聊的人提任何问题，他已经开始厌烦了。这位司机讲话的样子是那么惹人讨厌：故作深沉，咬文嚼字，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但很快，马约尔发现沉默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个司机喜欢自言自语，总想显示自己的学识。没人问他，他便开始自言自语，讲起了大西洋的暴风雨和冬天暴风雨席卷海岸的景象。更为糟糕的是，他最终又回到了宗教话题上。

“记得在我还是基督徒的时候，”司机说道，“那些殉教者的故事令我毛骨悚然，特别是那些被狮子吞掉的殉道者的故事。直到有一天，我正在证券交易所上班……我没和您说起过吧，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证券交易所的重要职员呢。您可别以为我一直只是个开出租车的……殉道者的故事一直令我神经紧张，直到有一天我对自己说……”

“我基本上相信您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啦，”马约尔打断他说，“但现在我想请求您安静一会儿，我还想集中精神看看风景呢。”

这几句话果然奏效。司机安静了好一阵子。但从埃斯托利尔开往卡斯卡依斯的途中，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而且听上去略带苦涩。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说过您是从巴塞罗那来的。那么请告诉我，加泰罗尼亚人是西班牙人吗？”

“加泰罗尼亚人就是加泰罗尼亚人。”

“看来您不喜欢西班牙。您好像把西班牙看成……总之，您一点儿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西班牙，特别是卡斯蒂利亚－莱昂^①。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西班牙。您瞧，我的姓氏是卡尔多索。我为这个姓氏而感到自豪！我真庆幸自己是个葡萄牙人。您能理解吗？”

“不能。”马约尔回答说。

“不能吗？马上您就会明白了，非常简单。只要周末不上班，我就出来散步，坐在那些长凳上（那是政府为市民准备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海。您知道我为什么坐在那些舒服的长凳上吗？”

“不知道。”

“您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您是说您看不见那些长凳吗？”

① 卡斯蒂利亚－莱昂，西班牙自治区之一。

“我是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坐在那里看大海，为什么那么惬意。”马约尔有些心烦意乱，“我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

“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坐在那些长凳上，望着地平线，觉得很幸福，原因就是：那一刻我是背对着西班牙。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

“一派胡言。”马约尔说。

“您别嫌我烦，不过看您的反应，我还得多说两句。我同样不想当加泰罗尼亚人。我是葡萄牙人。我很清楚自己叫卡尔多索，很清楚自己是谁。我清楚自己是个背对西班牙而坐的人，清楚自己将死在马德拉（那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您瞧，我甚至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而您呢，我看，您连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还是西班牙人都分不清楚。您确实不是很清楚，对吧？所以说句实话，要是让我和您换个位置，我还真不干哩。”

马约尔烦得要命，竟然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位司机有多么难缠。他努力把精力集中在海滨的景色上，努力不去听他讲话。他想象着车上装着收音机（谁刚才说不希望车上有收音机来着？），想象着美妙的《命运交响曲》。

突然，滨海大道上的红灯亮了。这时，一桩让马约尔惊心动魄甚至感到绝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那个司机喋喋不休地唠叨着

衰老给他带来的烦恼后，突然戛然沉默了。他向前一倾，用手狠狠地拍了两下方向盘，并随即发出一声古怪的叹息，继而又用近乎耳语的声音为自己之前的胡言乱语向马约尔道了歉。

“对不起，”卡尔多索说，“我最近过得糟糕透了。我的生活出现了大问题。”

马约尔怀疑自己是否听清了他的话，于是向前凑了凑，心中充满疑惑。

“大问题？”他问道。

“是我的兄弟。”司机含糊其词，接着就神秘地陷入沉默、不再开腔了。马约尔不愿打破这种沉静，害怕司机又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于是两人一言不发，继续向前行驶了一段路程。趁着这平静，马约尔想，自己一直抱怨旅行途中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可现在真有点儿新鲜事儿发生了，他却又盼望什么也没发生，宁愿继续自己的平静生活。

和这位司机在一起仍使马约尔觉得不舒服，但同时他有点儿好奇，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影响了这位司机的工作和生活，还使他如此悲伤不堪。虽然这份好奇心（或可以称之为窥私癖）由于害怕司机重新喋喋不休而被遏制了。绿灯亮了，汽车飞快地向地狱之门驶去，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仿佛失去了控制。

就在汽车飞驰着通过沿海公路的某个弯道时，旁边出现了一座漂亮的贵族豪宅。不等马约尔问，司机说话了：

“您刚刚看到的那座如梦如幻的房子，是卡斯特罗·吉玛拉埃伯爵的图书馆，我曾在那儿工作过几年。您看我现在是个司机，但当初我是那里的图书管理员。”

马约尔正不知如何回应。和几分钟前一样，司机又叹了口气，于是马约尔猜到他一定从未当过图书管理员，尽管他一定很想做那样的工作。

“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卡尔多索以一种近乎诗人的口吻接着说，“每当我路过这所房子，都觉得它是我梦寐以求的去处，希望自己曾经在那里工作。但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相去甚远！我既没当过图书管理员，也没当过证券交易所的职员，一辈子都只是出租车司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遇到了大问题。我和我兄弟之间遇到了大问题，我已经向他保证我不会再去烦他了。”

他把过快的车速降了下来，仿佛试图使自己也随之平静下来。没过多久，他们远远地看见了卡斯卡依斯的灯塔，司机的神色又变得紧张起来，车子又开始加速了。随后，汽车越过卡斯卡依斯的灯塔以及与之毗邻的豪宅。

“圣玛尔塔，”司机说，“我们刚刚看见那座大房子里住着银

行家。想必您听说过吧，愿圣灵保佑我，他们就是葡萄牙的‘肯尼迪家族’，一个庞大的家族，那座房子叫作圣玛尔塔。我多么希望自己是它的主人啊……”

这位司机简直无药可救。他开始了新一轮混乱而冗长的演说，直到他们来到地狱之门，车子在公路边上停了下来。

“我在这儿等您。”司机边说边示意让马约尔下车去欣赏美景。

“您陪我去吧。”马约尔说。

显然，对故事的好奇，对司机及其问题的好奇战胜了一切。于是两人下了车，慢慢地朝前面走去。马约尔突然发现，卡尔多索原来是个跛脚。走近地狱之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由海浪冲击而成的奇特豁口。周围是尖利的岩石。卡尔多索强调说：“冬天，地狱之门被笼罩在海浪的泡沫和巨大的轰鸣声中，十分壮观。”

“那时，西南风呼啸而来，大西洋波涛汹涌，使这地方看上去吓人得很。”卡尔多索站在六十多英尺高的峭壁上说。

于是马约尔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地狱之门的惨烈景象。想必是令人震撼的，而且一定是人们告别生命的好去处。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司机竟会站在可怕的地方比手画脚为他模仿各种自杀

的场景。那地方无疑有蛇，因为蛇总喜欢生活在森林中或山洞里，而地狱之门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山洞。马约尔怎么也想象不到司机会站在那“蛇洞”里表演撒手人寰的姿势。他一度猜侧（他确实猜疑过），司机所遇到的会不会是同样的问题呢？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司机会把他马约尔当成自杀者。他的头脑一片混乱。这时他们来到司机提到过的那家露天餐厅。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较为平静的交谈。马约尔决定向他敞开心扉。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还有儿子的故事，特别描述了胡利安（那自认为来自亚特兰蒂斯的小儿子，那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玄港”作者）的桀骜不驯，讲了埃斯托利尔和卡斯卡依斯三十年前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告诉他说：那次旅行是和小舅子巴勃洛一起完成的。还告诉他说，小舅子的独生子在马德拉有一家洗衣连锁店。“或许您听说过这家洗衣店吧？”他问这位生在马德拉而且计划死在马德拉的出租车司机，并告诉他说，自己的这位侄子也叫巴勃洛，两天前差点儿碰见（不过马约尔不知道的是，其实他和侄子已经碰面，但最终却擦肩而过了）。

两人三杯波尔图酒落肚，司机又开始胡说八道了。事实上他一直在期待马约尔闭上嘴巴，好将自己的悲惨经历一吐为快。问题让他夜不能寐，而且反复出现在他支离破碎的梦境。

卡尔多索告诉马约尔，他曾两度成为鳏夫，而他的两个女儿也都悲惨地先他而去。就在几个月前，他和费尔南多（他唯一的兄弟）住到了一起，就在里斯本的阿科雷斯街。然而，就在前几天，他兄弟突然萌生了独立生活的念头。

“他认为我病了，快要死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对他说，如果我发现自己病了，就会告诉他，然后去马德拉等死。可他坚持说我已经病得不轻。好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无情无义的家伙！”卡尔多索又重复了两遍。他说他兄弟把堕落当成了一种刺激的消遣，每一个目光的背后都隐藏着杀机。

“在他那毒蛇般的眼睛里，”卡尔多索接着说，“在他那看似兄弟情深的眼光背后，隐藏着置我于死地的杀机。也许说真话是老年人的通病吧。我兄弟相信，应该说是他向我断言，我马上就要死了。这太可怕啦！人没法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请您相信我，人没法和一个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兄弟一起生活。他把我的生活给搅乱了，把我的一切都搅乱了。我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所以，我已经想好了，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您就从这里，从地狱之门给我兄弟打个电话，跟他说我刚刚从悬崖上跳下去了，已经投身到另一个世界。我这是在报复他呢。让他先高兴一会儿，然

后我再出现在他的面前，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那样一来，他就可以把我当死人啦。虽然我活在他身边，但他可以把我当成死人，于是就不会认为我病人膏肓啦。”

“太复杂了。”马约尔听完觉得很可怕。

“哪里复杂呢？您需要做的只是打个电话而已。”

“实在太复杂了。而且，虽然您的兄弟疯疯癫癫，但要想让他认为回到家里的只是您的幽灵，那实在是太荒谬啦！根本不值得让我勉为其难打这个电话啊！”

显然，马约尔这样说是出于搪塞。现在他唯一想做就是摆脱这位神经兮兮的出租车司机。几分钟后，他想到了办法：可以先答应他，跟他说自己到餐馆里去打电话，然后溜之大吉，逃到公路上，跑到不远的卡斯卡依斯，在那儿重新打车回里斯本。

“好吧，”马约尔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我被您说服了。”

“您被我说服什么了？”

这人多愚蠢啊，想到这里，马约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宁可孤独，也不跟如此烦人的家伙在一起！要知道，这种想法其实恰恰是蒙田^①对老人旅行的看法（当然，这一点马约尔是不可能知道的）。

^① 蒙田（1533 - 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

“您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呢？我还能被您说服什么啊？您，在这里等我，现在告诉我，您兄弟的电话号码，我去给他打电话。”

于是卡尔多索把号码给了他，然后嘱咐说口气要强硬些，甚至可以残忍些。

“我会跟他说，我是您的最后一位客人，”马约尔说，“我亲眼看到您跳下地狱之门，投入深渊啦。我会向他表示哀悼，然后挂断电话。”

“请您告诉他，我连生前最后一刻都想着他。告诉他，我死前曾说我兄弟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马约尔站了起来，说：

“您就待在这儿吧，我马上回来。”

我也是个无情无义的人，马约尔想。他不仅要逃跑，而且连车钱也不想支付了。他本可以把钱交给某个服务生，但他觉得谁也靠不住。他走进餐厅，随即从旁门溜了出来，接着便以最快的速度撒腿就跑，真的一秒钟也不敢耽误。不一会儿，他听见了叫喊声。原来，卡尔多索在紧要关头猜到了他的心思，于是便追了过来。但他是跛脚，而马约尔却动作敏捷，因此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追到的。

“您回来!”司机绝望地喊道,“您快回来啊!”

突然,叫声停止了。马约尔回头看了看。只见司机跌倒在地,一对老夫妇正试图搀扶他站起来,但无济于事。他反正都要死的,马约尔无情地想。和那对老夫妇截然不同,几个站在一边的年轻人正在取笑那个出租车司机。马约尔来不及多想,只顾加快了脚步,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想,于是越走越快。他反正都要死的,马约尔不时地对自己说。不一会儿,他感到有点疲倦了,幸好卡斯卡依斯镇就在眼前。他迷失了方向,于是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波尔图酒,打算休息一下。店里的四位客人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喝完酒,马约尔也依法炮制,同样傲慢地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又要了一杯酒。他突然觉得,这些人好像都清楚地知道他是谁(他就是那个从滨海大道出逃的凶手!)。他们很快就会来告发他啦。我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真是荒谬至极,马约尔自言自语道。他和酒吧老板寒暄了几句之后,要了一辆出租车。一位客人抬起头来,他的眼神仿佛在说:马约尔又要杀死第二个司机了。然而,那位客人低下头去,对马约尔的罪行熟视无睹。马约尔回到了桌前,等待出租车的到来。突然,他头脑中闪现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单凭晚上睡觉和做梦也会让自己长肉。继

而他又嘲笑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念头来呢。我的想象力啊，他又一次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出租车来了。于是他把自己的古怪想法简单地归结为疲乏和困倦。

幸运的是，第二个出租车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出租车载着他穿过了神秘而又美丽的辛德拉公路，返回里斯本，来到了蒂沃里酒店。下午，他躲在房间里，倒在床上，打开了电视机。他看了一会儿电视，觉得什么也没有看懂，于是竟开始想象辛德拉公路上的一位沉默寡言的司机被谋杀的场景。乘客要求司机停车，说想出去透透气，从容地欣赏欣赏风景。于是，出租车在一处视野极好的地方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可以把方济各修道院宁静的圆形院落尽收眼底。突然，客人拿起一块大石头砸向毫无防范的司机，把他击倒在地。司机的脑壳被砸扁了。鲜血在辛德拉公路上流淌着。

没有动机的谋杀，马约尔笑着自言自语道。之后，他抛开了杀人场面，瞥了一眼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则冷饮广告，背景好像是加勒比风光。看着画面上暴晒在阳光下的树干，他感到身上一阵燥热，这让他又回到了现实当中。为让自己不至于产生内疚心理，他把卡尔多索想象成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最讨厌的人物。他需要这样想。他想，我可永远不想变成他那样的老头！然

而，他却不得不承认，他俩确有些许共同之处。比如，他俩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人死掉。马约尔很清楚，在这一点上他俩十分相似。还有，两人都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马约尔沮丧地想，要是我说话时给别人的印象也像讨厌的卡尔多索一样，那该怎么办呢？

躺在里斯本蒂沃里酒店的房间里，马约尔决定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能让自己像那个出租车司机。一定要像那些狂放的年轻人一样，充满幻想和新奇感度过自己的余生。要逃避失败的感觉。要和那个头上刻着失败标签的出租车司机分道扬镳。

“从今天起，我余生的计划就是：尽可能和倒霉的卡尔多索不同！”马约尔大声说，这一刻孤独的他突然显得兴奋起来。

他想，如果说内战中断了我的学业，毁了我的生活，那么现在我应当做的就是对此漠然置之。绝不能像那个渴望成为图书管理员的可怜司机一样，让自己生活在幻想里；绝不能像他那样成为庸俗、烦人的唠叨大王，特别是不能像他那样整天想着自己老了。更不能无聊而又空洞地谈论老年问题，使自己徒增烦恼。虽然妻子盼着我赶快死掉，但我偏不。我不能伤心，不能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我应该去找一个盼望我活着的女人，和她一起生活。比如那个女人……

为了更好地思考，他调低了电视机的音量。他感到满意和开心，因为他找到了生存的快乐，想好了未来的计划：他要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要越活越好。在酒店的房间里，他径自吹起了哈瓦那口哨，仿佛能通过这毫无意义的曲调一劳永逸地把所有的烦恼抛掷脑后。他自言自语道，如果那个该死的司机处在我的位置，躺在这张床上，他又会怎么样呢？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那粗俗的司机一定会深吸一口气，以此拒绝快乐的感觉美好地滋长。

他想，我要去找个女人。他于是想起了那个在里维拉街区看见的黑衣女人。我要找一个那样的女人，然后和她一起生活。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我爱上的女人从身边溜走，成为我生命中的过客。我要找到她，让她对我也产生激情，让这种激情在她身上肆意蔓延。

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女孩（也许是男孩）的咳嗽声。这阵咳嗽一定让她或他的母亲痛苦，因为紧接着传来了她（也许是睡梦中的）的轻声哭泣。马约尔突然感到一阵怜惜，可怜起这个小生命来了。咳嗽声持续了一会儿，然后唤了几声妈妈。出于好奇，马约尔在屏息凝神中渐渐睡去。

一个小时后，他被女孩凄惨的咳嗽声所惊醒。无意中，他看

了看电视。画面上是一条被轧成了两段的蠕虫，在一道新印的车辙上扭动着身躯。他仿佛觉得那蠕虫便是出租车司机的化身，于是本能地急于逃避那意外出现的可怕画面，赶快切换了频道。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一位酷似贝蒂·戴维丝^①的女主播。马约尔想听听她在讲些什么，于是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

据我所知，马约尔自认为大致听到了这样的内容（虽然女主播的原话肯定更加简练）：那是一位老人，对他来说，时间是那样的缓慢和从容。

马约尔被“小贝蒂·戴维丝”的这句话触动了。在他看来，女主播所说的正是他自己。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这位老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全凭毅力支撑着才没有垮掉。”

马约尔觉得，“小贝蒂·戴维丝”此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就是为了面对面地提醒他：现在他漫无目的。她说得多准啊，马约尔想，时间是那样的缓慢和从容，她所说的正是我目前的处境啊。

马约尔想，除了遇见一位愚蠢司机的可怕插曲以外，别的她全都说中了：我的整个旅行都缓慢而从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毫

^① 贝蒂·戴维斯（1908—1989），美国著名女演员。

无意义的生活。

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贝蒂·戴维丝”竟然在葡萄牙电视台提到了他马约尔的生活！他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他的生活不正如她形容的那样吗？难道他自欺欺人了吗？当然没有，马约尔想，我战胜无聊生活的本领确实确实值得大家公认啊。

他急于证明“小贝蒂·戴维丝”说的就是他，证明他确实拥有排解无聊的才能。不容迟疑，他匆匆得出了结论：这个报道是他前途的幸运星，是某位高人通过这小小的屏幕给他发来的信息，虽然方式含蓄，但指示明确，足以帮助他让今后缓慢而从容的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正准备继续倾听电视的指示，那位酷似贝蒂·戴维丝的女士突然消失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一则令人厌烦的年轻人爱吃快餐的广告。马约尔阴沉着脸，再次切换了频道。随即看到的是一部电影的尾声：大雨中，一个女人正伤心地和一个年轻优雅的男子告别。之后，男子毅然决然地冒雨离去。马约尔自问道，在这个场景里是否传递了新的信息呢？没有，什么信息也没有。于是他又换了个频道。

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满头卷发的老人。他说：“在这个

世界上，谁会觉得无聊呢？我想，只有那些傻瓜才会觉得无聊。我可不会。这些日子，我正在背诵一本大书。”

瞧，不久前他不是才说过自己有战胜无聊的才能吗？这个卷发老头儿的话恰好证明了电视和他思想之间的奇特联系啊。

只见卷发的老头儿走向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叼着烟嘴的年轻人，于是马约尔明白了这一定是某文化节目的预告。留着络腮胡子的年轻人说：“听别人讲忧伤的故事是多么令我着迷啊！”

年轻人那酸溜溜的语气让马约尔很是恼火，因为他一下子想起了儿子胡利安。那小子曾经无数次用同样自负的语调说见到死鱼就会晕倒。

对马约尔来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听到儿子说这样可笑的傻话更让他生气的了。那样的傻话啊，居然还有人觉得是个性。所以，刚才听到大胡子年轻人的话，马约尔就立刻火冒三丈，准备切换频道。正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行标题，让马约尔吃惊不已：跟随文化的律动。

我应当放弃这样的建议吗？马约尔问自己，被这意外的标题弄得犹豫不决。为了不错过对自己有益的信息，他决定暂时不换频道。

“这就是如今的葡萄牙文化。”一个画外音这样说。就这样，

马约尔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看完了整个节目，完成了跟随文化的律动。

据我所知，这个节目所介绍的第一个人物便是一位西班牙画家。画家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马约尔听到的是这位画家关于里斯本和马德里的区别的一次谈话。他大概是这样说的（只能是大概，因为马约尔记不清他的原话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是个位于国土中心的城市，而里斯本则位于边缘；马德里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城市，而里斯本呢，其魅力在于它的自由不羁、变化无穷，您永远不知道旅行应从哪里开始、何处结束。”

虽然画家的名字和他的原话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约尔的奇异反应。马德里是一个小市民充斥的城市，他听后马上这样想到，只配被我鄙视。巴塞罗那比它强百倍。

这丝毫不足为奇。他一心偏袒自己的城市，这很正常。然而不正常的是，当他刻意回忆巴塞罗那时，头脑竟然一片空白。他只想起了一段萨尔达那^①的音乐（小时候，他时常看见人们在大教堂门口跳这种舞曲）。这真太奇怪了，奇怪之处并不在于巴塞

^① 萨尔达那，盛行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种群体舞蹈。

罗那在他的记忆中消失殆尽，而是一直以来他并不喜欢萨尔达那舞曲啊。任何形式的萨尔达那舞曲他都不喜欢。他喜欢的是伊夫·蒙坦^①的舞蹈。他甚至讨厌萨尔达那舞，所有类型的萨尔达那舞他都讨厌。要知道，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是不存在的。马约尔更喜欢夏尔·特雷内^②、莫里斯·舍瓦里耶^③，还有吉尔伯特·贝科^④。萨尔达那舞曲使用的那种高音乐器让他觉得刺耳。

因此，一切都太奇怪了：在那短暂而又永恒的瞬间，他那亲爱的城市在他脑海中呈现出一片空白，唯一的印象竟是萨尔达那舞曲的旋律。这恰恰又是他不能容忍的东西。

令他大为震惊的失忆之后，故乡的种种形象终于回到了他的脑海中：吵着要找寻自我的妻子，陷入危机的大儿子，和别人私通的女儿，创作“玄港”的小儿子，兰布拉斯步行街^⑤，孔帕尼斯^⑥在蒙特乎依克城堡被枪杀的情景，奥林匹克村，依卡利亚大

① 伊夫·蒙坦（1921-1991），法国著名歌手、影星。

② 夏尔·特雷内（1913-2001），法国著名歌手。

③ 莫里斯·舍瓦里耶（1888-1972），法国著名歌手、影星。

④ 吉尔伯特·贝科（1927-2001），法国著名歌手。

⑤ 兰布拉斯步行街，位于巴塞罗那的一条繁华的街道，全长近两公里，一直延伸到巴塞罗那港口。

⑥ 路易斯·孔帕尼斯（1882-1940），1933至1940年任加泰罗尼亚省长，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宣布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于1940年在巴塞罗那蒙特乎依克城堡被佛朗哥政府枪杀。

街，无聊的老年俱乐部，东方墓地，死去的父母……想到这些，他稍稍松了口气。刚才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也许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凡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一时间莫名其妙地被萨尔达那舞曲扰乱了心智，家乡的记忆变成了空白，如此而已。有些人还每隔五年突然犯一次头痛病呢，也没人觉得那是什么邪事啊。或许要怪就怪他太孤独了吧。要知道，有时候这就叫孤独：在一家异国的酒店里，一个人躺在床上，莫名其妙地想起萨尔达那舞曲。

恢复了对他那亲爱故乡的回忆，他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却发现自己的眼角湿润了。于是，他决定换换脑子，抛开乡思，集中精神看电视里的葡萄牙文化风情。节目的第二个人物正是刚才他在预告中看到的卷发老人。此刻已经确定无疑，这个人便是马努埃尔·德·库尼亚，那位倍受敬重的马德拉作家。然而，除了称自己正在背诵一部书，整个采访中他再没有说过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但断断续续穿插其中的马德拉风光却十分迷人。

马约尔丝毫没有意识到，从此往后他的人生已同朝着真善美

的但丁之旅^①环环相扣了。他起先只是心血来潮地跟随文化的律动，而后则产生了对马德拉风光的好奇，决定继续那缓慢的南方之旅。就这样，对真善美的向往潜移默化地进驻了他的内心。

他想都没有再想，便决定第二天就去买一张飞往马德拉的机票。其实，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忠实于电视对自己的暗示，当然也为了让自己随心所欲地生活，或者为了满足一下自己未泯的童心。同时，去马德拉也是为了小小地报复一下那个扰乱了自己心情的卡尔多索，为了抢在他前面享用一下这位司机为葬身故里而自我筹划的“天路”。

节目的最后主角是一位意大利建筑师。年轻人令人难以忍受地留着络腮胡子、叼着烟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对里斯本的主色调^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关于里斯本是一座白色城市的说法令人费解，因为这里到处是山丘，这使得城市的色彩看上去很模糊。而且太阳时隐时现，里斯本的白色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颜色，因此他认为里斯本的真正颜色应该是传说中的蓝色，大西洋的颜色。

① 在《神曲》中，但丁在维吉尔的引领下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最后在贝阿特里齐的引领下游历了天堂，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② 里斯本以白色沙滩和白色建筑著称，例如伫立在海边的纯白色的贝连塔。

或许他还应该说里斯本的形状蜿蜒连绵，仪态优美，是一座变化无穷的蛇形城市。在这里旅行永远不知道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还应该说里斯本有时常常蜕变。这后一种说法是我用来形容自己的。我不是常常像蛇类似的蜕皮吗，然后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这座遍地棕榈、仿佛永远存在的小岛上，我每天与笔墨为伍，时间在风平浪静中缓缓掠过，既从容又优雅。恰似分分秒秒走着的钟表，生命在这里从容不迫。当然，我是一个初学者，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我就是个初学者，动作缓慢的初学者。

| 失败永远不仅意味着失败 |

下降过程是孕育，
它曾经孕育上升。
失败永远不仅意味着失败，
它指向一个世界，
一个以前不曾想象的世界。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①，《下降》

^①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二十世纪美国著名诗人。

| 玄 港 |

弗兰茨·卡夫卡写道，他仿佛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却不知这罪孽是什么^①。坐在飞往马德拉的飞机上，马约尔想，他也可以说一句听上去相似但实质却大相径庭的话：他刚刚悟出了生活的真谛，却不知这真谛是什么，就连直觉也感受不到。于是，他奇怪地问自己，究竟为何坐在飞机上内心还如此激动。我真像个傻瓜，最后他略带感伤地对自己说。一片片薄纱般的云彩从窗外飘过，马约尔不禁莫名其妙地笑了。

① 此话应出自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1918），作品讲述的是银行副经理约瑟夫·K于三十岁生日那天无缘无故被捕，不得不出庭接受审判的故事。K自恃无罪极力加以证明，同时他也生怕自己在某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错，竭力去寻找，然而一切均属徒劳。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是不可能的。在三十一岁生日前夕，他被处死。

马约尔为什么笑呢？如果他坐在我身旁，我一定告诉他为什么。你笑了，多半是因为在天空飞翔的感觉让你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天空中飞翔，这看似严肃，却与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会问，有什么联系呢？我的回答是：自由。而且我要说，这是心境问题。我在马德拉的一些朋友是飞行员，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上了年纪，但都保持着童年的心境……所以说，你觉得开心，其原因就在于飞翔与童年之间的联系。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马约尔，正飞往一个小岛。在那里，你将找回你的童年和青春（当然，对于这一点你毫无觉察，尽管你开心得像小鸟似的。事实上，在高空中飞翔，时间对你来说已经停滞，你的心已经回到过去：内战爆发，学校永远地向你关上大门的那一天。是你亲口告诉我的，你对我说，一片片薄纱似的云朵把你的记忆带回了最后的校园生活。但你不知道，其实这只是小岛向你开启的序幕：在小岛上，你的失落感将被彻底清除。但你无法预知将要发生的一切。你只知道自己无缘无故地笑了。

这就是我想告诉马约尔的，但他却不在我的身旁。

我说过，飞翔是一件严肃的事，却和童年紧密关联。当飞机开始下降时，马约尔突然变得异常严肃，但他那佯装出来的笑容却让我觉得是童年的表情。飞机着陆时，他看了看窗外，突然发

现之前看到的那些被遗弃似的孤零零的小岛，在蓝色大西洋中转眼变成了美丽的地方，美得让人觉得有些朦胧，特别是小岛北面的那高耸入云的悬崖，烟雾缭绕，如梦如幻。

记忆是多么奇怪啊。一切都是那么奇怪，但最奇怪的还是记忆。悬崖的景象把马约尔带回到童年的最后一个暑假。在那些奇特而又缓慢的日子里，他是那么喜欢安静，喜欢栗树的树荫，喜欢轻风吹拂窗帘的感觉，还有避暑小屋的百叶窗……那个宁静的小院子啊，那是父母赐与他生命的第一座天堂，但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到那里去了。

回忆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尤其是在人们不得不把它编造出来的时候。对父母的度假小屋的真实回忆，经过了马约尔头脑的复杂通道后，竟让他产生了虚构的欲望。这虚构太不真实，简直毫无依据。但这恰恰是他当时需要的。当飞机缓缓降落时，他竟按照自己意愿，残忍地为那位来自亚特兰蒂斯的可恶的儿子胡利安编造了一个童年。直到飞机着陆，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杜撰，因为他想让儿子成为一切错误的罪魁祸首。

他为这位“玄港”作者虚设了一段他自己本该经历却没有经历的童年：体罚，禁闭，恶心的食物，无穷无尽的祈祷，被迫到水产市场去买东西……总之，那是一个黑暗的童年，充满了挫

折和失败。就该让那个可恶的酸秀才尝尝这样的生活，好让他学会如何忍受周围的野蛮。

飞机“粗鲁”的着陆方式（这在马德拉是常事）让马约尔回到了现实。当飞机的轮子终于触到地面时，机舱里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掌声，仿佛藉此掩饰之前一声声惊恐的尖叫。马约尔问自己，这掌声是献给飞机安全着陆的呢，还是献给马德拉岛的？但与此同时，他又想，虽然这次马德拉岛之行是迄今为止他所抵达的最远的地方，但此时此刻他并不是孤单一人。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坐在自己旁边的年轻女子。旅途中，她一直在睡觉，而此时正在解安全带。马约尔猜想她大概二十岁左右。她的左脸上有一些青春痘，但被玫瑰色的脂粉掩盖得很好。现在她开始大声咀嚼口香糖。马约尔解下安全带，倾过身子去问她是不是马德拉人。她边嚼口香糖边说，是。于是马约尔问她能否给他推荐一家酒店。她看着他，好像在思考答案。等待她回答的工夫，马约尔想，要是她知道自己最常做的梦就是从一家住了多年却没有付钱的酒店里逃跑，她会怎样想呢？

“您有钱吗？”女孩问。

“有，很多。”马约尔回答道。

“那您就去瑞茨酒店吧。”

瑞茨——显然，马约尔想成了“里茨”酒店^①——的确住过很多名人，比如萨姆塞特·毛姆^②，还有温斯顿·丘吉尔。那里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而且是英国风格的。侍者上茶，还会送来涂着黄油的黑面包和几片黄瓜，让人觉得完全像生活在上个世纪一样。

“打死我也不会去瑞茨的，”女孩补充说，“我喜欢的风格和那里完全不同。但我敢肯定，您会喜欢的。”

可能是由于太过敏感，马约尔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女孩似乎把他当成了腐朽的老头了。此外，他也不知道那个萨姆塞特·毛姆是什么人物，他觉得听上去像位作家，但也有可能是位英国的政治家。

“多谢您告诉我这些，”他一边对女孩说，一边假装把露在上衣口袋外面的白手帕整理了一下，“请相信我，我真的非常感激您。被您猜中了，我旅行时一向都住里茨酒店^③。”

“可瑞茨在全世界只有一家啊。”

马约尔皱起了眉头，说：

① 马约尔将女孩所说的瑞茨（Reads）酒店理解成（Ritz Carlton）酒店。后者是美国某团万豪（Marriott）旗下最知名的品牌。

② 萨姆塞特·毛姆（1874-1965），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③ Ritz Carlton 酒店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有。

“我不明白。”

“我更不明白。”

这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错误，但马约尔认为此刻女孩一定不仅觉得他是一个腐朽的老头儿，而是已经开始嘲笑他了。

“事实上，我想说的是，”马约尔解释道，“自从我成了鳏夫，我便开始四处寻找一位愿意和我分享财产的女人，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我都住里茨酒店。”

“我再说一遍，先生，据我所知，瑞茨只有一家。”

“我觉得您是存心不想听懂我的话，”马约尔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女孩的笑柄，“可您应该试着听懂，应该试着理解我的话，至少您可以装作听懂的样子啊。我看，你是空姐吧，对吗，小姐？”

马约尔一边说一边又开始摆弄上衣口袋里的白手帕。他想，她不是觉得我腐朽吗？那我就让她也不好过。她不是嘲笑我老吗？那就让这个傻丫头瞧瞧我是怎么对付她的。

“难道您不是空姐吗？”马约尔接着说，其实他明知道她不是，但就是想把她说得晕头转向，千方百计让她难堪。让这位嚼口香糖的女孩看看，他这样的糟老头子是怎么消遣她的。

“请您听好了，”女孩终于说，“您在浪费时间，您所做的—

切都毫无意义。您听明白了吗？您这样做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我已经有未婚夫了，而且我将继承一大笔财产。所以，请您……”

嚼口香糖的女孩说得好像马约尔要勾引她似的，简直过分至极。马约尔气得发疯，他想还击，想说她看上去像卡拉米蒂·杰恩^①，甚至想说就算她嚼再多的口香糖，脸上还是会起疙瘩。但是，马约尔控制住了自己，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绅士。

想到这儿，曾在里斯本折磨得他要死的奇怪而又讨厌的萨尔达那舞曲又回到了他的脑海。马约尔感慨万分，自己孤独得太久了，所以才会如此不堪一击，甚至连一段音乐都能把他摧毁。一直以来他都是孤独一人，要知道，一个人孤独时，内心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乱发脾气，甚至发疯发狂。

马约尔几乎冲动得想双手抱住脑袋，捂上眼睛，但他强忍住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脑袋里依然回荡着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就像某种背景音乐。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嚼口香糖的女孩平静地离开自己的座位，加入了迫不及待的旅客当中。

^① 卡拉米蒂·杰恩（1852-1903），是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女牛仔，传说她不拘小节，野气十足。1953年，美国著名影星桃乐丝·戴主演了描写这位传奇性人物的影片《野姑娘杰恩》。

世界各地大山里的空气都是差不多的，走在飞机的悬梯上马约尔想。的确，这里的空气凉爽而清新。这很快就会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愉悦感，不过现在尚未发觉罢了。因为他脑袋里还回响着那挥之不去的萨尔达那舞曲的余音，因为他一时间觉得岛上的阳光太过强烈。

这时他想，也许自己并没有完全听懂那个口香糖女孩的话。还有那个拉他去地狱之门的司机，他的话自己也没有听懂，因为毕竟他们的话里掺杂了很多葡萄牙语，凡是听不懂的地方，他只能按自己的猜测去理解。其实，他这样想完全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因为最近几个小时里，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他确实受挫不少。

但刚刚安抚了自己，他耳边又响起了那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由于孤独，他陷入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怪圈。但他是说什么也不愿屈服的。沐浴着凉爽而清新的空气，踏着马德拉的土地，他发明了一种治疗痛苦的方法，或者说是偏方：每次耳边响起萨尔达那舞曲，他便努力回想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也即他那短暂而乐趣无穷的加泰罗尼亚议员时期；回想他和那些政党头脑的谈话，还有那些由他致开幕词的大大小的会议。应该说，这些参政经历确实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他想，其实我参政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不仅仅是个生意人，结果证明：这果真是个好主意。尽管我没有经验，也没有丝毫相关的文凭，但佛朗哥的去逝给我打开了从政的大门。

每每想到这些，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咒骂佛朗哥。内战，把他这一代人的生活残酷地截成了两段。在马德拉这凉爽而又清新的山间雾气中，他又一次咒骂了佛朗哥。他继续在停机坪上走着，一边呼吸着岛上宜人的空气，一边痛快淋漓地咒骂着佛朗哥，这让他感到此次旅行着实不错。他一边走，一边用从政的回忆治疗着萨尔达那舞曲带来的痛苦，同时也治疗着另外一些回忆带给他的痛苦，比如学校向他关闭了大门，将他弃于残酷的战争现实，弃于怪兽一样可怕的黑暗生活。

他继续走着，边走边想，参政最终使他有机会结交了一些朋友，至少是接触到了一些和俱乐部里的那班朋友以及扑克牌玩主完全不同的人。政治把他的人生带向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唯一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那些精彩的时刻正从他的记忆中慢慢淡出。随着他的那些朋友，那些老一代政治家的去世，一切都变得苍白和黯淡了。死亡，总是死亡，某些人的死亡，意想不到地影响了他的生活，使他青春常在、足迹长驻的希望落空了。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最后，他失去了朋友，在政党中成了孤家

寡人，被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子包围着，往日的助手如今因为他的年龄和文化水平对他投来怀疑的目光。

不论怎样，回忆是没人能够夺走的，没人能抹煞那段光辉的岁月。从现在开始，只要听到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我就会立刻用上记忆的“偏方”。想起家庭只能使我痛苦，马约尔保险公司现在对我而言也只是个银行里的活期账户罢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抓住不放的东西了，只能用回忆来排解萨尔达那舞曲在我内心中产生的烦躁。那音乐只不过是某个小鬼的徒劳，奈我何如？

之后，他越来越喜欢海岛的清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鲜空气。他对自己说，如果不想自欺欺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承认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念正在慢慢削弱。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垂直向南的旅行会慢慢改变他的观点呢？答案显而易见。较之快乐，民族主义者更推崇责任，而这显然不是马约尔现在所需要的。随着旅行的推进，他显然是在努力逃避一切责任。

他继续走着。这时，他看见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走在前面。那人的背影（脸是看不清的）很像特拉德斯，他那位俱乐部的朋友。他看见嚼口香糖的女孩迈着轻快的步伐超过了那个很像特拉德斯的人，而那人竟堂而皇之地盯着女孩的屁股看了又看。这时，马约尔才快步赶上去，证明那人并非特拉德斯。单凭

侧脸，他就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朋友。马约尔突然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想起特拉德斯，是因为想起了他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敢去那些他曾经去过的城市，便能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话有道理吗？没道理，马约尔自言自语道，因为事实恰好相反。

几秒钟以后（还没有走进机场大厅，他便开始逐渐意识到，马德拉的时间过得慢极了），他发现走在前面的“假”特拉德斯明显有些跛脚，走起路来很是吃力。即便如此，那人还是一直走在马约尔前面，这说明自己根本没法超过他，也就是说，他马约尔已经落在了一个瘸子后面。尽管马约尔很不乐意承认，但显然是因为关节炎影响了他的速度。他很想加把劲儿超过那个一瘸一拐的“假”特拉德斯，但不管他怎么努力，那老瘸子始终走在他的前面。马约尔开始意识到，那家伙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着他的好心情，仿佛瘸子抢先享受着原本仿佛只属于他马约尔的新鲜空气。

在大厅等行李时，瘸子依然抢在了前面，马约尔有些恼火地瞪了他一眼。既然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他便从头到脚打量起那个人来。在马约尔眼里他仿佛逐渐变成了一条瘸腿的红色甲虫，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多可怕啊，看着这个可怜的跛脚怪

物，马约尔这样想着，以此排解等待的烦闷。

最先出现在行李传送带上的是几个运动包和网球拍，随后便出现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旅行箱。像在波尔图和里斯本一样，马约尔好一阵子都在想他的箱子，想它或许丢了。他看了看那个瘸子，那人好像也在想同样的问题。正在这时，马约尔看见了自己的那只黑色箱子，于是松了一口气。而让他大吃一惊的是，那个瘸子正抢先朝那只箱子走去，准备下手。说时迟，那时快，马约尔赶忙上前几步，并说箱子是自己的。

“啊，真的是您的。请您原谅，我以前从没犯过这样的错误。”瘸子说，因为就在这时他看见了自己的箱子。他的箱子也是黑色的，和马约尔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使马约尔几乎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两人相视而笑。瘸子的笑容让人觉得很舒服，想必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说不定我们是双胞胎呢。”

瘸子笑得更可爱了。这时马约尔觉得之前自己对他的厌恶是毫无理由的，事实上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而且讨人喜欢。

“您是本地人吗？是马德拉人吗？”马约尔友善地问。

“是啊，朋友，您是西班牙人？”

听到对方称他为“朋友”，马约尔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我是巴塞罗那人，来自加泰罗尼亚。”

“我生在封沙尔^①。去过几次巴塞罗那。那可是个美丽的城市，我特别喜欢兰布拉地区。我每次去都住在东方酒店，虽然酒店有点儿破旧，但我很喜欢，因为它历史悠久，而且别有韵味。再说，我喜欢周围的环境，更喜欢酒店的名字。这名字多美妙啊，您不觉得吗？待在那儿，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剑桥一样。”

马约尔觉得自己和这个人一见如故，就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一样。

“说到酒店，”马约尔说，“您能给我推荐一家马德拉的酒店吗？我听有人说里茨不错……”

“他们说对啊。瑞茨确实是个好酒店，特别适合弗吉尼亚·伍尔夫^②那样的女士。”（听到这儿，马约尔皱了皱眉头，这名字他听说过，可就是对不上号）“或者那些喜欢五点钟喝下午茶的文人墨客。那是家好酒店，但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您。再说，它离市中心很远……您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您不知道吧，我就是一家酒店的老板，‘仁慈耶稣’酒店，市中心唯一的四星级酒店。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向您推荐我的酒店。”说着，他露出了

① 封沙尔，葡属马德拉群岛的首府。

②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作家。

诚恳而友好的笑容，“酒店的名字不太好听，但那是街道的名字，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它所在的那条街道就叫‘仁慈耶稣’。要是我起名字，我就会叫它‘剑桥’。”

马约尔想都未想，便说：

“您不必再说，朋友，我就住您的酒店啦，就去‘仁慈耶稣’街的‘仁慈耶稣’酒店啦。但说句实话，对这名字我确实不敢恭维……”

不一会儿，两人上了出租车。瘸子首先作了自我介绍：

“您此行是度假呢，还是做生意？请原谅我的冒昧，您不必回答。我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费尔南多·埃斯特维斯。您知道吗，这次因为弄错了箱子，才让我有幸认识了您，您恐怕永远猜不到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

“我想，我也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啦。我叫费德里哥·马约尔。”他本想再补上一句说自己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板，还是退休的加泰罗尼亚议员，但最终却欲言又止，没有说出口来，“现在请您告诉我，弄错箱子的事让您想起了什么呢？”

“酒店的员工一定会笑话我啦，”埃斯特维斯说，“他们一定会以为我在机场招揽生意呢……好吧，怎么说呢，箱子的事让我

想到了一本小说——《泥人》^①。您平时看小说吗？您听说过这本书吗？”

此时的马约尔为了摆脱孤独和那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急于结交朋友，于是赶紧支吾说：

“《泥人》嘛，我知道。很久以前读过，但已经记不得它讲的是什么啦，只记得是一部写得很好的小说。”

“简直好极了。故事发生在布拉格。那个主人公，我想您还记得吧，他拿了一顶不是他的帽子回了家。您现在记起来了么？”

“我想我记起来了。嗯，后来怎么样了么？”

“后来，当他发现拿错了帽子时，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脑袋形状极为特殊，而这顶帽子却完全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啊，对。我想起来了。很精彩的一幕。那可是本好书，一部伟大的小说。”

“您说得太对了，那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两人一唱一和，就差异口同声地重复一遍“伟大的小说”啦。之后，两人都沉默了很久，好像在思考什么。

据我所知，马约尔和埃斯特维斯默默地坐在出租车上，巴勃

^① 《泥人》，奥地利作家梅林克（1868－1932）的作品，发表于1915年。

洛·塞瓦尔，马约尔的侄子，正在他位于封沙尔皮那大街的家中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伸懒腰，他没有起床是因为酒后不适，也因为他想再回到刚才的梦中。在梦里他看见了父亲（他的父亲已经死去多年，就葬在波尔图），老人竟然跪在地上央求他不要再借酒消愁了，求他照管好马德拉的洗衣店，更求他忘掉丽塔，忘掉那个抛弃他、和另一个小伙子私奔的水性杨花的女人。要知道，他就是从那时起整天借酒消愁的）。

“娶过一个老婆就够啦，别再找女人啦，也别和魔鬼签什么契约。听我一句话，你才四十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别再整天借酒消愁了。”梦里，父亲这样对他说，“别再喝酒了，别再整天伤心欲绝地想着你那个愚蠢的老婆。你怎么就不像我呢？你还记得我临死前对你说的话吗？记得吗？我对你说，虽然我履行了所有丈夫应该履行的责任，但最终我明白，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生来就不该结婚。”

虽然这只是个梦，但他仿佛真实地听到了父亲的教训，真实地听见了父亲激动地操着一口莫名其妙的阿根廷口音对他说了这番话。巴勃洛懵懵懂懂地从床上坐起来，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觉得心跳得厉害，于是便跑下床，拼命地用凉水拍洗着脑门。

坐到沙发上，他开始思考。事实上，他真希望那个梦再延长

些，因为他已经很多年没见到父亲了，很想问问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不好。然而，梦断难续。尽管如此，巴勃洛还是试图回到梦境里去，他想象着父亲已经不再跪地求告，而是坐在沙发上，平心静气地和他谈论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就像在潘帕斯草原^①上徜徉一样。”巴勃洛想象父亲这样说。

他用手捂住了脸，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很可怕。

曾经罢工的“偶然”会出现在封沙尔吗？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位“偶然”先生，但我敢百分之百地肯定它那天并没有罢工。如果允许我大胆推测一下（我喜欢大胆想象），我会说，正当马约尔前往“仁慈耶稣”，他的侄子巴勃洛懵懵懂懂地醒来，“偶然”就在它繁星构筑的碉堡中，一边伸着懒腰，一边听着旁边满脸微笑、毕恭毕敬的秘书高声汇报封沙尔城里的机缘巧合，考虑着怎么介入人们吉凶未卜的生活。而我很乐意设想的是，正在前往“仁慈耶稣”的马约尔和正用凉水拍打脑门的巴勃洛都成了“偶然”先生的盘中美味。

就在同一时刻，辜负了太阳的“邀请”、仍在床上伸着懒腰

^① 潘帕斯草原，位于南美洲南部，东起大西洋，向西延伸到安第斯山脉。

的人还有我和我的妻子——丽塔。我想是时候介绍自己啦！我就是丽塔现在的丈夫。我叫佩德罗，住在一幢带阳台的二层小楼里。小楼的颜色很夸张，很像老照片里的房子。我的全名叫佩德罗·里维拉。我和丽塔生活在一起已经好几个月啦，我们的房间有一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窗子，正对着圣玛利亚街。

我叫佩德罗。虽然听上去有些蹊跷，但我确实和巴勃洛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每次在康帕纳里奥咖啡馆见到他，我都会向他伸出援手。他说他是我的朋友，还说除了我他一无所有。显然那是他的作风，他故作镇静。我敢肯定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横刀夺爱、娶了丽塔并和她两情相悦的人是我。而且我猜，尽管我对他尊重有加，他还是怀疑我在同情他。看他借酒消愁痛苦不堪的样子，我的确可怜他。他的感觉是对的，事实如此。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文明人，最终还是采用了文明人的方式。何况，岛上的地方那么小，我们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回避不了谁。

言归正传。那天，我痛痛快快地伸个懒腰后起了床。丽塔还在熟睡，我没有叫醒她，便径自刮胡子洗脸去了。在浴室里，我哼起了探戈舞曲。与此同时（也许和我说的有几分钟的误差）马约尔已经到达“仁慈耶稣”酒店。埃斯特维斯把他带到酒店

大门后，便和他告别，独自坐着出租车回家去了。

“我还以为您就住在酒店里呢。”马约尔说。

“哎呀，我怎么会住在酒店里呢？我是酒店的老板，但我有自己的家啊！那好吧，马约尔先生，认识您很高兴。如果您需要什么，就直接告诉酒店经理，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那么说，您都不来酒店啦？”

埃斯特维斯又笑了，说：

“哎呀，我这把年纪管理酒店已经太老啦。我把它交给别人去管，自己只做股东。”

“那就再见吧，埃斯特维斯先生。”马约尔有些沮丧地说，因为他感觉到这位先生正在友善地摆脱他。

“再见。”埃斯特维斯说完，转身回到了出租车上。

直觉告诉马约尔，和在波尔图及里斯本的经历一样，前面的路注定要由他独自走完，伤心也罢，失落也罢，没有熟人，没有朋友，只有孤独。

不一会儿，他走进了酒店的房间。他想，也许自己正在返老还童吧，因为现在自己的行为竟跟小时候上学一样，一天到晚沉浸于痛苦的寻觅——寻觅朋友。

但无论怎样，在学校寻找友谊的年华和人生末路的希冀有着

很大不同。那时，他想找人做朋友，不是因为自己需要朋友（朋友对他来说太微不足道啦，他总觉得班上所有的同学都面目可憎、傻里傻气），而是因为如果没有朋友，过节就太别扭、太没劲啦：父母总是问他和哪个朋友约好了出去玩啊。如果他说自己没有朋友，父母的脸上就会露出忧心的表情。那样的感觉太让他难受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父母，因为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他和他关心的人。于是，他胡乱说出一些朋友的名字来，而且长期以来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撒谎。年复一年，每当节日来临，他就这么善意地撒着谎，然后独自跑到电影院看场电影，或者在街上闲逛（却并非出于喜好。因为按他的意愿，最好永远都不用出家门一步），等到时间耗得差不多了，才敢回家。

不同于校园生活，这次垂直而下的南方之旅，是因为马约尔迫切需要结束孤独的状态，他不愿再独自面对虚无。但事实上，和上学的时候一样，别人对马约尔来说又变得微不足道了（随着巴塞罗那越来越远，他对同类的感觉也越来越疏远）。此时此刻，他寻找朋友，只不过是因他不愿与孤独为伍，不愿把基督教最反对的自杀当作最终的解决途径。然而，他确实已经开始对生命由爱生恨，即因为热爱生命转而憎恨生命了。

走进“仁慈耶稣”酒店的房间，像前两次在波尔图和里斯

本的酒店一样，他又一次开始彻底地搜查房间里的所有物件。他找到了电视机和遥控器（通常这两样东西都在显而易见的地方），翻出了衣柜里的备用枕头，发现了迷你冰箱（冰箱总是隐藏在角落里），查看了浴室和梳妆台上的全套洗漱用品。最后，他来到了窗前。每次只有站在窗前时，他才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新地方、一座新城市了。

窗子朝着热闹的“仁慈耶稣”路，视线越过街道和房子，便能隐约看到前方的大西洋了。旅行以来，马约尔头一次感到了遥远，觉得自己仿佛迷失在汪洋之中，远离了一切。他对自己说，或许这种遥远感正是封沙尔最迷人的地方。这时，从远处的街上隐隐约约传来悠扬的手风琴声。望着一片蔚蓝的远方，听到从深巷传来的手风琴声，马约尔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模糊而绝望的幸福感。

他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想看看封沙尔的电视是否会继续向他传达“神谕”。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电视剧《亡命天涯》^① 的主人公。马约尔笑了，因为他觉得电视一直追随着他，始终传递着明确的信息和指示：很明显，他就是逃亡者，被迫进行着无穷无尽的逃亡（以寻找导致人生不幸的真实根由）。

① 《亡命天涯》，美国电视剧。

他切换了频道。于是他看到了一条来自南非的报道，是关于曼德拉^①夫人的。不，这个女人肯定和他的不幸没有丝毫的关联，也不会带给他任何信息。他又调回到《亡命天涯》。影片演到结局，故事的结局总是千篇一律的：主人公又重新开始了无穷无尽的逃亡。

他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回到电视机前，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新的预示要传递给他。这次，他看到了一部六十年代的葡萄牙电影。画面上出现的场景是一个女人正走进一个男人的办公室。那男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你好啊，玛利亚。”男人有些吃惊地说。女人说：“马里奥，我求求你，别伤害他。”

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人来找一个男人，求他别伤害某个她爱着的男人。这蕴涵着什么信息吗？也许是他的妻子正在巴塞罗那祈求自己不要伤害胡利安吧，他们的儿子，那个自诩亚特兰蒂斯人的可怜虫。对，也许这就是电视传递的信息，除此而外他再也想不出对这条“神谕”的更好解释了。

好吧，马约尔想，那我就不再管傻小子啦！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又可以和妻子说话了，仿佛两人已经和好

^① 曼德拉（1918 - ），全名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南非前总统。

如初。他感到生活又有了一丝喜悦。于是，他决定到酒店大堂去要一张封沙尔的地图。

在大堂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马约尔。他正在和前台接待员玛利亚说话。这位客人言语间流露出的一种模模糊糊的绝望的幸福感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是“仁慈耶稣”酒店的经理。那天早晨，我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便见马约尔在玛利亚面前将一张巨大的封沙尔地图铺展开来。马约尔并不是那种不起眼的客人，他那双不同寻常的、明亮的蓝眼睛立刻吸引了我，还有他那身花花公子式的考究衣着。他穿得很古典，但极为优雅。正如所有的花花公子一样，（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他就像是正在落下的太阳。这颗恒星落下的时候，总是场面宏大，色彩绚丽，却处处洋溢着忧伤。

即便他不像花花公子，单是他外套口袋中露出的手帕，已经足以吸引我的注意了。因为我知道，在上衣小口袋中放手帕是战前绅士的习惯，尽管此时没必要穿外套。要知道，这可是百分之百的热带气候啊。但不管怎样，我只是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盯着他打量了片刻。倒不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而是因为我办公室的工作太多了。

“里维拉先生，”我记得当时玛利亚对我说，“萨奥·维森特

有急事找您，请您和托斯卡诺先生联系。”

马约尔向前探着身子，在地图上查看着封沙尔和马德拉。他抬头看了看我，发出一声鼻息声，就像老狗闻到了香味。

于是我朝办公室走去。我想，进办公室的那一刻，马约尔应该恰好出门，进入“仁慈耶稣”大街。据我所知，他沿着街道走了一段，在街角拐了弯，看见了用手风琴拉着忧伤曲子的艺人，他给了一些硬币，应该说是他口袋里所有的硬币。然后，接着向前走。他先后走过了沐浴在大西洋强烈阳光下的奥尔塔大街、费尔南多·奥尔内拉大街和维斯孔德·多·阿那蒂亚大街。独自漫步在这些街道中，他开始喜欢这座城市了。他继续朝着海滨大道的方向走去，最后来到了因为清晨而忙碌、躁动的“二先知”大街。在那里，他看见了大海。他感慨万分地想：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只能对你讲，胡利娅，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思：真的很奇怪，虽然我以前从未来过，却对这里的一切如此熟悉。似曾相识！我说明白了吗？

带着一种模糊而绝望的幸福感，他的身体开始在“玄港”下沉（据我所知，起初他并没有联想到儿子，而是到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才猛然发现的。后来，他还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满满七盘磁带，讲述了他的流亡生涯）。他望着地平

线，仿佛看见了一条白色的大船。这也许只是他的幻觉。在这个他确信无疑的“玄港”（我觉得其实就是封沙尔），他觉得自己变得聪敏而富有哲理了。他想，事情坏到不能再坏时，反而会变得好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否极泰来。

马约尔已经开始习惯了孤独，能从所见所想中找出乐趣来了。他从未像此刻这样关注自己。他试图破解那位电视“使者”给他带来的信息。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他又望了望地平线，仿佛看见一位天使飘然而过。于是，他在一条蓝色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以便更好更安静地遥望地平线。他想，从地平线上闪过的一定是位天使，或者诸如此类的神灵，因为那景象绝对不可能属于这个尘世。这时，两位和马约尔年龄相仿的男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当他们犹豫是否要和马约尔同坐一条板凳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伦理以其公理和必然法则将他们掩埋……他们只读了用铅笔标记过的段落便明白了这些，你听好了：有一种物质存在于自身，为自身而存在，没有根由，没有秩序，这种物质就是上帝。”

“你敢肯定吗？”另一个问道。

“当然。他无处不在、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怎么可能有边

界可以束缚他呢？然而，虽然上帝是无边无际的，却包含着真善美。而真正的绝对，则应该囊括万事万物。”

以上并不是他们原话，因为马约尔根本记不清他们复杂的对话。不管怎样，他们大致上说了这些奇怪的话。这些话出自两个马德拉的老人之口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在模仿布法尔和白居谢^①；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是两个天外来客。对我的两种说法，马约尔都不能接受。在他看来，他们就是两个说话诡异的封沙尔绅士，如此而已。他在录音机前回忆此事，又重复了一遍他的看法。而我却坚持说，那肯定是两个业余演员，当时正为在巴尔塔扎·迪亚斯剧院上演的《布法尔和白居谢》排演呢。

“你好好想想，”我说，“他们是不是一个吸着烟卷，而另一个全神贯注、满脸涨红的样子？”

“不是。他们是两位绅士，站在我面前，讨论着他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

“你确定吗？”

“他们不就是两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吗，争论着一些奇怪的

^① 布法尔和白居谢，出自《布法尔和白居谢》，福楼拜（1821 - 1880）的未竟之作。

问题，如此而已。”

“你读过《布法尔和白居谢》吗？”

“没有。”

“那你怎么能肯定他们不是在演《布法尔和白居谢》呢？他们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很疲惫……”

“那你肯定错了。我记得他们离开时还说要坐热气球呢。”

显然，马约尔不想和我继续讨论这两个人是否在演布法尔和白居谢。他提到热气球是为了把话题引开。

“坐热气球？”我问道。

“他们还说到寒冷的冰川。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听他们说过，说他们参与了一项寒冷的赛事，乘热气球飞往南极。”

“那就比我想象的奇怪多啦。”我开玩笑地说。

“是啊，他们就是很奇怪嘛。他们对比赛充满了幻想。其中一个在谈到比赛行程时说，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南下啦，飞越恒河，到达孟加拉湾，再从那里飞往印度洋……还说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啊，对了，他说尼罗河在等待着他们，还提到了沙漠，还有一些天晓得是什么的奇怪东西。他们肯定不是在演布法尔和白居谢。现在我确信无疑了。”

于是，我也像个疯子似的顺着他说：“当然啦，鉴于他们要

参加热气球比赛，就更说明他们不是在演布法尔和白居谢啦。”

“他们要去的地方非常冷，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听了马约尔的狡辩，我觉得有些反感，于是决定采取主动，吓唬他一下。

“也许你根本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吧，也许这一切都来自你的无底深渊吧。”

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神秘地说：

“我确实一直都在走向无底深渊呢。我越陷越深，离我的亚特兰蒂斯越来越近了。”

| 亚特兰蒂斯 |

巨大的地震和洪水来临了。一夜之间，亚特兰蒂斯天崩地裂，被永远吞没了。

——柏拉图

| 重返校园 |

马约尔乘坐的飞机在马德拉着陆的那天下午，他的侄子在康帕纳里奥咖啡馆喝下了第五杯金汤力，然后晃晃悠悠来到大街上。这时，如同做梦一般，他看见了巴塞罗那的姑夫从自己眼前走过。

这不可能，巴勃洛边想边嘟囔道：“看来，我不能再喝了。”他又定睛看了看，怀疑是自己眼花了。这次，他发现自己看见的不再是姑夫的重影，而是和我站在一起。太可怕了，他想，又嘟囔了一句：“我不能再喝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幻觉中看见姑夫了，他想。“而且这次更遭，因为上次在波尔图我看见的还只是姑夫的幽灵，而这一次我竟看见他和里维拉走在一起。”他自言自语道。

巴勃洛还戴着那顶波尔图买来的滑稽帽子，灰色的帽穗无精打采地耷拉在帽檐上。在此之前，他的心情还算平静，尽管刚才在露天咖啡馆生了一肚子气。当时，他被气得火冒三丈：他是第一个到达咖啡馆的，等着参加聚会，却被几个傻里傻气的外国人搞得心烦意乱。比如，坐在他旁边的一对英国情侣，说话酸得要命，更不用说对面那个秃顶的美国人和那个穿着黑色衣服、骨瘦如柴的法国人啦。马约尔偷偷瞥了一眼法国人正在写的明信片，被他那晦涩的语言弄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一群令人作呕的东西，巴勃洛想。“谁见了都觉得恶心。”他自言自语道。正在这时，我和马约尔从他面前走过，却没有看见他，因为我正往咖啡馆里面张望，想看看聚会的人是不是已经来了。

“这不可能！”巴勃洛惊呼。

正当马约尔回头想看看是谁用西班牙语大喊大叫时，他一下子怔住了。他脸上那副惊讶的表情竟然和巴勃洛的一模一样。

我自然完全不知所以。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巴勃洛·塞瓦尔，是你的老乡。他可是我们的灵魂。”

“可他是我的侄子啊！”马约尔说。

我以为由于他说话的口音而使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我问道。

马约尔和我刚认识两个小时，就已经不用“您”而是以“你”相称了，仿佛已经相交了一生似的。两个小时前，马约尔厌倦了没人说话的处境，于是他照埃斯特维斯所说的，到酒店前台要求见我。为了找人说话，马约尔想出的借口是向我询问埃斯特维斯的电话号码。他厌倦了自己的谨小慎微，决定走出自我封闭的空间，甘冒被拒绝的危险，试着和外面的世界接触、试着和别人交朋友了。

收到前台的传呼，我有些好奇地来到了大堂。要知道，通常客人是不会找我的，他们甚至想不到，这座酒店的某间办公室里还有一位经理随时等待着他们的差遣。还没等我向他问好并问他有什么需要，马约尔便操着一口古老的葡萄牙语炮轰般地向我抛来了一大堆关于小岛的问题。他说想知道埃斯特维斯的电话，还想打听一下在岛上就餐以及去北部旅游的情况，还有，在哪儿换钱更好，当地的报纸是什么，而且让我最意想不到的是，他还问起了岛上的政党派别。

一通狂轰烂炸之后，他终于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于是我对他说，请用西班牙语和我说话，因为我也是西班牙人。

“天哪！”他说，“您是哪里人呢？让我猜猜。坎塔布里亚人？”

我笑了。

“您猜错啦。我是马德里人，但祖籍是塞维利亚……您呢，马约尔先生？您的姓氏好像是加泰罗尼亚的。”

“完全正确。我就是加泰罗尼亚人。”他说。

说这话时，他显得有些忧伤。

“我从未到过您的故乡，”我说，“但请您相信，我一直都很想去呢。”

“您是马德里人，或者说，是塞维利亚人，那您怎么到这里来啦？”

“生活所迫啊。”我回答道。

我话还没说完，马约尔便急不可耐地说他要去洗手间，说他很快就回来。

仿佛在洗手间里想好了似的，他一回来便出其不意地问我：

“这岛上有独立分子吗？”

我告诉他说，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占领之前，岛上本是空无一人的。

“仔细想想，那是多么令人吃惊的景象啊：一座岛屿，几个

世纪以来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于是接着告诉他，正因为如此，对于这个海岛来说，独立无异于天方夜谭。要是换成加纳利群岛^①，情况可就不同啦，因为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那里已经住着贯切人^②啦。

随后，我开玩笑地问他说：

“您这次来，不会是想组织一场独立运动吧？”

他听了这话，竟认真起来。

“您觉得我这把年纪还能干这种事吗？我是来旅游的。在家里待烦了。”说着，他陷入了沉思，再次露出了忧伤的神情，“也可以说，我糊里糊涂就来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就这么匆匆忙忙地来了，像逃避什么灾难似的，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我先去了波尔图，第二天又去了里斯本，今儿就到了封沙尔。明天，说不准我就去佛得角^③了呢。”

“您不喜欢我们酒店吗？”

“喜欢倒是喜欢，但你们要是在佛得角和麦哲伦海峡^④也有

① 加纳利群岛，位于大西洋的七个岛屿，西班牙所属。

② 贯切人，加纳利群岛的土著人。

③ 佛得角，位于北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上，地扼美、非、欧、亚4大洲海上交通要冲。

④ 麦哲伦海峡，南美洲大陆和火地岛之间沟通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的海峡。

分店就好啦。您瞧，我跟您说……”

我对他说，去佛得角或马德拉南部的想法太疯狂了，简直像卡夫卡一样疯狂，因为岛上没有直飞航线，只能先往北回到里斯本，乘坐途经马德拉的航班，才能折回到佛得角。因此，我说这太疯狂了，因为需要先北上，然后再南下，飞过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才能到达南部。

“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垂直南下了吗？我的南下之行就只能到此结束了吗？”

他的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奇怪得很，但也很有个性，简直像文学语言似的。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怎么又说起了商船，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刚刚在地平线上看见了一条幽灵般的白色大船，然后他又细致入微地（我发现他极为注重细节）描绘了一个小时前他听到的那场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怪对话（两个封沙尔人关于“伦理”的高声讨论）。那时，我对他说，他看见的一定是两个正在饰演布法尔和白居谢的演员。而此时此刻，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已经在我们之间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很快，我便热情而慷慨地邀请他参加每天下午的康帕纳里奥咖啡馆的聚会了。

“可他是我的侄子啊！”两个小时后，见到巴勃洛时，马约尔这样说。

而巴勃洛呢，惊诧得有些口吃：

“天哪，费德里哥姑夫，你怎么会在这儿呢？这么说我看见的不是幽灵，你真的是我的费德里哥姑夫，对吗？”

“正是我呀！你的姑夫！你和十五岁的时候没啥变化，那时你还想当足球运动员呢。最终这个梦想实现了吗？我猜你没有，要不，一定会有人告诉我的……但不管怎样，听我说，孩子，真是太神奇了，你几乎一点没变，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然，我也不敢相信啊，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

“可你来这儿干什么呢？”巴勃洛接着又问，“胡利娅姑姑呢？她和你一起来了吗？”

“没有。她更愿意待在巴塞罗那。”马约尔说，“我三十天绕了地球一圈。”

巴勃洛再次惊讶地看着姑夫。

“绕了地球一圈？”他边说边激动地拥抱着姑夫。接下来是漫长的几分钟，两人说个不停，详细地讲述了各自家人的情况，还不时地拥抱一次，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最后，两人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一些，于是便开始谈论起波尔图来，我也就不得不成了听众，听他们详尽讲述了各自的波尔图之行，见证了他们的旅行轨迹和几次擦肩而过的奇异经历。

“你喝酒喝得很凶啊。”马约尔突然对侄子说。

“那又怎么样呢？”侄子挑衅地说，“你可既不是我爹也不是我妈，再说，我已经长大了，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你该不会是专程到封沙尔来管教我的吧？”

“孩子，你到底怎么了？你原来并不爱喝酒啊。出了什么事吗？”

巴勃洛并没有兜圈子，借着酒劲儿，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的感情失败了，姑夫，你觉得这个理由够不够呢？老婆跑了，洗衣店对我又完全没有意义。就是刚才陪你过来的男人，那个年轻的酒店经理，那个老好人，现在和我的老婆丽塔在一起了。就是那个家伙，是他抢走了我老婆，而我却不得不敬重他。你觉得这些理由不够让我喝个痛快吗？我已经惨到不能再惨了。我成了倒霉蛋，成了老光棍，我苦啊，你看看我，费德里哥姑夫，我苦啊。”

马约尔没有看他，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我，好像在责问我：为什么要抢走他侄子的老婆？幸好这时跛脚的埃斯特维斯，我那杰出的老板过来了。

“真巧啊，”他对马约尔说，“您怎么来这儿了呢？是有人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

“正是。”马约尔说，显然，见到埃斯特维斯他也很高兴。

不久，巴勃洛又要了一杯金汤力。索萨和内托来了。巴勃洛的酒端上来时，巴波萨和他邀请的两个学生也来了。

之后，皮雷斯、巴托斯、梅蒂那，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陆续过来了。有的谈论足球，有的谈论毒品大亨的谋杀案。这时，马努埃尔·达·古纳盛装登场了。仿佛有人宣布“大师到！”，全场立刻习惯性地安静下来，以示尊重。“大师”，我们确实是这样称呼马努埃尔·达·古纳的（虽然有些人不太情愿），因为大家发现他的气质一天比一天更庄严、更傲慢、更不可一世了。

这位大师一出现，马约尔便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似的。和大师握了握手，马约尔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出现在里斯本电视节目中的鬍发老头，那个在节目中说自己永远不会觉得无聊、说自己正潜心背诵书籍的老头儿。但除此以外，马约尔似乎觉得这个老头儿还让自己想起了别的什么人，却一时间也想不出所以然来。

“我们就不等小伙子托斯卡诺了吧。”达·古纳说（要知道，他所说的小伙子托斯卡诺最近一直在集结力量反对这位大师呢），“我们开始吧。但愿托斯卡诺今天不来了。”

达·古纳所说的“开始”，指的是高声朗诵诗人费尔南多·

佩索阿^①的诗句。其样子很是滑稽，就像以前的人们所做的饭前祷告。

“咖啡馆角落中逝去的玄学啊，”大师开始朗诵了，显然他对自己发明的这套仪式很是得意，“偶然间的智慧火花啊，无名氏的奇思异想啊，也许终究有一天将战胜一切，自然而然地成为上帝，占据整个世界。”

“阿门。愿我们的上帝佩索阿受显扬，他的躯体永垂不朽；愿世界和所有的咖啡馆受颂扬；佩索阿万岁，上帝万岁。”只听有人这样说道。

原来是姗姗来迟的托斯卡诺。

这时，内托模仿大师和托斯卡诺的祷告，突然冒出几句佩德罗·塔门^②的诗句：

“我从高处对你们说话，在这里，我把五颜六色的蓝，添加到你们的蓝色之中。”

马约尔先看了看他的侄子，然后又看了看我，表情很是迷茫。我觉得应该事先告诉他，这些日子以来，聚会总是充满火药味，但不必担心，最终是不会“血流成河”的。尽管我不愿看

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诗人。

② 佩德罗·塔门（1934- ），葡萄牙诗人。

到这种场面，但任何聚会都会出现一些不和谐音符。而那天，骚动确实来得早了些。

大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每次遇到冷嘲热讽时，他总能保持冷静），沉着冷静地接着说：

“下面，我们请阅读有心得的人来说两句吧。”

只要大师到场主持聚会，程序总是这样的：先是颂读佩索阿的诗句，然后便把聚会引向某个文学话题，让当天阅读有心得的人阐发感想。

似乎谁也不想第一个发言，大师又说：“你们不会告诉我今天没人读书或报刊文章吧？”

回答还是一片寂静。正在这时，侍者打破了沉默，问大家都喝些什么。和往常一样，所有人都要了咖啡，唯独巴勃洛每天都投资在金汤力上。

“好吧，巴托斯，你来给我们讲点儿什么吧。”达·古纳举起了食指，指向巴托斯。

这时马约尔突然记起了达·古纳让他想起的人是谁了。达·古纳的那种神情，那举起食指的动作，还有那副天生严肃的嗓音，都让马约尔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位老师。那位老师也有一头像达·古纳一样的鬈发，虽然两人的体态略有差异，但

气质极为神似。

一时间，马约尔觉得仿佛进入了时间隧道一样，眼前历历在目的是被战争毁掉的青春岁月。

“很抱歉，”巴托斯说，“我今天什么也没有读，因为我去照顾生病的同事啦。”

“那好，”大师又扬起了手指，“那我们请皮雷斯讲一讲吧，看样子他很想发言呢。”

皮雷斯说他并不想发言，因为一整天都在和妻子吵架，但是如果没别的选择，他也可以说两句。他告诉大家，一个小时前他刚读完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但遗憾的是，这本书中的大智慧很可能被某些朋友认为是“禁果”，难以接受。书的作者是十八世纪锡耶那^①的一位修道士。他深入探讨了一个荒诞而又激动人心的问题：为什么铜烛台上总有斑斑泪痕？换句话说，为什么蜡烛总是在孤独之中燃尽自己的一生？

托斯卡诺开始跺脚了。巴勃洛则说那只不过是一本令人讨厌的破书。而达·古纳让皮雷斯继续讲下去。巴勃洛便对大师说：“什么泪痕啊，蜡烛啊，全是些无稽之谈，不过是想愚弄读者罢了。”于是，巴托斯问巴勃洛是否有更好的东西可讲。

① 锡耶那，意大利一座古都。

“有啊，”巴勃洛说，“我想提醒大家，你们的咖啡可要凉了。”

这时，皮雷斯大骂巴勃洛是白痴，说他的杜松子酒正慢慢变热呢，这比咖啡变凉可糟糕多了。

显然，马约尔一点儿也不喜欢别人骂他的侄子，他准备插手了。虽然他并不想第一次参加聚会就哗众取宠，但还是觉得站出来保护侄子义不容辞。最终，他决定说点儿什么。

“我知道自己在这个聚会中身份卑微，不应当插嘴，但看到我侄子被人骂作白痴，心里实在不太好过。”

我侄子！

所有人听了这句“我侄子”，脸上都是眉头紧锁，一脸的茫然和惊诧。我不得不向大家解释说，我今天邀请来的这位客人实际上是巴勃洛的姑夫。

“是我姑夫怎么啦？你们至于那么大惊小怪吗？我就不能有个姑夫吗？”有了姑夫撑腰，巴勃洛的语气更强硬了。

这时，咖啡馆多了一条狗。本来已经紧张的气氛变得更为复杂了，可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对于抱着结交朋友的目的前来助兴的马约尔来说，肯定是一种煎熬，他担心聚会就此解散。这条狗我们以前见过，巴勃洛跟它说过话，还称它是圣人的化

身。而此时，索萨不知哪根筋不对，竟然突然把狗一脚踢开了。梅蒂那立刻表示出轻蔑的神情，提醒索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对猫狗是不能拳脚相向的。

“不能吗？”巴托斯问道。

“别忘了猫狗也是造物①……”巴勃洛说。

“谁的造物？”巴托斯问。

“你心里清楚是谁的造物。”巴勃洛回答道。

继而一场更为激烈而荒谬的争论开始了。达·古纳试图阻止，但根本无济于事。马约尔觉得眼前的场景太像儿时的学校了，所有人都在吵都在闹，没有人甘于平静。他想起了学生们蹬鼻子上脸欺负老师的那些日子。在这校园般的混乱中，内托终于插话了，他说刚刚读了一则故事，故事发生在阳光明媚的一天。于是，他讲了起来：

“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一位政治领袖突然发现他的影子要抛弃他，离他远去。于是他便大骂影子没有廉耻，并粗暴地命令它立即回来。‘没有廉耻的东西，快给我回来！’他这样说道。影子停留了片刻，说，如果它真的没有廉耻，也就不会抛弃他

① 此处应指上帝的造物，根据西方基督教理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

啦，说完便飞驰而去。”

“说得好啊，说得真好。”托斯卡诺边鼓掌边说，“我们恰好可以把这个小故事用到我们的大师、我们伟大的首领身上！”

马约尔担心地看了我一眼。显然，因为不了解我们的聚会（虽然总是吵吵闹闹，却从未出现过“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的惨象），他总担心聚会就此分裂，担心那扇刚刚向他敞开的友谊之门就此关闭。我准备走过去，让他不要担心。我要告诉他，虽说这种不和谐状况是常事，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平安静的。我要告诉他，这种火药味不是什么新鲜事，马德拉是世界上最幸福宁静的岛屿。当然，毋庸讳言，这个海岛是因为史前的火山运动才得以从大西洋的深处浮出水面的。和平与火药味并存，这是葡萄牙人踏上这片土地之前，马德拉本来就有的特质。

“你自认为很聪明吗？”巴托斯冲着托斯卡诺说，“但实际上你的话不过是一堆臭屎，一堆羊粪蛋罢了。”

“你说得太有道理啦，”自诩为“微型文学”理论家的托斯卡诺风度翩翩地说，“巴托斯，我的朋友，你把天下的理都占尽啦。但如果你不说‘羊粪蛋’，而说我是葡萄牙式俳句^①的创造

^① 俳句，原指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此处应指短小精悍的诗歌。

者，微型故事^①的作者，那你说的就更有道理啦。”

随着气氛的升温，大师突然想到或许可以让马约尔缓解一下紧张的空气，因为毕竟他是中立者，既不认识他本人，也不偏向托斯卡诺，于是他请求马约尔讲一讲最近读过的好书。

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了马约尔身上。于是，马约尔煞有介事地开始说话了，说自己读过很多书。

“很多，”他说，“我读的书很多，简直太多啦！我把一生都用在读书上了。我可是个文化人。”

“太好啦，那您就谈谈吧。”大师说。

“要说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嘛，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马约尔战战兢兢地说，生怕暴露了自己没文化的真相，“那就是《布法尔和白居虾》。”

他竟说成了“白居虾”。所有人的都在盯着他看，于是马约尔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适时地改正了过来。

“《布法尔和白居谢》，”他说，“可是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读书了，因为我的生活中出了大问题。”

^① 微型故事，或称微型小说，也称精短小说或小小说，指那些篇幅短小（一般不超过2000字）但同样具备小说就有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的小说。

马约尔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读书的问题上转移开来，用这样一个烟雾弹把话题引到他所熟悉的事情上来。

“发生了什么事呢，马约尔先生？是什么严重的事阻挡了您读书呢？”巴尔波萨问道。

“我是因为伤心欲绝才到马德拉来的，”马约尔开始独白似的讲述自己的故事，处心积虑地使谈话的主题偏离了文学的方向，“因为我妻子决定抛弃我，决定独自安度晚年。诸位一定能够理解，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向我开了一枪啊，而且还不让我死个痛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虽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还以为现在已经开始独立自由地生活了，可其实她并没有离开我，还是和我生活在一起呢。虽然我现在人在马德拉，但我却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可怜的胡利娅正住在我们那套房子里，刚刚从菜园子回到屋里。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能看见她。我那可怜老婆子，她的算盘落空了，她根本不可能彻底摆脱我。她就在我的脑海里，只要我愿意，随时都见得到她。比如现在，我就能看见她刚从菜园子回来，那些大蒜都割过啦，还有那些神奇的豌豆和土豆，都是我们一起种的呢。”

一片安静。有些愕然。我首先打破了沉寂，问马约尔：你所

说的都是真的吗？因为我对这段故事非常感兴趣。马约尔回答说：千真万确。他说这是一段没有写进小说的真实故事，是他用生命书写、写在生命里的故事。这时，巴勃洛小声嘀咕了一句，抱怨姑夫之前没有说到这个故事。

我本以为听了马约尔这段经历后，大家会平静下来，结果却事与愿违。托斯卡诺重新点燃了战火。

“我也有一个和马约尔先生差不多的故事。”他说，“但我的故事并未写入我的生命，而是写在我的记事本里。故事很简单，是我来这儿之前刚写下的，现在我给大家读一读吧。”

“我们不想听。”皮雷斯说。

但大师说，鉴于我们的聚会是民主的聚会，所以我们应该让托斯卡诺读读他的故事。

于是，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托斯卡诺开始朗读了：“尊敬的大师马努埃尔·达·古纳询问王国的秘密顾问兼最高法院法官，究竟为什么自己在最高法院的上诉会全盘失败，这位顾问简练而又勇敢地回答说：大师阁下从来就没占过理。”

“够了！”巴托斯说。

“这简直像同性恋写的故事。”皮雷斯说。

“你怎么不去死呢，托斯卡诺？”索萨说。

我尽量保持中立，埃斯特维斯也一样。我们试图从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局面已经无法控制。马努埃尔·达·古纳说他要参加别的聚会了，到别的咖啡馆去，比如印度咖啡馆，他说谁愿意，就可以跟他走。于是他的亲信都站了起来。马约尔也站了起来，却发现自己的侄子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也一动不动，埃斯特维斯更像雕像似的待在那里。

大师和他的追随者走了，连咖啡钱都没有付。他们在街角拐了弯，便消失了。

马约尔重又坐了下来，看样子很是失落。无疑，他很想追随大师而去。“现在咱们做什么呢？”他问我说。“什么也不做。”巴勃洛抢着回答说。马约尔看着我们，四周是“战争”之后的一片狼藉。“现在怎么办呢？”他又问道。“现在只盼他们永远都不要回来。”梅蒂那说。“我早就受够他们了。”内托说。“现在咱们终于自由啦！”托斯卡诺感叹道。

还不到五分钟，大师和他的崇拜者又回到了康帕纳里奥咖啡馆。他们说，咱们刚刚成功演习了聚会解体的一幕，大家（他们还有我们）都笑了。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净化过程，聚会立刻恢复了秩序。一切风平浪静。埃斯特维斯为此付出了努

力，讲了古斯塔夫·梅林克^①的作品《另一世界的边界》。书中谈到了神秘主义：钟表的指针在表盘上从1转到12，之后又周而复始，永不停歇，每分每秒都唤醒了一个崭新的现在；人类的生命也是如此，那些看似早已被时间漩涡吞噬了的时代也会周而复始，随之周而复始的还有那神秘的体验，即先验的主宰。

一切都圆满结束。结束时间到了，大家和往常一样陆续回家。大师已经走了，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我走到马约尔身边，问他刚才为何那么担心聚会会突然解体，又为何站到大师一边。他想了一会儿后，小声回答说：“我可不想让你那些疯狂的朋友听见。”接着，他告诉我，尽管马努埃尔·达·古纳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对这位大师还是怀有一份敬重之意的。相反，托斯卡诺让他觉得更像那些傲慢的青年艺术家（开始他没有发现，后来就越来越觉得托斯卡诺像自己的儿子胡利安了）。那些人一个个自命不凡，什么想象力啦、独创性啦……但必须让他们明白，他们所谓的原创其实唾手可得，因为那不过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罢了。

接着，没等我再问，他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和胡利娅

^① 古斯塔夫·梅林克（1868 - 1932），奥地利作家，前面提到的《泥人》的作者。

的事来，详尽地描述了那天她对他说不想再跟他一起生活，描述了他的惊惶失措和窘迫无奈。

他说：“把我发配到地狱后，胡利娅出神地坐在那儿，身心放松，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宁静。她宁静时的样子就像一条深邃而平静的河流，黄昏时分水面静得犹如明镜一般。对，她就是那个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我说明白了吗？”

我对他说，他越说越明白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记忆推延到那一天。那天，妻子抛弃了他。胡利娅在伤感的黄昏时分抛弃了他，而我们正是在黄昏时分邂逅的。他由黄昏联想到了当晚的情形，而后又满怀愤慨，乃至仇恨地联想到了他的儿子（直到现在，我依然感到很奇怪：他是怎么联想到这些的呢？——他那亚特兰蒂斯的儿子胡利安，被认为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

自然，我要问他为什么管儿子叫亚特兰蒂斯的胡利安。于是他告诉我，自己这样叫是因为这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竟然自认为前世是淹没了亚特兰蒂斯的最后一个巨浪中的一个泡沫。我立刻被这位来自巴塞罗那的绅士、这位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先生、这位被妻子抛弃后自由自在、垂直南下的人所吸引，被他可爱的性格给迷住了，被他的垂直南下之旅给迷住了（或许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正在走向被世界遗弃的地方）。

这时，我意识到，帮助马约尔记下回忆，我责无旁贷。我不是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自己第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吗？丽塔曾经说过，这个人物迟早会主动找上门来的，他的主人就是我。她还说，这种幸福的邂逅很可能产生于某种偶然，因为这种偶然蕴含着现代生活的全部精彩。不过，丽塔这样说更多是因为她正在热恋中。不管怎样，多年以来，我忍受着酒店枯燥的工作，胸怀矢志不渝的文学热忱（还有对书、对文化的热爱。只因我父母经济拮据，无法资助我投身自己喜爱的事业）。现在，我终于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至少应该试试吧），写一本书，一本小说。

我不再犹豫，小心翼翼地开始行动，犹如蛇类悄然地、缓慢地从蛇皮中蜕壳而出。我问马约尔是否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详细讲述他孤独的故事，也就是说，从妻子绝情地将他流放以来，他的每一个细微的意识活动。我问他是否愿意对着录音机娓娓道来。

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写一部小说。”我对他说。他沉思了一会儿，有点儿抱怨地说自己的人生并不是小说。于是我告诉他，其实每个人都希望用回忆留住匆匆而过的生命片断，无论这些片断是否光彩，或者足够伤感、足够痛苦。我试图让他明白，要想留住这些片断，唯一的途径就是写下来。这时，他对

我说：

“请原谅，现在我必须去一下洗手间。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啦，我的前列腺总在找麻烦。”

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他的话竟兀自有了小说的意味），在洗手间里他又听到了烦心而荒唐的乐曲声了，就像在里斯本听到的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一样，越是不想听，那声音便越是挥之不去。尽管他惊恐万分，以为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但他宁愿把这种毛病归结为轻微的间隙性幻听。他还告诉我，为了抵抗那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他都会全神贯注地回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诸如此类的愉快时刻。于是我对他说，这部关于他的小说可以选择描写萨尔达那舞曲作序幕（如果写得精彩，一定会吸引读者）。

“可我的人生不是小说啊。”他坚持说。“但你拥有我感兴趣的小说素材啊，比如说淡淡的讽刺意味。”我说。他盯着我，好像完全听不懂我的话，径自把话题引到了别处，说刚才他在洗手间时，耳边尚未响起那段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竟听到了那次聚会的嘈杂声。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康帕纳里奥咖啡馆的这种嗡嗡声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校园噪音，那嘈杂声预示着校园里的“战争”即将来临。通常最终会以学生越过雷池对老师以下犯上

而告终。“真的很奇怪，”马约尔补充说，“那嘈杂声预示着战争，结果有一天战争就真的来了，那场内战毁了我的童年，毁了我的校园生活，毁了一切。”

他神色忧伤，仿佛已然沉浸在我的小说中难以自拔。他对我说，独自旅行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有趣的体验。他说：“和别人一起旅行，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新奇有趣；而独自旅行，新奇有趣的永远是你自己本身。”

“这句话也很适合作我小说的开头呢。”我对他说。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接着说，他常常梦见自己从一座阴暗的酒店里逃出来，因为多年来他都住在那里，却从未付账。“典型的加泰罗尼亚梦。”我半开玩笑地说。他接着又说：“我认得那个阶梯，它就在一部货用电梯旁边，每次我都是从那里逃走的。有时我甚至走进酒店，和那个前台管理员寒暄几句。那个人的模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每次我都以为他会把一张累计多年的账单递给我，但他却从未那样做。有几次，他甚至还向我指指那个阶梯，好让我尽快逃跑。”

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适时地邀请他免费住在“仁慈耶稣”酒店，直到讲完他孤独的葡萄牙之旅。我甚至冒着激怒他的危险，说，只要他愿意把自己坠入忧伤的过程详细地讲出来，他便

可以享受免费住店的待遇。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显然“坠入忧伤”四个字不但没有惹恼马约尔，反而发生了神奇的效果。他立刻对我说，他很有钱，所以不能接受我的施舍，但他愿意把自己在葡萄牙的流浪经历讲给我听，只是必须让他继续支付酒店钱。他这么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他想告诉我，愿意如我所愿，尽管有点儿勉为其难。我听了这个消息当然大喜过望。这时，夜幕突然降临在封沙尔的上空。

我们默默地相互凝视了片刻。我正要叮嘱他不许后悔，他却已经启开话匣子，讲起了校园生活和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他说聚会勾起了他对学校的永恒记忆：经过动荡，聚会又恢复了死水般的平静，这使他记起了校园生活那令人厌烦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枯燥与单调。

他的话也让我想起了自己永别了的校园生活。那天，我最后瞥了一眼课间嬉戏的操场，它永远待在那里，永远那么荒凉，永远只是一个呆板的四边形。这时，我抬头看了看月亮，点了一支烟，又低下头来，让我的记忆浓缩并停留在远逝的校园缩影。这时，我看见有几只咖啡杯被抛弃在硬邦邦的四边形桌子上。里面的咖啡正在冷却。

| 无纹的手掌 |

一只没有掌纹的手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命运呢？

——阿尔·贝托^①，《纸的存在》

^① 阿尔·贝托（1948-1997），葡萄牙诗人。

| 下沉的特殊能力 |

次日清晨，马约尔从梦中惊醒。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虽然那感觉是如此短暂，就像转瞬即逝的幻影一样，却深深地触动了她。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但这足以使他为自己这种奇思异想感到惊诧。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刚才的噩梦。“当然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独立于周围事物的岛屿。这是最真实不过的事实嘛。”马约尔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试图解释自己的感觉，摆脱刚才的噩梦。

他走进洗手间，没照镜子，便开始洗漱，仿佛有意让平庸的活动帮助他抹去一时间的奇怪想法。然后，他伸出左手，想看一看自己的生命线，但这时，他又想起了那个可怕的梦。在梦中，他看见自己变成了遥远的小岛，漂浮在无尽的黄昏之中，时光缓

慢，慢极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我得来杯橙汁。”他又嘟囔道，想赶快逃离这个奇怪的梦境。他甚至不敢朝窗外张望，因为他害怕自己看到的不是五颜六色的房子和大海，而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灰暗的天空和整个大地都被融化在沙漠里，一切都混沌不清。“我需要喝杯橙汁，再来杯咖啡加牛奶，然后去照照镜子，再去看看窗外，这该死的梦弄得我紧张兮兮的，我得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马约尔这样对自己说。

他又机械地洗了把脸，最后决定照照镜子。于是，他在镜子中看见了一个愉快的、日渐沉沦的老头儿，样子十分滑稽。或许这并不滑稽：有人不是说过吗，感受自己一天天变老，一天天下沉，能让自己活得更健康、更开心。自己这样主动下沉，沉到自我的深渊，最终将会赋予生命以更为高尚的意义。

他拨通了酒店咖啡厅的电话，要了一份丰盛得足以令他骄傲的早餐。服务员请他再重复一遍早餐的内容，他正要重复，却差点儿忍不住这样说：请送来一份完完全全的全套早餐，就像初创的宇宙那样完整。但最终他还是抑制住了这种冲动，强忍着年轻人般的讪笑，用老人特有的颤音一字一顿地说：“请送一份全套早餐。”

他自娱自乐，仿佛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等待早餐的时候，他回想着封沙尔的好处：交了一些新朋友，他们都是些性情中人，不像巴塞罗那老年俱乐部的那帮粗人。他又想，巴塞罗那的日子对他来说几乎快变成一个梦了。他的那些梦啊，我们趁早还是忘记吧，因为它们只会把我们引向无奈的痛苦和烦恼。与此不同的是，下沉的感觉还是有用的，至少在马约尔看来是有用的。因为每当他想到自己正在下沉，便会觉得心情舒畅。下沉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或许是因为这使得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明确的目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将前往何方，因为他能真切地看到自己垂直向下的景象：绝对的虚无，绝对的沉降。

命运不是想让他像人类一样沉下去吗？那么好吧，和命运预期的相反，他将以下沉换升腾^①。如果命运以为他会从此一蹶不振，那么它就大错特错了。在马约尔的一生中，从未有什么像感受下沉这样让他觉得满足。能够面带微笑地和深渊的力量赌上一局，真是其乐无穷。

这时，他想到了妻子。他发现，除了对她的憎恨（憎恨她抛弃了自己）之外，还能感觉到一种同情，甚至还有爱情，真正的爱情，一种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爱情。

① 此处影射基督教教义中耶稣的死而复活。

想到多年以来的风风雨雨，他对自己说，能够下沉也是一件美妙的事啊，他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最卑微、最自由的人啦，马上就要变得无足轻重啦。这正是一个下沉的老头儿最大的幸事啊！知道自己即将无足轻重是多么美好啊！回想一下，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己的确已经很久没有辛勤耕耘了。能够不再像刚出校门、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那样行径龌龊，不必再偷偷挤破自己脸上的青春痘，不必再为谋一席容身之地而绞尽脑汁，这是一种多么愉快的感觉啊！

看看镜子中的自己是多么美妙啊：一个长相还算不错的老头儿，世事无常对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不像那些年轻人还需为跻身社会而忧心忡忡。马约尔觉得，只有老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因为只有他们能置身世外。认为人必须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是何等愚蠢，何等荒唐啊！然而很多年轻人都正在立志为一席之地而拼搏奋斗呢。他们可曾知道，这区区一席根本是子虚乌有！因为所有人终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有老人懂得这些，所以只有他们，知道自己已然置身世外。只有老人才能安然自得，才能欣然地在迷人的深渊慢慢下沉。马约尔甚至认为，老人能够欺骗死神，能够假借生命的机智戏弄死神，把它们耍得团团转。

下沉的感觉多美妙啊！特别是作为老人，能一直沉下去真是美妙至极！更为美妙的是，这位老人已经是古稀啦，很快就会经历巨变（死亡的力量将改变一切。想到自己即将面临人生巨变，马约尔对自己说，这也没什么不好， he 可以从尘世消失，下沉到底）。愿上帝原谅他（看看没有他人类的生命将如何继续，这也许正是他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愿上帝再次原谅他（何啻是他）：在这个意义上，他人的生命其实同样毫无意义。

这一刻（尽管马约尔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不再信奉上帝了。与此毫不相干的是，这一刻，他把目光从镜子上移开了。他对自己说，只有老人才能用生命去填补缺少生命的空间。想到这儿，他禁不住要用自己的幻想去填补他那骄傲的儿子的“玄港”，以及那几块面目可憎的画布上的每一座房屋、每一个细节。他想把所有关于老年的思考串连起来。我说到做到，他对自己说，曾经玩世不恭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老者比玩家更理解游戏本身，因为他置身其外，不会像那些参与者一样沉湎于盲目的努力。

从这一刻起，他已经不再自视为扑克牌玩家了（尽管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又想到了几点关于老年的新思考，于是对自己说，这些思考都能用在下午康帕纳里奥咖啡馆的

聚会中呢。比如，当他们问自己最近看了什么书，就可以这样回答，一本关于安东尼奥·赫利的传记，一本关于老年的思考。于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套用在安东尼奥·赫利身上。要是他们问起安东尼奥·赫利是谁，就让他们去搜寻吧，反正在马德拉是找不到的。

马约尔觉得，能感受到不断下沉，知道自己拥有这份特殊的能力，真是妙不可言。这次离开巴塞罗那的绝望之旅竟使他学会了忘记。他把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比如家人啊，生意啊。它让他都觉得那些都仿佛一场梦，完全信以为真。他问自己，这正常吗？

不一会儿，他终于走到窗子前。他看见远处的地平线上，马德拉那永恒而空旷的天空和大西洋完美的蓝色交织在一起。这时他提醒自己，很可能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又要响起来了，于是他先发制人，吹起了哈瓦那口哨，仿佛要借此抒发一下身处遥远孤岛的思乡情怀。

用过早餐，他来到街上。他忽然又盼望起奇闻轶事来，好作为自己的谈资，以防安东尼奥·赫利的哲学不足以满足大家的要求。他得铤而走险，讲一段轶事，以免露馅，让大家发现他的贫乏和鄙陋。

带着猎奇的心情，马约尔加入到一队游客之中。他们正在阿利阿加大街一家颇有年头的酒馆里参加免费品汤活动。结果最后买了不少年代悠远的名酒，什么白兰地啊，李扣啊，还有寇萨等等^①。拎着沉甸甸的物品，他决定折回酒店。他因为没能等到可以权作烟幕的轶事发生而懊悔不已时，险些撞到巴尔塔萨尔·迪亚斯剧院门前的一块招牌。他下意识地读着上面用红黑两色写下的文字：“‘岛屿与神话’国际研讨会”，下面的副标题是济慈^②的诗句：“游历了数不清的岛屿……”

看到研讨会是由马德拉大学主办的，马约尔笑着对自己说，昨天我回到了校园，今天我又要进大学啦！他决定进去看个究竟，于是拎着重重的名酒，抱着看一眼就走的想法进了剧院。但没想到的是，他居然立刻被演讲者的语言魅力吸引住了。大厅里座无虚席，主讲人是一个叫希尔维拉的家伙，一位来自亚速尔群岛的教授，题目是“关于‘幸福岛’^③的神话传说”。

“这段神奇的传说流传了三千多年，”希尔维拉教授说，“可以用人类对战胜疾病和死亡的永恒渴望来解释，也可以解释为人

① 马德拉拥有著名的酿酒历史，其中知名的品牌有寇萨-戈登（Cossart Gordon）、白兰地（Brandy）、李扣（Leacock）等。

② 济慈（1795-1821），19世纪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③ 幸福岛，如同东方的“蓬莱仙境”一样，是西方传说中的仙岛。

类对死后另一世界的恐惧。事实上，人从来不希望天堂存在于大地之外，因为他们无法设想天外世界的美好。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天堂可以存在于大地之上，盼望找到一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

马约尔被这个话题深深地吸引了，在最后一排为数不多的几个空位上坐了下来。“他说的全都是从曼弗雷迪^①那里抄袭来的。”邻座的人在马约尔耳边小声说。那人坐在马约尔的左边，大约五十来岁，头顶秃得很厉害，脸被晒得黝黑，胡子刮得倒是很干净，玳瑁做的眼镜框挡住了他孩子般稀疏的眉毛，而且有着猴子一样厚厚的上唇。他的插话让马约尔很不高兴，其长相尤其不讨人喜欢，于是马约尔决定看看自己右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希望遇到一张热情而赏心悦目的面孔，最好是位女士。但右边的情况比左边更遭，马约尔看到的是一个胖乎乎的短发男生，穿着长短裤和帆布鞋，粗粗的大腿露在外面。马约尔吓了一跳，被这个丑陋的形象弄得哭笑不得。更为可怕的是，这个胖子竟然转过身对那个带眼镜的人说，虽然这位教授抄袭了曼弗雷迪，但讲得还不错。

可惜马约尔一辈子都讨厌读小说，不然他真该对他的邻座

^① 此处应指意大利作家瓦莱里奥·马西莫·曼弗雷迪（1943 - ）。

（我敢肯定，这位带玳瑁眼镜的先生活脱脱就是那位阿尔梅达教授^①）说他无权用“抄袭”一词，因为他的那副眼镜，还有那张猴子一样的上嘴唇，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纳博科夫^②笔下普宁教授的讽刺性模仿。

“全都是从曼弗雷迪那里抄来的。”“假”普宁又说了一遍。“劳驾，请您让我接着听吧。”马约尔对他说，脸上露出了怒色。“可他不会再接着讲了呀！”邻座的人说。确实被他说中了，此时全场已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约尔这才知道讲演已经结束了。于是和其他听众一样，他站了起来，热烈鼓掌，还边鼓掌边扫视着周围的听众，想从中找到一两个康帕纳里奥咖啡馆的朋友，好向他们显示一下自己对文化的热切关注。

然而，一个聚会的朋友也没有看到。正要离开剧院，另一位主讲人出现在台上了。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黑皮肤女人，三十岁

① 此处指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笔下的小说人物普宁。在《普宁》一书中，主人公普宁教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副玳瑁边眼镜和猿猴一样厚实的上嘴唇。小说讲述了一个流亡的俄国老教授在美国教书的生活。他性格温厚但有些怪僻，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常受同事们的嘲弄，妻子也离开了他，因此只得整日沉溺于书籍，聊以自慰，而且时时刻刻回忆往事，流露出一股浓重的乡愁。可以说，纳博科夫塑造的普宁是一个失去了祖国、被迫割断了和祖国文化的联系、又失去了爱情的背井离乡的老人形象。

② 纳博科夫（1899-1977），著名俄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洛丽塔》（1955），《普宁》（1957），《微暗的火》（1962）等。

左右，人长得很漂亮，而且举止优雅。“这是来自佛得角的……教授，她可是个厉害人物。”“假”普宁告诉马约尔。马约尔犹豫着，是一走了之呢，还是坐下来继续听讲？留下的话，是否要和那个多嘴的邻座争论一番呢？最后，他决定坐下来，毕竟没有什么急事要做。女士打开一瓶矿泉水，呷了一口，开始演讲。令人吃惊的是，她首先解释了“航行”的含义（她讲得越是激情澎湃，马约尔越是觉得闷热不堪。他有点昏昏欲睡）。她说，远行，出行，远航，不过是相同含义的不同表达罢了：是从一种自然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有意识状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航行”意味着超越的努力和意志。

继而，她提到了阿拉伯的神秘主义者哈拉智^①：这位殉道者说过，麦加朝圣可以被内心的寻觅之旅所替代。她说，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和旅行都可以视作等同行为。她说的这些，马约尔听得不十分明白，于是他把所听到的那些只言片语按照自己的理解拼凑到一起。旅行以来，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感觉良好。他憧憬着妻子、孩子，还有那帮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腐朽老头儿们，可以透过某道神奇的缝隙看到现在的自己，看到此时此刻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甚至上了大学，获得了下沉的超能，正在马德拉愉

① 哈拉智（Hallaj，？-992）早期伊斯兰苏菲派神秘主义者。

快地下沉，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沉下去，沉下去。他的目光也沉到了地平线之下，落在卷帙浩繁的书堆里，这些书籍并非笔墨写成。它们讲述的是一种悠久而遥远的智慧。这位黑女士炽热的声音使马约尔幻想自己可能正在一个未名国度及其文字中翱翔。和刚才那位来自亚速尔的教授一样，黑女士使他陶醉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周围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只剩下蓝色的天空和泥土的气息。是啊，离开巴塞罗那后，他仿佛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旅途，被带往远在地平线的遥远智慧。那些零散的只言片语仿佛从遥远的天堂飞来，汇集成一首奇异的诗，连同它美妙的旋律，把文化灌入他的心扉。

这就是文化，马约尔想。于是他继续用自己狂放的方式倾听黑女士的演讲。他仿佛听见黑女士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活人，死人和水手。我得把这些记下来，马约尔对自己说，于是决定到前台去取纸笔来。他想，今天下午，我要给聚会的人一个惊喜，我要给他们讲安东尼奥·赫利的所有作品，还要和他们谈谈岛屿和神话。

再次回到自己的座位，马约尔手里拿着从前台借来的一支圆珠笔和几个小本子。小本子是工作人员特意藏在巴尼夫（封沙尔国际银行）的宣传品。多事的“假”普宁用责备的眼神瞪了

马约尔一眼，好像在说，记笔记是那些担心考试不及格的坏学生们才干的事。而这恰恰让马约尔感觉好极了，因为他之所以坐在这个剧院里，恰恰是为了寻找上学的感觉呀，他想藉此弥补当年因为那场倒霉而愚蠢的战争想做而未做的事，想让自己做一回大学生。而且他选修的课程非同一般，那可是有关遥远智慧的学问。

他开始把自己听到的零星词句记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脉搏随着诗的旋律不停地舞动：海上的葡萄，风平浪静的神话，我记起了自己从未见过的陆地，那消失了的岛屿，白鲸^①，永恒的流放者，和西班牙大相径庭的国度，流放者的太阳，我种族的缘起有如大海，阳光下的不毛之地，阿列克斯·雷雪^②，既不是旅行也不是下沉，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朝圣之旅，蓬塔-德尔加达^③的小巷，尤利西斯^④如是说，从他家可以听到一

① 《白鲸》（1851），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 - 1891）的作品。

② 阿列克斯·雷雪（1887 - 1975），法国外交家、诗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群岛。笔名圣-琼·佩斯，196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 蓬塔-德尔加达，葡属亚速尔群岛的首府。

④ 尤利西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同名小说中的人物，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字。

切声音，港口的黎明，吉姆爷^①，岛上的自由，人类天性中暗藏的力量，疲惫的蜡烛的节奏，阿司匹林和可口可乐，我们永远也不能回到伊萨卡^②，枯竭的泡沫，佛得角并不是绿色的^③，嫉妒者最后的疯狂，绳子的末端，波浪，黑暗之心，死亡的寝舱，永恒存在于周而复始的昙花一现中重生。

会议结束时，马约尔发现手中的笔记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把演讲内容组合成千万种样子，而且这些零星的词句所蕴涵的魔力简直难以估量：它们竟然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地和幽灵产生律动。自从他十四岁中断学业，那幽灵便一直跟随着他（那幽灵便是：文化）。

马约尔把这富有诗意的小本子装进了兜里，拎起沉重的葡萄酒袋子，走过前台。他刚要走出大门，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拖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在一幅宣传画前停留了片刻。那幅名为《熟睡的音乐家》的宣传画，是一位叫做阿列高·马特的画家的作品。在画前驻足时，他恰好听到了别人的谈话，方知上午余下

① 《吉姆爷》（1900），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 - 1924）的代表作。

② 伊萨卡，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的王国，普遍认为传说中的伊萨卡王国位于现在爱琴海中希腊西部的伊萨基岛。

③ 佛得角的名字是音译，其原意为“绿色海角”。

的几场演讲才是最为精彩的。

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所驱使，马约尔回到了大厅，在距离“假”普宁很远的地方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他又产生了记笔记的冲动。演讲者是一位来自波尔图的年轻老师。他的演讲主题是幻想的岛屿。用他的话说，那岛屿沉睡在他图书馆的书海里。接下来，他谈到了神秘岛^①，依索拉岛，金银岛^②，钟鸣岛^③，克拉丽丝岛，夏岛（又称斯考蒂·莫瑞亚岛）^④ 等等。

这最后一个岛屿又被称作漂浮之岛，演讲者放了一张幻灯片，上有这个幻想岛的细节和地图。它大致应该位于英国海岸线的对面，是马德拉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分为四个区域：基督徒海岸，特洛依诺文特角，土耳其海岸，处女岸。

处女岸是生活在水中的仙女们居住的地方，那里随时都能听见她们玩耍时发出的声音。仙女们很懒惰，即使拥有最好的葡萄园，也酿不出葡萄酒来；而她们又很清高，虽然很喜欢草原，却

① 法国著名小说家儒勒·凡尔纳（1828 - 1905）的《神秘岛》中提到的岛屿。

②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1947 - ）的《金银岛》中提到的岛屿。

③ 法国作家拉伯雷（1483 - 1553）的《钟鸣岛》中提到的岛屿。

④ 英国作家理查德·海德（1637 - 1686）在《漂浮的岛屿》（1673）中提到此岛，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1828 - 1905）也在其小说《漂逝的半岛》中提到。

不屑耕种。她们的语言很质朴；她们抽烟抽得很凶。她们一边躺在草地上抽着烟，一边仰望天空。有时，她们陶醉的样子能使人一下子便联想到永恒，那既清澈单纯而又百无聊赖的永恒。

演讲结束时，马约尔想，这位波尔图的老师为了讲这座幻想岛，好像把关于它的一切都研究透了。关于这座漂浮岛的所有细节他竟然都知道，真是令人钦佩啊！

突然马约尔觉得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打击了一下，这种感觉以前也曾有过。它使他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头脑清醒、勇往直前，但同时也摧毁了他的想象力和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其实，他一生中不断地被某种力量轻轻鞭答。它阻止他想象域外世界，想象异国文化。这种鞭答只可能来自一样东西（他来到马德拉后已经觉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真实，甚至是愚蠢的东西），那就是：经济上的富足。

受到“鞭答”的马约尔差点儿突发奇想。他想稍稍捉弄一下博学的波尔图老师，嘲笑一下这位爱讲幻想岛的专家。他想走过去，附在耳边问问他，在那座漂逝的岛屿上是否有保险公司呢？但最终马约尔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显然，他越来越喜欢这种环境和感觉了。令他更为满意的是，那天他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上午听了关于岛屿和神话的讲

座，下午六点和我有约（我们要一起为我的小说制定写作计划），八点左右还要参加康帕纳里奥咖啡馆的聚会。

马约尔想，未来真是无法探知，生命的轨迹绘出的真是一幅奇异的画卷。谁又能想得到，在如此简短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孤孤单单、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变成了一个生活充实、致力于各种文化活动的人呢？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谁又能想到呢？他又对自己重复了一遍。他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竟然幻想自己变成了一座岛屿。这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忘记早上的那个令他紧张不安的梦吧。他想象着那个孤岛，想象着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而那些皱纹其实是一条条深邃的河流，同时也是他在加泰罗尼亚的生活的一道道伤疤。最粗的一道皱纹来自久远的年代，那是战争留下的痕迹。而此刻大学的氛围正给这道古老的伤疤添上装饰，让它看上去很是滑稽。透过它，马约尔仿佛看见自己正无拘无束、快快乐乐地走近一种文化，一种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文化。

这时，最后一位演讲者走上台来，他是封沙尔本地的年轻老师。他向观众点头致意的时候，马约尔便被他焦虑的眼神震慑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马约尔相信一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让这个年轻人如此焦虑。他对这眼神很是赞赏。毕竟人

生苦短，而且问题多多。不能忘记，却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到处充满危机，一切都是问题。所以，对这位封沙尔演讲者的焦虑眼神，马约尔感同身受，极为认同。这时，老师带着焦虑的眼神，用极为严肃但有些颤抖的声音宣布说，他演讲的题目是《消失的大陆——亚特兰蒂斯》。

马约尔觉得心中波涛翻滚，霎时间自己成了焦虑和问题的焦点。他的第一反应是无比的惊愕，但随即又掩饰住了内心的激动。他对自己说：不要妄下论断，但要倍加小心，只要这位演讲者露出一蛛丝马迹表明其充当了儿子胡利安的使者，他就立刻起身走人，绝不能让他们破坏了自己的好心情。

马约尔对自己特殊的下沉能力坚信不移，却很快陷入了演讲者的语境。他沉浸在幻灯片所营造的氛围之中，难以自拔。那是一张亚特兰蒂斯消失前的地图。马约尔从未想象过那片消失的大陆（孰真孰假）会有这么巨大。

从那张地图上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柏拉图认为世界上只有两块陆地：左边是亚特兰蒂斯，右边是环绕着地中海的利比亚（今天我们叫非洲）的欧亚大陆。

演讲者告诉大家，在柏拉图的时代，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它是坐落在大西洋中的一个巨大的岛屿，所有地中海的

民族都面临着被亚特兰蒂斯帝国占领和奴役的威胁，唯一敢于坚强抵抗的是古希腊人。但最终除了雅典人以外，古希腊人终究未能幸免：沦为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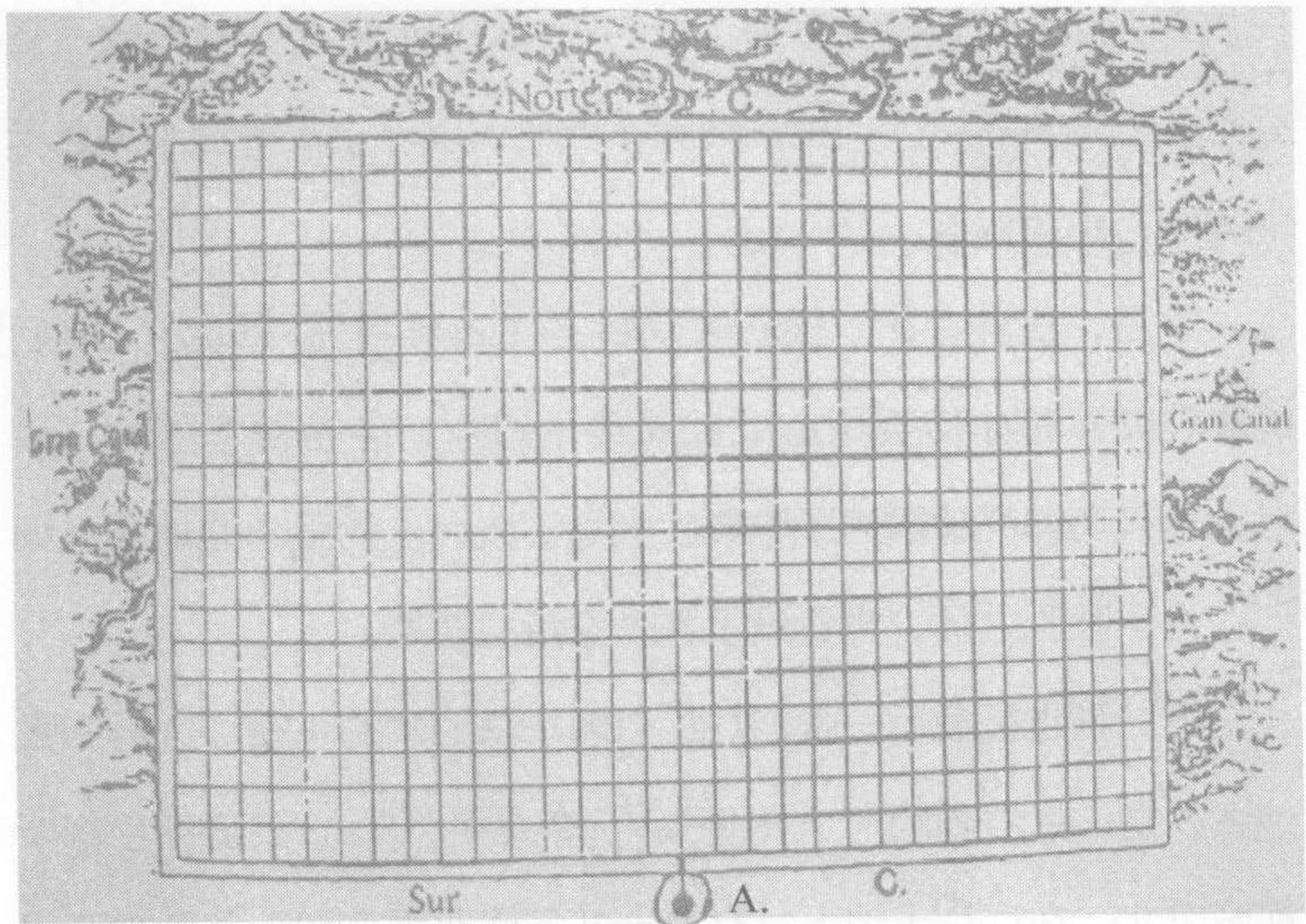
之后，演讲者花了很长时间讲述了古雅典城（即公元前后的雅典城）是如何英勇奋战并最终击溃亚特兰蒂斯军队的。最后，他极为详尽地描述了雅典胜利后不久，一场强烈的地震又如何吞没了胜利之师，也吞没了整个亚特兰蒂斯。

第二张也是最后一张幻灯片引起了马约尔的不安。这是一张地图，是一片浩瀚的“大平原”^①，“大平原”位于亚特兰蒂斯都城以北。在这片土地上，有二十九条南北垂直和十九条东西水平走向的运河。大平原中的街道和运河横平竖直、错落有序，让马约尔一下子想起了建筑师塞尔达^②勾画巴塞罗那开发区的最初设想。

不可避免的是，马约尔由此想起了巴塞罗那，想起了开发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凄美的亚特兰蒂斯传说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思念。

① 传说亚特兰蒂斯岛中央为一片广阔而肥沃的大平原，被群山包围着，中间就是亚特兰蒂斯城。

② 塞尔达（1815-1876），全名依德封索·塞尔达，西班牙巴塞罗那建筑师。



大平原，位于亚特兰蒂斯都城的北部。图中交叉的线条是运河，29 条垂直方向，19 条水平方向。南方 A 点是都城所在地。

“我确实来自亚特兰蒂斯。”当天下午六点，我们见面的时候，马约尔会这样对我说。说话的时候，他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所谓的“来自亚特兰蒂斯”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捉摸不透，便求他解释一二。于是他着了魔似的讲起了他的儿子胡利安，讲到了儿子的艺术追求以及他的愚蠢。他还告诉我，他打算当天下午就给远在巴塞罗那的儿子寄一封信。他要告诉儿子，自己确是来自亚特兰蒂斯，说他已经决定借助自己的特殊能力回到

沉睡海底的祖国去，说他原本就不应该离开那里。

“一直以来，我怀着对他的一线期望，期望他真的是个天才，有一天真能大红大紫。我总是为他付清一切开销。可你知道他是怎么报答我的吗？他竟然称我是没有文化的可怜虫。所以我该好好报复他一下。”

我从未见过一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如此仇恨。他一反常态，几近疯狂地描述了自己最后一次在画室中见到这位“玄港”画家时的情形。由此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看法：他喜欢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事物（尽管还没到极端的地步）。有些人，如果不让他们说清事物的全部细节，他们宁可缄口不语。比如他们要跟你说“进屋”这个动作，就一定会这样说：先掸掉鞋上的尘土，扣动门把手，推开门，走进屋子，最后，门在自己身后自动关上了。马约尔绝对属于那种人：认为生活中的每个场景都事关重大，都值得花上全部的精力、语言和动作去加以描述。或许是受了我的影响，我不是对他说过吗，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被人讲述、被人记录在纸上才算真正存在过。

为了转换话题，我问他白天都干了些什么。于是他讲到了（依然是细节毕露、拐弯抹角的方式）在巴尔塔扎·迪亚斯剧院听到的讲座。就这样，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了。那天上

午的最后一个讲座是《消失的岛屿》。听完那位封沙尔老师的演讲，对那么多信息一时间难以接受的马约尔有些迷茫地离开了剧院。他朝酒店走去，以便放下沉甸甸的葡萄酒。这时，“偶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马约尔碰到了巴勃洛。后者正从一家洗衣店跑到另一家洗衣店，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能碰见侄子，马约尔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看来，侄子整天失魂落魄地在街上到处闲逛，所以能碰见他并不稀奇。

“我刚喝了一大杯，现在头晕得要命。”巴勃洛对他说，“还有，你不知道那些森蒂内拉洗衣店弄得我有多烦。啊，对了，里维拉把丽塔介绍给你了吗？”

说到这个问题，他脸上的表情顿时难堪得吓人，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有些人永远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女人跟别人跑了，巴勃洛就是这样的人。马约尔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他的妻子也抛弃了他啊，还在他心中埋下了那么多疑问。自己的状况已经糟糕透顶，他又如何帮衬侄子负担他的那一堆包袱呢？

“没有。”马约尔回答侄子说，“但我想以后会认识她的，来日方长嘛。可你不能总为这事痛不欲生啊。完全没什么可痛苦的。你看，姐夫不也在经受同样的难关吗？你要往好的方面想，比如，你就想，你并不真正了解女人，甚至是完全不了解。”

就女人抛弃丈夫一事，马约尔根本不愿作过多的评论。多日以来，他一直试图忘记自己的问题，现在旧事重提，中间竟还掺杂着侄子的问题，实在令他心烦。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巴勃洛继续说，简直是存心想折磨马约尔，“我总在问自己，她会怎么看我呢？她一定认为我是个酒鬼，是个倒霉蛋。父亲留给我的几家洗衣店，现在也都放任自流了，我什么也不用管啦。我不用管她，什么都不用管啦，再也不用管那些衣服啦。我需要做的就是努力防范，以免那些店员蒙我；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他我什么事都不用管啦。我真可悲啊，她肯定是这么看我的。是啊，我就是可悲啊。还好，现在你来了……”

马约尔来了也无济于事啊，侄子居然还指望着他来帮忙。马约尔真想对侄子说：别人什么也为你做不了。此话是巴塞罗那那帮朋友对他说的。但他懒得说了，什么都懒得说。他觉得侄子比手里的几瓶酒还要沉重，他才不关心侄子戴不戴绿帽子呢。更何况巴勃洛的父亲给马约尔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三十年前在波尔图，他把马约尔看成暴发户，认为他只对赌场、流亡的皇室成员和富人区的财富感兴趣。再说，即使巴勃洛真值得帮一把，到了这个年纪的马约尔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他早就自顾不暇了，

能为巴勃洛做什么呢？事实上，什么都做不了。向他伸出援手，简直是荒谬，而且毫无意义！且不说他一点儿都不同情眼前这个人渣（可怜的葡萄牙洗衣店小老板，马约尔就是这么看他的）。而且，仔细分析一下，巴勃洛活该如此。戴了绿帽子，只有几家一文不值的洗衣店，无父无母，酒鬼一个，惹人讨厌，没一点儿脑子，连下沉的能力都没有。谁处在他的地位不绝望啊？！他的问题没法解决，唯一能做的就是死了算了。这个马约尔倒是可以帮他，劝他说死了算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这个侄子在他面前没大没小的。最糟糕的是，他的举止简直跟胡利安一模一样。于是马约尔决定，不论有意无意，他得把他往绝望的方向推一推。

“我刚才是骗你的，”马约尔对侄子说，“其实昨天我见到丽塔了，还在他们家吃了晚饭。她很漂亮，很讨人喜欢，而且看得出来（我们何必自欺欺人呢），她很爱里维拉。她还说，她诅咒你，但愿你每天在洗衣店收上来的内裤里摸到一把臭狗屎。对，她真是这么诅咒你的。现在，如果你没什么要紧事，我得走啦。今天我忙着哩，你都想不到我有多忙。”

可怜的巴勃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真是这么跟你说的？”他问道。

“她还说了好多别的话呢，在这儿我就不想提了。”

说完，马约尔继续朝酒店走去。走了一会儿，他在一个卖旧书和过期杂志的街摊前停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看看有没有加泰罗尼亚语图书，比如维达格尔^①的《亚特兰蒂斯》。结果自然是一本也没有。他想，真是遗憾，如果有的话，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买下来。他已经有些时日没有温习加泰罗尼亚语了，更甭说阅读了。正在这时，他觉得身后传来了一阵巴勃洛所散发的酒味。回头一看，果然是巴勃洛跟来了。为了一劳永逸，他对侄子说，如果他不再添烦，如果下午聚会时他不是喝得醉醺醺的，那么自己就买下他所有的洗衣店，然后给他开家书店。好一个看似仁慈、实际恶毒无比的谎言！它比起刚才说见过丽塔的谎言，真是有过之无不及。事实上，他根本无意帮助这个倒霉的侄子，他只想让他赶快走开。

“这么说，你会去聚会啦？”巴勃洛问。

“如果日程允许的话，我一定会去。但现在，我请求你，赶紧走开吧。好好照顾自己，别再喝酒了。如果下午你能清醒一点儿，那你就算对得起你爸爸啦。喔，说错了，是对得起你姑

^① 哈辛特·维达格尔（1845-1902），加泰罗尼亚语文学中的著名诗人，代表作《亚特兰蒂斯》（1877）。

夫啦。”

他确信这次侄子会听自己的话，于是转过头继续翻看书摊上的古旧图书。这时，一个书名引起了他的好奇。他用西班牙语把书名翻译了一遍，以便确定自己并没有理解错。书的名字叫做《空椅子》。

虽然知道摊主肯定不知道这本小册子讲的是什么内容，马约尔还是决定拿他寻一寻开心，于是问他《空椅子》讲的是什么。

“嗯，讲的是一张空椅子。写得很棒，别人都这么说。”摊主回答说。

“空椅子，难道比直接买一把椅子更好？”

“对，更好。”巴勃洛说。

“嘿，”马约尔生气了，“我不是跟你说让你别来烦我吗？！你这人怎么这么招人厌啊。”

旧书摊的摊主呆呆地看着这两个奇怪的顾客。马约尔决定买下《空椅子》，然后赶快逃回酒店去。摊主的要求太高，无奈何，马约尔只得跟他讨价还价。巴勃洛试图帮助他，却适得其反。马约尔被激怒了，他向侄子开了火。马约尔想起了自己的那位亚特兰蒂斯儿子，想起了胡利安对他的不公正指责（明知他不喝酒却口口声声指责他酗酒），觉得此时此刻自己是绝对

公正的，于是气急败坏地向侄子展开了攻势。

“你得和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他对侄子说，“不能自我放任，要学会适应。不过你是个胆小鬼，做不到这些的，所以成天只知道喝酒。赶紧从我眼前消失，我不想看见酒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晚上我看见你清醒了，那我就给你点补偿，我会把你的四间洗衣店变成一家书店。”

“可要是我不想要什么书店呢……”巴勃洛反诘说。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你走吧，别再喝酒了，如果今晚你表现好，我就买下你所有的洗衣店，然后你就可以做个好买卖了。我甚至会给你找个老婆，男人总独身可不好。但现在，请你走开，白天是我的读书时间。你走吧。”

终于，马约尔独自回到了酒店。他朝手里拿着的那本价格不菲的旧书瞥了一眼。那可是煞费了一番周折才买到手的，却发现上面写满了简短而又睿智的格言警句。它们全部出自布雷斯劳^①的纳曼拉比之手（下午六点，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买到了这样一本书）。纳曼是乌克兰人，是哈西德派^②创始人的孙子。而哈西

① 布雷斯劳，是位于波兰西南部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的德语译名。

② 哈西德派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出现于基督教兴起之前。此处的哈西德派指的是兴起于12、13世纪的德国的哈西德派，带有神秘主义和苦行主义特征。

德派是起源于卡巴拉的犹太神秘教派。

他高声为我朗读了其中一条格言：

“用你自己的语言和上帝说话，为自己祈祷，创造自己的祷词。”

当天，马约尔一个人在瑞茨酒店吃了午餐。他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第一件，是数了数餐厅里年龄可能超过自己的老人的人数。他耍了几个小花招，结果数出来十四人，从而比刚进餐厅时感觉自己年轻多了；第二件事可就高雅多了：他在《空椅子》中标出了很多格言警句。比如，他又高声给我读了第二条：

“灵魂的觉醒，需要来自天外的启示。”

然后，他又读了一条：

“不要和那些被习惯套牢、不愿改变的人犯同样的错误。”

之后，马约尔甚至创造了自己的格言，收获了自己的成果：

“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消息灵通，你们有些人甚至还可以上因特网，但其实上你们连自己都不认识。你们应该更多地认识自己，学会自己思考，最终创造自己的祷词。”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是否是为了配合我写小说，但听他提到网络，还是小小地吃了一惊。然而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像孩子一样脚上穿着一双新鞋、手里拿着那本犹太小书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

像传说中的暴发户。我甚至问自己，他儿子是否真的有理由把他看成没有文化的商人呢？于是我决定给马约尔做个简单的测试，从而得出我想知道的结论。我问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我想到了很多种可能的回答，却一个也没有猜中。

“是你。”他回答说。

“难道不是塞万提斯吗？”我紧接着说，为了不让他看出我的惊惶失措。

他笑了。

他说：“你看，既然你要把我写成小说，那你就应该为我保守一些秘密，至少是暂时保守。这个秘密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我为此感到羞愧。你会为我保密的，对吗？你得向我保证。”

我不想嘲笑他，也不想嘲笑他的秘密，但他的回答着实让我觉得可笑，于是我说：

“保证什么呢？你什么秘密也没告诉我，却要我保证什么呢？”

“好吧，”他说，“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说，因为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这就是真相。生活不允许我读书。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是加泰罗尼亚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

“这没什么啊！你根本没必要这样！”见他说得那么激动和痛苦，我打断了他，“我也没上过大学啊。父母没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但我知道自己努力。我读了所有到手的书籍，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自学成才。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这一刻我发现了我和马约尔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为当初没能上大学而万分遗憾。但他看上去比我遗憾得多，他甚至因此而痛苦不堪。我觉得他的这种忧虑似乎有些过度。同时我也发现，让他讲一讲在葡萄牙的经历对他来说不失为一种治疗。比如这次他终于忍不住承认他没有文化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我敢说，他之所以能说出来，是因为他真的太需要发泄一下了。

“这没什么？”他继续发泄着，“你真是疯了。这太有什么了！我十四岁就辍学了。战争结束时，我不得不当牛作马，靠卖苦力为生。没多久，我有了家庭。孩子们那时多可爱啊。可后来他们长大了，他们有人竟嘲笑我，看不起我。我痛心啊，一切都让我痛心！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奋斗，为他们奋斗，可不是为我自己啊，”说着他气得攥紧了右手的拳头，“我问自己，我这是为了什么啊？到头来落得被人瞧不起。这太不公平了，相信我，太不公平了！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不想让聚会的人知道我

没读过多少书，我要努力保守这个秘密，不被他们发现。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事了。”

“就为这个，你买了《空椅子》……”

“一半是因为这个，另一半是因为我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它让我想起了我的一张椅子，巴塞罗那家中的那张椅子，现在空着。”这短短几句话道出了他的悲伤，“然后，我又想起了今天听讲座时坐过的那几把椅子，我不知道……总之，我想，我们可以把我离开巴塞罗那以来的这些日子称作‘从一张躺椅到另一些椅子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想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啊，从一张椅子到几张椅子。”为了打破沉默，我附和说。我不想让他发现我们之间已经无法沟通。他呆呆地看着我，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努力避免的沉默还是无可避免地降临了，直到马约尔开口说话。他说《空椅子》会让他在咖啡馆的聚会中出彩，这样当他们问他最近读什么书时，才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还说，如果单说《空椅子》和早上有关岛屿的讲座还不够的话，他便会

讲讲安东尼奥·赫利——他藉故友的姓氏杜撰出来的作家。

我听后很是惊讶，但让我更为惊讶的是一个小时以后马约尔的言行。他向我展示了他轻松编造谎言、杜撰故事的非凡能力。他竟然可以沉浸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中，而且越陷越深。

埃斯特维斯生动而又严肃地讲了的里雅斯特^①作家克劳迪欧·马格里斯^②的两篇散文。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马约尔恭敬地倾听着。

突然，埃斯特维斯说：

“马格里斯说过，写作意味着把生活变成过去，或者意味着让生命慢慢老去，对于这一点我再赞同不过了。”

埃斯特维斯的话语清晰地回响在大厅里。这时，马约尔突然跳了出来，说：

“但第一个说这话的人是安东尼奥·赫利。”

话音刚落，下面一片哗然。

“安东尼奥·赫利是谁？”马努埃尔·昆哈问道。

马约尔的单刀直入，令我目瞪口呆。他甚至不屑于讲《空

①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地名。

② 克劳迪欧·马格里斯（1939 - ）意大利作家，出生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代表作有《多瑙河》（1986）、《小宇宙》（1996），曾获1997年意大利斯特莱加文学奖和2004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椅子》和早上的讲座了，而是直接（在丝毫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说起了自己的作家。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大胆。

“是一位天才。”马约尔带着压倒一切的自信说，“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所以你们都没听说过这位作家。他在西班牙也不是很出名，但绝对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扑克牌玩家。他是我的朋友，但现在已经去世了。是巴托洛梅·索莱尔介绍我们认识的，后者也是位作家，而且同样是扑克牌玩家。”

“又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作家。”巴勃洛说。他表现得出奇地安静，好像真的希望用良好的表现来赢得姑夫为他开一家书店似的。

“巴托洛梅·索莱尔曾经很出名，”马约尔说，“但如今已经被人们忘却了。他真的很棒，扑克牌玩得简直出神入化。可和安东尼奥·赫利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那一刻，我坚信巴托洛梅·索莱尔又是马约尔信口胡扯的。我被他弄得不知所措。但这次我错了。我后来才知道，在七十年代马约尔常去的巴塞罗那地下赌场，三教九流都有，律师、商人、佛朗哥麾下的政客、警察、专业赌徒，等等。其中，作家也

是有的，准确地说，只有一位，那就是：巴托洛梅·索莱尔^①，《死者不计其数》的作者。据我所知，马约尔无意中记起了这位作家，他得意极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关于安东尼奥·赫利的大胆编造就更加逼真了。

“好吧，”巴斯托一脸犹疑，“那么我想知道安东尼奥·赫利说了什么话让你觉得很像马格里斯呢？你只说他扑克玩得好，”说着，他嘲讽地笑了笑，“但没说这位神秘先生到底说了些什么名言呢。”

埃斯特维斯也不相信马约尔的话。显然，他为自己关于马格里斯的发言竟被人用两个扑克牌玩家打断而感到十分不悦，

相反，马努埃尔·昆哈并不怀疑马约尔的话，他证实说，确有一位叫做巴托洛梅·索莱尔的作家，七十年代自己在西班牙旅行时曾听人说起。

真没有想到。我一直以为马约尔关于巴托洛梅·索莱尔的说法纯属信口开河。巴斯托也没有想到马努埃尔会这样说，但他还是一直死缠着马约尔，问他安东尼奥·赫利究竟说了些什么。

马约尔说：“那句话就写在他一部最好的作品里，那本散文

^① 巴托洛梅·索莱尔（1894-1975），西班牙作家，代表作有《死去的平原》、《死者不计其数》等。

集的第一行。”

“那本散文集叫什么名字呢？”埃斯特维斯追问道。

“《文化无规则》。”马约尔骄傲地答道。

大家面面相觑，一片哗然。

“什么内容？”埃斯特维斯又问。

我以为这个问题一定会让马约尔措手不及。可他想了想说：

“我不知道它讲的是是什么。我只读过前面几行。讲的是文化没有界限，没有规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一句写得很好。”

“看来，你是在戏弄我们吧。”巴斯托说。

“那么第一句是什么呢？”埃斯特维斯接着问。

“写作意味把生活变成过去，或者说，意味着让生命慢慢老去。”马约尔厚着脸皮，眼睛都不眨一下。

“您很喜欢重复别人的话啊。”埃斯特维斯气急败坏地说，“为什么？为什么啊，马约尔先生？”

“我请您原谅，”马约尔说，“但安东尼奥·赫利先于马格里斯说了这句话，这并不是我的错啊。”

没有证据表明马约尔是在骗人。很显然，巴塞罗那的一个扑克牌玩家说过克劳迪欧·马格里斯自以为前无古人的新鲜话，这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聚会陷入了僵局，直到埃斯特维斯重新拾起了话题。他继续讲克劳迪欧·马格里斯，这次他说到了一篇苦涩的寓言，它出自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伊塔洛·斯韦沃^①，曾被马格里斯多次引用。

“这故事令马格里斯十分着迷。主人公是一个正要就寝的老头儿。他的老伴儿已经睡下，而且正在受到噩梦的纠缠。在老头儿看来，老伴一定梦见了他们单调无聊的夫妻生活。脱衣服的时候，老头心想。半夜时分，梅菲斯特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带着那张古老的契约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样想着，老头儿做好了交出灵魂的准备。但他想不出自己可以向梅菲斯特要求点什么作为交换条件：青春吗？不，这太愚蠢了，因为年轻以后让人难以忍受；长生不老吗？也不好，尽管死亡很是痛苦，但生命同样不堪忍受。你们都在听吗？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吗？”

“是的，请接着讲吧。”我赶紧回答说，因为生怕马约尔再说出点儿什么惊人的话来，比如，说安东尼奥·赫利也讲过这个故事。

^① 伊塔洛·斯韦沃（1861-1928），原名埃托雷·施米茨，意大利小说家，出生的里雅斯特。代表作有《季诺的意识》、《高贵的酒》（1927）、《成功的玩笑》（1928）等。

“好，”埃斯特维斯继续讲了下去，“于是老头儿发现魔鬼竟没有东西可以和自己交换，他想，到时候魔鬼一定很为难，就像一家商店拿不出一件吸引顾客的商品一样。想象着魔鬼疑惑不解的样子，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钻进了被窝。这时，老伴被笑声吵醒了，说：‘你这死老头，大半夜还有精神笑。’”

“这就完啦？”马努埃尔·昆哈问。

埃斯特维斯回答说，正是如此，故事到这里就终结了。

最后，埃斯特维斯权威地总结道：“主人公的哈哈大笑讽刺地蕴涵了无欲无求的绝望。这笑声便是西方虚无主义者眼前的最后一道海岸，而我们的未来或许就在这海岸的背后，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越过这道海岸，重新回到大海。谁又能知道，在寻找前往印度新航线的旅行中我们会找到些什么呢？”

“这也正是我所寻找的航线，前往印度的新航线。”马约尔又插话了。好在他没有再往下说，其他人已经开始评论斯韦沃的寓言了。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多么喜欢马格里斯和斯韦沃。马约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聚会接近尾声时，才又开口说话，无来由地背诵了几条《空椅子》中的劝世格言。我这才发现，他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翻译和理解这本葡萄牙语犹太教格言的。他的理解有的还算基本贴切，有些则纯属杜撰了，简直是随

心所欲。就像巴尔塔扎·迪亚斯剧院的讲座一样，其内容之所以让他着迷主要是因为他不能完全听懂，因而可以随意篡改，任想象驰骋，完全不用顾忌听众、遵循基本的规则。

埃斯特维斯再次感到了光火，不得不停下来问马约尔：这本书是否又出自安东尼奥·赫利之手。

“《空椅子》吗？不，是一本小册子。”马约尔说。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继续往下说，但他却戛然而止住了。

“是一本哈西德派犹太作家写的小册子。”我助了他一臂之力。

“对，哈西德派。”马约尔说，随即便从兜里掏出了那本纳曼拉比的小书。

马努埃尔·昆哈问马约尔是否也是犹太人。

“也许吧。”马约尔回答说。

埃斯特维斯用恶狠狠的目光瞥了一眼马约尔，他几乎已经肯定马约尔讲的《空椅子》、安东尼奥·赫利以及他的那个所谓“文化无规则”等等，全都是为掩饰自己的不学无术而放出的烟雾弹。尽管马约尔此举完全是为了结交朋友，是再值得同情不过的，但埃斯特维斯却不这样认为。他不但没有感到丝毫的怜悯，反而开始恶狠狠地怒目以对，因为在他讲克劳迪欧·马格里斯正

讲到兴头上的时候，被马约尔生生地打断了。

眼看埃斯特维斯的怒火已经难以抑制，而马约尔却表现得像个没事人儿。但当他发现事情不可收拾时，又像违反纪律的大学新生似的显得很害怕。因为他知道埃斯特维斯很可能会拆穿他的面具，让他的缺陷暴露无余。这时，埃斯特维斯向前跨了一步，似乎要开始对他进行无情的指责，马约尔竟吓得站了起来，退到了椅子后面。

“马约尔，朋友，”埃斯特维斯说道，“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您，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他犹豫了片刻，接着说，“想当初，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那么，我恭喜您。”马约尔小声说，他不知道埃斯特维斯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您恭喜我？嗯，这是您至少应该做的。”埃斯特维斯提高了嗓门，接着说，“您要知道，我出生在书香门第，我的家族曾与丘吉尔过从甚密。我的父亲、母亲、祖父，还有一位名叫玛德莱娜的婶婶，都是画家。有一次，伟人丘吉尔到马德拉来画水彩画，立刻认识了我的家人。而且，更让我骄傲的是，他们送我到

剑桥去留学，剑桥的‘三一学院’^①。”

剑桥一词让马约尔想起了那位已故的朋友，那位一直令他嫉妒不已的牛津生，那位加泰罗尼亚民族党领袖。他觉得埃斯特维斯仿佛知道怎样可以引起自己的嫉妒似的。

“请您相信，我很嫉妒您。”马约尔毫不掩饰地说，但丝毫没有恶意。

然而，埃斯特维斯却不这样认为。

“马约尔朋友，我希望您知道，没有人可以嘲笑我，”埃斯特维斯的语气越来越盛气凌人，“您听清楚了吗？没人可以。请您注意，您是在和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讲话。”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马约尔，继续说：“我先是被送到一流的小学和中学读书，而后又到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我在剑桥的宿舍叫R走廊，6号组，‘巨庭’^②西南角。在那儿，拜伦曾经用铁链拴住了一头大熊。”

“然后呢？您接着讲啊。”马约尔说。显然，由于埃斯特维斯的语气变得盛气凌人而且带有进攻性，他感到很不舒服。

① 三一学院是亨利八世于1546年在剑桥设立的。“三一”是指基督教教义中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

② 巨庭，剑桥“三一学院”正门后的庭院。

“您可别告诉我您不知道拜伦为什么要在那里拴一头熊。不过，我敢肯定无论您说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是一个样。您正应了英国那句老话——（我猜这话想必是埃斯特维斯杜撰的）对那些不懂装懂的人，就欠让他们蹲牢房、挨鞭子、吃糠咽菜。我这就跟您讲讲为什么拜伦要拴一头熊吧。当然啦，您知道了也没啥用处。拜伦把狗熊拴在那里是为了讽刺学校里不许养狗的规定。您听明白了吗，真的听明白了吗，马约尔先生？”

“请您原谅，埃斯特维斯先生。我诚恳地问您一句，我们在这里谈论熊和狗有什么意义吗？”

“我看出来啦，您是根本不愿意听懂我的话。您肯定也不想知道我在剑桥读书时，是去‘新庭院’浴池沐浴的，浴池就在‘三一学院’里面。”说到这里，埃斯特维斯显得更加自豪，简直竭尽傲慢之能事，“那时，我们都穿紫色长袍。尽管您自视穿着考究，但显然，您肯定一辈子也没穿过那种优雅的长袍。更糟的是，您肯定一辈子从没去过英国，您甚至连‘剑桥’这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呢。哎呀，我是多么希望您能看到我当年的样子啊！每天清晨，在餐厅用过早餐以后（我每天都坐在亨利八世的画像下进早餐），我一路小跑，或是骑着脚踏车直奔‘巨庭’教室。我们排成一队走进教室，然后开始倾听站在高贵讲台上的

博学的先生讲经论道……”

“请原谅，埃斯特维斯先生，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讲台，还有那些像木乃伊一样死板的教书先生。我能理解您炫耀您的家族是丘杰尔的至交……”

“是丘吉尔。”埃斯特维斯用标准的英语发音纠正了马约尔。

“好，是丘吉尔。我能理解您为何提到那个最终当上了首相的胖子，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谈论熊和讲台。而且，我要提醒您，您和我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差别。我的家族不认识什么名人，但我认识。不说远的，就说加泰罗尼亚的那些政治领袖吧，他们都是我的至交……”

“那不一样啊，”埃斯特维斯拍案而起，说，“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一点儿可比性也没有啊。哼，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家……您别让人笑掉大牙啦。”

马约尔已经快失去耐心了。他说他越来越搞不懂埃斯特维斯到底要喋喋不休到什么时候。

“很简单，”埃斯特维斯说，“我就说到您承认我受的教育是精英教育为止。”

“那好，我承认了，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现在您满意了吧？”

“不，还差一点。我还想让您承认您自己没上过学，连小学生都不如。”

马约尔被彻底击败了，羞愧得满脸通红。他不想再自欺欺人了，也不愿再和别人一争高下了，于是用几近凄惨的声音小声承认说自己没有文化。

“这就对了。”埃斯特维斯说。

“您很有道理，世界上所有的道理都在您那边。您是上等人，而我是下等人，最末的一等。”

“随便您怎么说，但您要是不现在立刻承认您根本不知道克劳迪欧·马格里斯是谁，您以后就别想参加聚会了。”埃斯特维斯严肃地说。

所有人都沉默着，饶有兴趣地等着看这场好戏怎么收场。

“您说得对，我根本不知道克劳迪欧·马格里斯是谁。”

“您甚至不知道克劳迪欧^①是谁。”

“对，我甚至不知道克劳迪欧是谁。”

“克劳迪欧是伟大的罗马皇帝。”埃斯特维斯教导马约尔说。

“您说得没错，我真的不知道克劳迪欧是谁，不知道他是伟大的罗马皇帝。”

^① 克劳迪欧，又译克劳迪奥，公元41年至54年任罗马皇帝。

马约尔羞愧不已，而且十分沮丧，因为他近来找到的一点点自信最终被彻底击溃了。

幸而，聚会很快结束了，没有再出现什么波澜。事实上，比前一天的混战要好得多，因为唯一的小插曲来自埃斯特维斯和马约尔，而且事态也没有严重到一发而不可收拾，只是马约尔忍受了一点小小的屈辱，很快便平安无事了。

马约尔把一肚子怨气发泄在了可怜的巴勃洛身上。他又是责难，又是许诺，说要买下他的洗衣店，然后给他开一家书店，一家封沙尔最好的书店。巴勃洛怎么也不会想到，姑夫那么讨厌自己，就是因为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胡利安的影子。但这一次巴勃洛没有反抗，因为他已经觉得姑夫的主意好极了。

回到酒店，独自待在房间里，马约尔开始回想他和埃斯特维斯的争论。他突然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于是觉得自己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而一蹶不振。

他点了一支香烟，决定让烦恼随烟而去。那一圈圈的烟雾直奔窗口，飘散在“仁慈耶稣”大街上，最后消失在封沙尔蓝白浑浊的茫茫夜色之中。在这片烟雾中，马约尔仿佛终于看清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了。于是对于埃斯特维斯的争执，他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埃斯特维斯无非是一位复活了的死亡使者，是那

场荒废了自己学业的内战所遗留的死亡使者。和那场倒霉的战争一样，死亡使者企图布下灾难的天罗地网，企图剥夺他憧憬并且正在实践的老年大学。

我绝不能允许这位“破坏使者”再次得逞，马约尔使劲儿吸了一口烟，心想，我绝不能让他再次毁掉我的学业，毁掉我向文化靠近的梦想。

翌日早上，当马约尔向我讲起他的想法时，我觉得他过于夸张了，其实，他和埃斯特维斯的那场争执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好笑，而他竟然想到了死亡使者……

但我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因为看得出来，马约尔需要力量去战胜他那古老的情结，为此，即便他把埃斯特维斯看作西班牙内战死而不僵的死亡使者又有何妨呢？不仅如此，我还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于是，我告诉他，一位诗人在描写内战及其惨痛后果时曾经这样写道：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西班牙的历史无疑是最惨痛的，因为它是唯一以失败告终的。^①

“你不要让你的历史也以失败告终啊，”我对马约尔说，“你要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结局，不要让死亡使者再次得逞，因为

^① 此话出自西班牙战后诗人哈依迈·吉尔·德·别德玛（1929 - 1990）的诗作《辩护与请求》。

它继承了西班牙最丑陋、最黑暗的一面。”我突然觉得此刻自己仿佛成了马约尔的传声筒，“不要让这个怪物摧垮你的意志，要顽强抵制他的罪恶企图，你要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创建你的无规则文化。文化无规则，你说得太好了，坦诚地说，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

我对他说这番话是在我们第一次录音之前。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每天马约尔都坐在录音机前连续两三个小时兴奋地回忆自己的流放生涯，包括每一个细节：从妻子把他赶出家门那一刻开始讲起，直讲到最后一刻（我们都觉得小说得有个结尾），那便是埃斯特维斯称自己的教育为精英教育。

马约尔讲完了他的故事。如今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在整个录音过程中，马约尔详细地讲述了他那永无归期的流亡，讲述了他的大西洋之旅，他的下沉之旅，他向着自我内心深处的朝圣之旅，完成了这部关于教育的小说。他是在不同寻常的年龄接受教育的。

讲完故事，马约尔就消失了。那天下午，他离开了“仁慈耶稣”酒店，仿佛神秘地从人间蒸发了。整整十天（恰好和他讲故事的时间相吻合）都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去了岛北的火山岩洞，也有人他坐在康帕纳里奥镇上的一家酒馆里（康帕

纳里奥镇是封沙尔附近的一个美丽港口，也是那个咖啡馆主人的老家)，还有人（其实就是丽塔）说马约尔的神秘消失是为了让我再写一部小说，一部截然不同的小说。在这第二部小说中，想象将压倒一切：我需要想象马约尔的过去，以及他身上所发生的平庸或精彩的故事。

就这样，整整十天马约尔不见踪影，杳无音信。十天之后，他又出现了。他来到了我现在的这间位于圣玛利亚大街上的住所，对我和丽塔说，他花了整整十天用于静坐。

“静坐吗？”丽塔问道。

“这只是个比喻。”他回答说，“要是我告诉你们康德的一句名言，你们就会明白了。康德曾说，学校为数不多，但其不可忽视的伟大胜利之一便是教会学生如何坐着。而我这十天以来一直坐着读书，不然你们以为我在干什么呢？我一直坐着，读文学、艺术、音乐、数学……”

我对他说，有人看见他去了岛北的岩洞。他矢口否认，却承认自己确实差点儿这么做，因为他曾发疯似的想找一个窟窿，从这个世界逃遁出去。让我们目瞪口呆（就连他说“比喻”和康德都让我如此惊讶）。是的，他竟然告诉我们说他疯狂地读了很多书，甚至读到古罗马史学家提到的那个深渊。据史书记载，古

罗马广场上曾经出现过一道巨大的裂缝，有殉道者为侍奉众神，竟身披盔甲、骑马跳入了那个深渊。

他对我们说：“这道裂缝其实就是地狱之门，也可以称它是通往黑暗深渊的入口。这个深渊其实就在咱们的脚下，它无处不在。不需要地震，只需跺一跺脚就可以将它打开。所以我们走路时可要当心啦。但不管怎样，最终我们都是要陷进去、沉下去的。”

“你一定是坐了很久，才学会这样说话的吧。”我开玩笑地说。

“那是当然，”他回答说，“我需要坐下来，需要释放身体里那些阻止我找到真正自我的东西。书上说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个熟睡的精灵，需要把它唤醒并释放出来。《空椅子》告诉了我这个信息，然后又向我打开了通往其他书籍的通道。总之，我要告诉你们，我有不少收获，至少我知道了我身上熟睡着一个精灵。”

他还讲到了其他收获，说了好一阵子。我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我想，或许自从我在“仁慈耶稣”酒店门口见到马约尔摆弄那张封沙尔地图的那一刻起，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便吸引了我，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了我们要相识，于是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之后他

会和我的这本迟早要写的小说联系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们俩很像布法尔和白居谢，为了摆脱“没文化”的魔咒，我们苦苦挣扎，自学成才。我们只欠像布法尔和白居谢那样安置一张两人书桌了，那样马约尔就可以在书桌上继续他的学业了。而我呢，则可以继续写我的小说，看看自己是不是当作家的料。我们只欠像布法尔和白居谢那样购买一些学习用品啦。是啊，我们俩就是初学者，我觉得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现在，距马约尔神秘失踪十天而后神秘复出，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记得那天他讲到了学业的进展状况（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将不停地学习）。之后，他又平静地回到了“仁慈耶稣”酒店，在那里他终于成为了酒店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免费顾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复出后说起的另一番话。当时，我终于忍不住了，逼他告诉我那十天究竟到哪里去了，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而且至今记忆犹新。

“我到另一个世界参加自己的葬礼去啦。”他坦然地说。

一个月前，在巴勃洛书店的落成典礼上（名为安东尼奥·赫利的光彩夺目的书店），我又问马约尔那十天他到底藏到哪里

去了，他的回答依然是：

“我去了另一个世界，参加自己的葬礼去了。我还要重复多少遍才行呢？”

书店的开张大典举办得很成功。然而，在康帕纳里奥咖啡馆的晚宴中发生了一连串的趣事，其中最有意思的要数埃斯特维斯郑重其事地请求马约尔，以便享受安东尼奥·赫利书店的九折优惠。

凌晨三点，我和丽塔向马约尔告辞，而他正要回酒店休息。他告诉我们，就像童年时每晚默颂“我们的天父”^①一样，现在他每晚睡觉前都会高声朗读维吉尔·皮内拉^②的诗篇。那些诗简直让他着迷。

据我所知，那诗描写了一个人在某座小岛的冒险经历。在即将结束流亡生涯的时候，他记录了这段历史。

马约尔向我们说了声再见，便独自回酒店去了。他走得很慢，很从容，最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仿佛进了地狱的入口。打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一次他把所有的行李都带走了，想必是凌晨五点便启程了。起初，我们想，或许过不了多久他还会回来，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音信杳无。

① 天主教的经文。

② 维吉尔·皮内拉（1912-1979），古巴诗人。

昨天，丽塔对我说，马约尔一定是去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我的朋友，他一定是想通过自己的神秘消失，迫使我为小说、为他的流亡故事想象一个圆满的结尾。

“他一定是想让你迈出成为小说家的关键一步，”丽塔说，“希望你不仅写出他的故事，而且写出你的想象、你的才华。”

“我看，他是不想付房费吧。”我开玩笑地说，但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我真的很紧张。在酒店的房间里，除了一封写给亚特兰蒂斯人胡利安的信，马约尔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信应该是他消失的当晚写好的。今天，我承担起了把它送往目的地的使命——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了他的儿子。

信上一定是这样写的：“我正准备前往亚特兰蒂斯，不久后我便会下沉到最深的地方了。如果有一天你想找我，你应该知道，我一定是在亚特兰蒂斯郊外的某幢房子里，就在那座沉入海底的岛屿北部的‘大平原’上。我一切都好。我成了克劳迪欧·马格里斯的朋友，还皈依了犹太教哈西德派。我没有忘记故乡加泰罗尼亚，但已经不清楚它的方位了。我已经投身于无规则文化事业，举办了关于岛屿及其神话的一系列讲座。我为你堂兄开了一家书店，还成了一本小说的主人公。我画好了遍地棕榈的

‘玄港’，那些棕榈看上去时而像萨克斯风，时而又像金·诺瓦克的侧影。每天上午我去上小学，而下午则去大学。我想在死前知道什么叫宇宙大爆炸。还有，我现在已经是研究岛国文化的专家了。给你送去一个来自亚特兰蒂斯的拥抱吧！你的艺术家父亲。”

他把信放在了床头柜上，疲倦地躺了下来。

“可恶的家伙。”他嘟囔道。

他辗转反侧，想象着自己到了古巴，到了哈瓦那。那儿满街都是坚挺的柱子。也许是因为他从未到过古巴，竟觉得自己像风一样穿过了街道。

“空荡荡的古巴。”他又嘟囔道。

既然无法在古巴“入睡”，他开始集中精力回想过去，回想起自己在巴塞罗那的新婚之夜。想到这儿，他依旧睡不着，于是点了一支烟。月光下，香烟仿佛变成了一支修长的画笔，把一缕缕轻烟染成了亮色。

伴随着缓缓的青烟，如痴如醉的马约尔渐渐睡着了。他仿佛觉得手中的烟在渐渐远去，变成了很久以前的一支烟，变成了五十年前的一支烟。他睡着了，在梦中他问自己，我们——人类，世界，神灵，（会不会是别人的一个梦呢）会不会只存在于别人

的思想之中，永远超越任何真实的存在呢？他又问自己，这位“别人”会不会是一个不会做梦、不会思考的人呢？或者，这位“别人”只属于某个深渊或虚构的地方呢？

他睡得正香，却突然惊醒了。清晨五点时分，他离开了酒店。他任凭自己自由地下沉，幻想着自己就是亚特兰蒂斯：顷刻之间，在地震和洪水之中摇摇欲坠。他把那奇怪的萨尔达那舞曲抛到了脑后，开始了最后的下沉之旅。他垂直向下，眼前一片眩晕，最后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那里的事物都没有名字。那里没有神，没有人，也没有世界，只有深渊。

“终于！”马约尔嘟囔道。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垂直之旅

作者=（西班牙）马塔斯著

页数= 2 7 7

S S 号= 1 2 3 2 5 2 2 7

出版日期= 2 0 0 9 . 0 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译者序
坠落
凉咖啡之思
东方快车
来自坟墓的惊吓
金·诺瓦克
记忆的未来
自从见到了海
当“偶然”休息的时候
追随文化的律动
失败永远不仅意味着失败
玄港
亚特兰蒂斯
重返校园
无纹的手掌
下沉的特殊能力